

譯述西洋

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
人生社會

第九十期



華盛頓三週印象

吳棧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四)——沈有忠

愛國軍人與生存——黃嘉德

海上服役記

中倫

吃不飽的世界

余鏡

華盛頓大學花絮

楊惠

空中堡壘迫降記

周納若
喇揚波

熱帶的留連

王文漪

乘火箭遊月球

王檢

重臨穴居時代

左右

外國人到美國

葉羣

地震研究

羅允希

爲了祖國

魏啄泉

爲善最樂

黃嘉歷

倔強的孩子

林紓

黑與白的交匯

顧啓源

流犯餘生記(十二)

黃嘉音

出版

南京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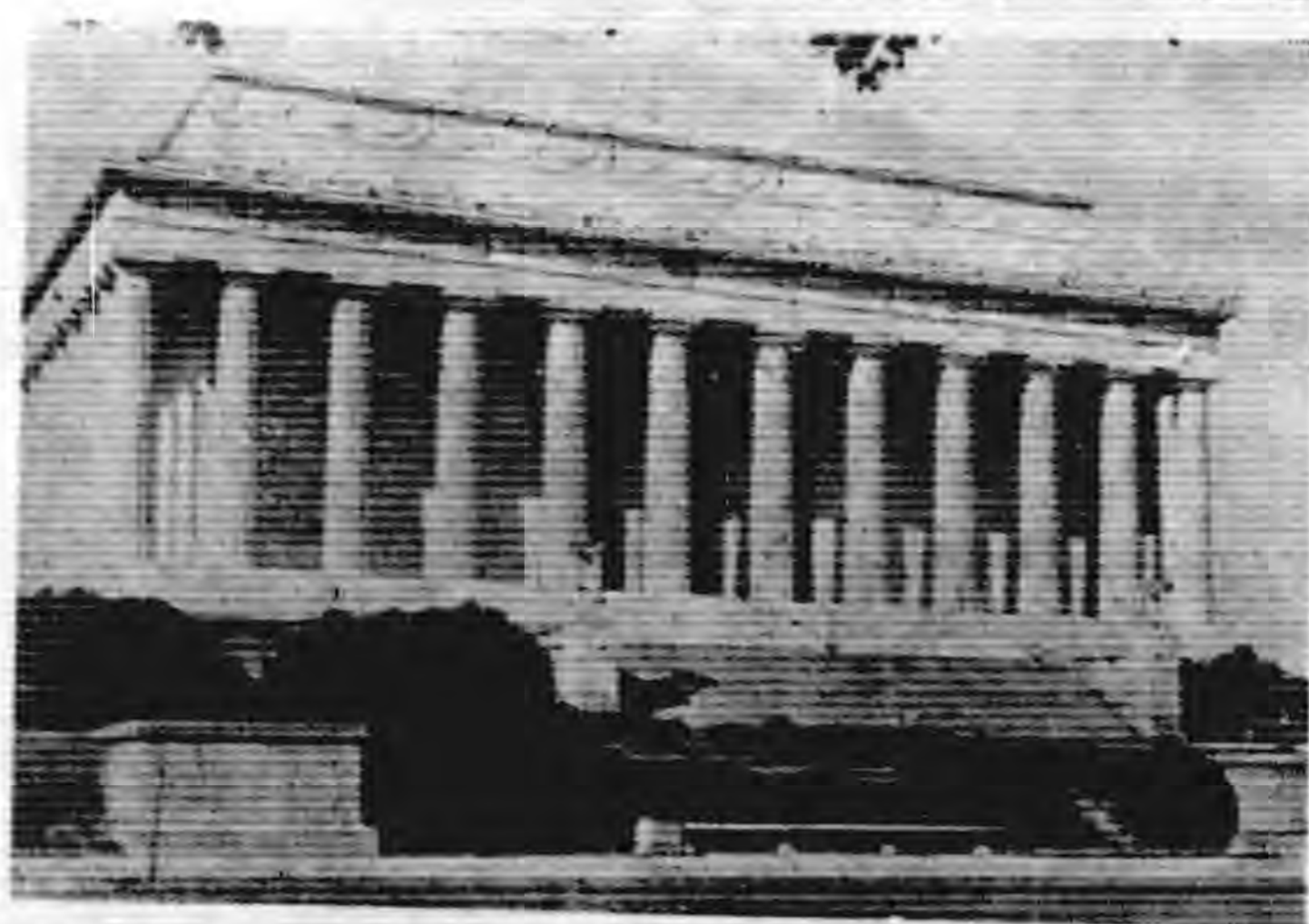
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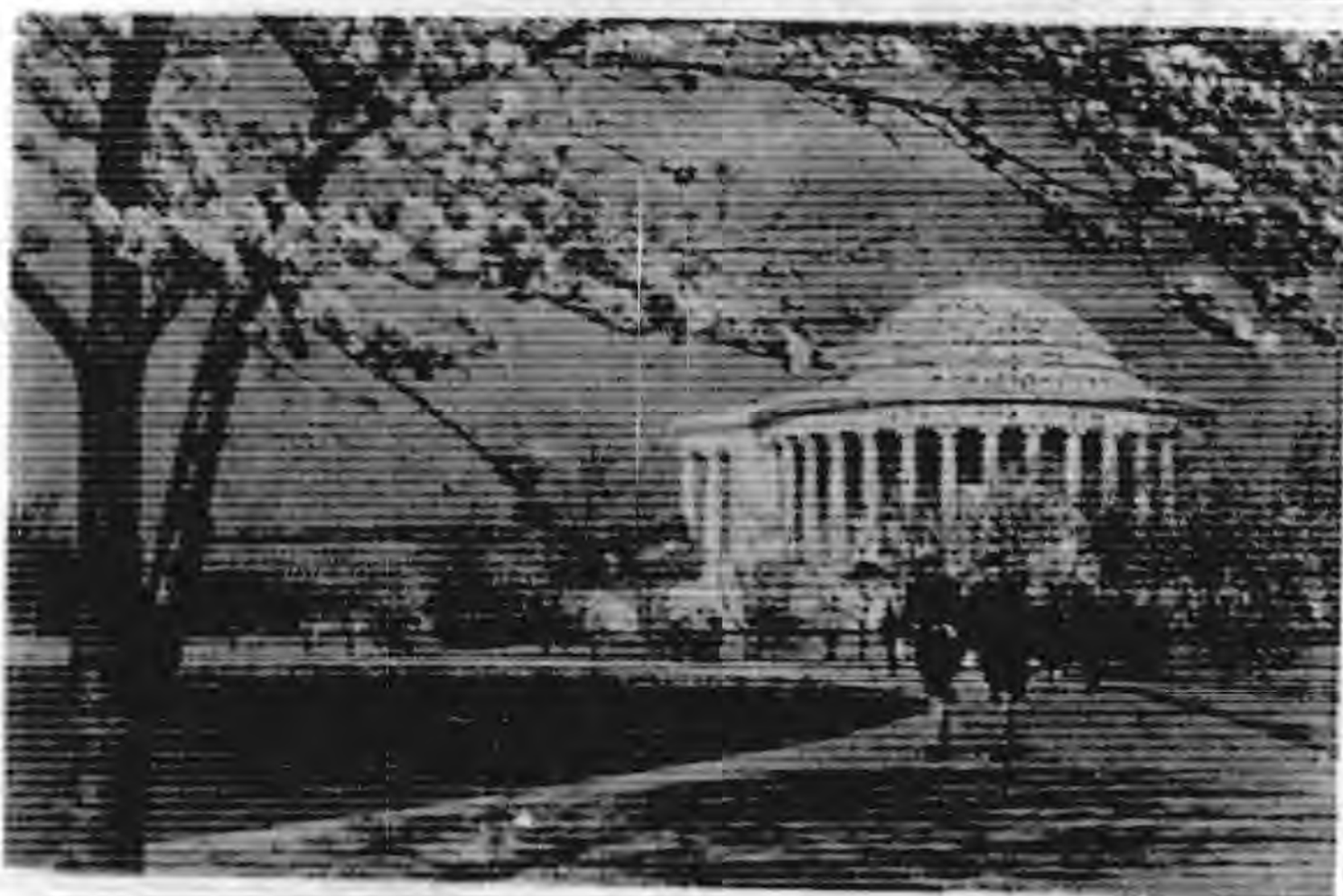
華府是美國政府的辦事處。

★華盛頓風光★

(請參閱第五一四面一文)



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幾乎是遊人必到之聖地。



美國總統傑佛遜紀念堂，旁邊遍植櫻花。

O X Y G E N

DENTAL CREAM ★ DENTAL POWDER

固齒靈

一何保持着領袖地位 一九四六年偉大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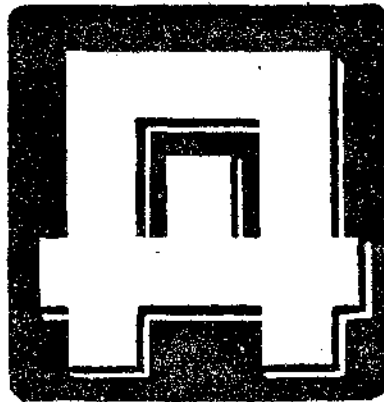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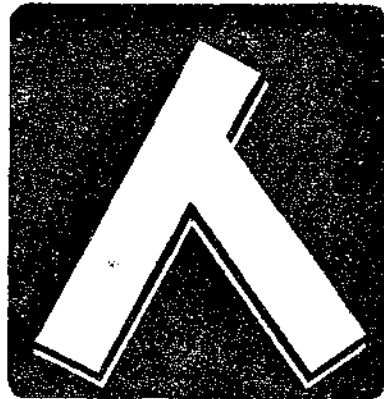
本品入口越擦越多



別牌品質越擦越少

一盒普通牙膏四管應用 一盒普通牙粉四盒大效
多泡·齒白·口爽·消毒·比象不同

龍虎老牌



既有國產良藥
何必再買敵貨

用國貨最光榮

品質提高
藥料加重
一吃過顧客
一致贊譽



分廿粒
六十粒
四百粒
珍瓶裝及
一百五十
銀粒，一
千二百銀
五粒瓶裝
五種

上海中華製藥公司出品

首創化學特效「磺醯胺衍化物」眼科專藥……

龍虎眼藥

不麻不痛·奏效迅速·眼科名醫·爭相推崇

主治：

新老砂眼暴赤腫痛
眼紅腫翳膜粘
畏光羞明多眵
淚多

中華製藥公司出品

春華大藥房

原料藥材

家用良藥

各種成藥

衛生用品

醫療器械

日夜配方

化粧香品

服務迅速

歡迎本埠批發

上海漢口路七一〇號

電話：九〇六二五

仁餘織染廠

自織
棉布

出品：

府綢、金剛呢、縐紋呢、士林布、納夫妥、
安安藍、漂布、細布、絨布、直貢呢、
嗶嘰、健美呢。

註冊商標：

碧玉書香、柳亭、金八橋、滿庭芳、
仁餘圖、派花紅。

地 址：

廠 址

徐家匯裕德路二〇〇號
電話七〇八七一

發 行 所

金陵東路三三九號
電話八八二四五

總管理處：重慶·分支行：全國各重要都市

聚興誠銀行

指定外匯銀行

營業項目

各	各	押	存
種	種	款	款
信	儲	匯	放
託	蓄	兌	款

上海分行：江西路二五〇號·上海辦事處
靜安寺路戈登路口
八仙橋青年會對面

西風月刊第十九期目錄

編者的話……………(五五二)

專篇·通訊

華盛頓三週印象……………(五五三)

美國首都風光……………(五五三)

小西遊記(四)……………(五一八)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五一八)

海上服役記……………(五二五)

太平洋上當雜差……………(五二五)

華盛頓大學花絮……………(五三七)

初入美國大學環境……………(五三七)

如此婚姻(卡吞)……………(五三七)

熱帶的留連……………(五三八)

久僑南洋留連忘返……………(五三八)

抵美一月雜記……………(五四〇)

由舊金山到紐約……………(五四〇)

思想·文化

愛因斯坦談人類生存……………(五四三)

原子彈的威脅……………(五四三)

西風特稿

吃不飽的世界……………(五四七)

飢餓的世界沒有和平……………(五四七)

空中堡壘冒險迫降記……………(五五三)

一個驚險緊張的偉大場面……………(五五三)

捷足先登(卡吞)……………(五五九)

科學·發明

乘火箭遊月球……………(五六〇)

在空間建立新國界……………(五六〇)

重臨穴居時代……………(五六四)

地底下的工廠……………(五六四)

地震研究……………(五六六)

一種比較新的科學……………(五六六)

鑒賞者(卡吞)……………(五六八)

天空寫字……………(五六九)

廣告上的新玩意兒……………(五六九)



西風月刊第十九期目錄

生活·修養

為善最樂……

黃嘉歷

獻身利他的古道熱腸者……

(五七二)

利他可使戰禍消滅……

黃嘉音

埃森豪華尋找和平之道……

(五七五)

社會·暴露

黑與白的交流……

顧啓源

黑人是劣等民族嗎？……

(五七六)

風土·人情

外國人到美國……

葉羣

一個驚心駭目的國家……

(五七九)

紀念徵文

爲了祖國……

魏咏泉

抗戰中國的故事第七名……

(五八二)

倔強的孩子……

林紆

抗戰中國的故事第八名……

(五八八)

長篇連載

流犯餘生記(十二)……

黃嘉音

屢戒不悛犯

(五九五)

西風信箱

白白葬送了一生……

呂彤臣

不合意的婚約

(六〇三)

把頭縮到肚裏去……

洪鞏

一班裏的大孩子

(六〇四)

牆倒衆人推……

王××

想效法娜拉出走

(六〇五)

讀者來函

讀後的印象……

(六〇八)

忽略了蘇聯……

(六〇九)

流犯餘生記原作……

(六〇九)

西風合訂本第十五集總目錄

黃嘉音主編 黃嘉音主編 黃嘉音主編

家風光

雜誌 月刊 雜誌

★ 促進健全婦女生活 幸福家庭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介紹歐美西人生活 雜詩 精華 社會 報導 文壇 明世 進展 變遷

★ 定閱辦法

- (一) 自由定戶一次預付定費一萬元，(至少五千元)多交聽便。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 (三) 郵費包紮費由定戶款中照扣。
- (四) 定費將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續定。
- (五)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出，郵票代洋九折計算，函寄現款倘有遺失，責任由寄款人自負。
- (六) 來函請逕寄上海陝西南路二二三二弄十八號西風社，光雜誌社或家雜誌社。

定戶四大利益

- (一) 每期出版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二) 自由定戶儘先提早寄書。
- (三) 本社出版或總經售書刊一律按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四) 自由定戶委託購買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即可享九折優待利益。

歡迎 定閱 介紹 優待 批發 經銷

西光家風雜誌社 月刊社 發行 上海三二二弄 陝西路 西三弄 路南八號

中南銀行

營業項目

總行：上海漢口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五二二二

存款放款

押款匯兌

各種儲蓄

各種信託

本埠支行：八仙橋 靜安寺 福煦路

福建省銀行

總行：福州日街四號
分支行處遍設全省各地
外

南京：鼓樓二條巷一十號

香港：雪廠街聖佐治行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漢顧大度三十一至三十四號

電話一六二〇〇三三三號分機

服務到
簡便手續

代理託
省安費全

儲蓄款
便利厚息

匯款速
低取廉費

「福州十年」上下兩冊
資料豐富每部
售國幣二千元

「美國之統一與法治」

本行總經理丘漢平博士著

每冊售國幣三百元

本行季刊第一卷

第三四期合刊今已到滬

每冊售國幣九百元

代售處：上海黎明書局

福州路二五四號

電話九六四七九

現金壹百萬 徵求標語

大安淨

「大安淨」DIASIN (Sulf. dia-
Nin) 為舉世醫藥界所公認之近
世紀最進步最理想發現！
「大安淨」治萬千膿炎毒菌成
溶點功效完全適合國際最高標
準，確為家庭保健必備良藥！
「大安淨」治療左列疾患及一切
炎症最效

肺炎 腦膜炎 腸炎
淋病 子宮炎 傷寒
瘡癤 耳膜炎 癰疽
痢疾 鼻膜炎 眼炎

「大安淨」DIASIN 特備現金壹萬元徵求一適
當足以代表確切偉大功能之標語應徵簡約如左：
●應徵標語須十分通俗簡明而又含意深長切合實際
●並能出口成語一目了然者為合格
●應徵標語須寄本埠郵政信箱第一五〇五號（註明
應徵標語）並須附寄「大安淨」一片劑空瓶一隻
●本廠為獎勵各界應徵凡憑本廣告駕臨或逕函本廠
總公司或總發行包裝費一千元當即免費贈送「大安淨」
廿片原裝一管
●所有全部應徵標語由本廠定期邀請醫藥專家及社
會名人會同品評其最合標準者即為中獎標語屆時另
行登報公佈之
●中獎標語規定一個獎酬現金一百萬元（如有二人
以上完全相同者獎金比例分配之）其餘參加應徵者
概由本廠彩色精印極有價值之一百五十歲長壽賀
禮圖一份

新星藥廠最新出品

電話：三〇一四八・三三七一



新星藥廠最新出品

總公司：派克路白路藍

鮮大醬油

鮮大醬油 · 滴開胃 · 鹹裏帶鮮 · 滴開胃 · 鮮大醬油

電話 37313
電話 34108

電話 37313
電話 34108

編者的話

吳楨先生的華盛頓印象是一篇很好的作品。我們特別向美國新聞處借了幾張美國首都的照片印在封裏，與文字並讀，可謂相得益彰。我們謹向美國新聞處致謝！

小西遊記越來寫得越精彩了！遊天文台那一段尤其是言人之所未言。這種深刻的觀察力與想像力，非有『赤子之心』的人實在不容易辦到。

中倫先生在海上海服役記表現了出國旅程中的另外一種生活。這種船上當差役的事情，在外國比較常見，在中國倒是不可多得的經驗。

楊惠女士的華盛頓大學花絮，把美國大學生活的情形，可說是描寫得淋漓盡緻。普通的學生到美國去是留學去的，因此多數是用學生的眼光來寫學校的情形。楊女士是去講學的，因此是以教師的觀點來

寫，這是此文的一個特點。

在現代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可說是最出類拔萃的一位。他不但科學上的成就可觀，就是對於政治社會思想方面，也往往有卓越的見解。從他所說的『人類生存』一文中，很可以看見他思想的深入與進步性。

吃不飽的世界是余範先生看了三篇重要文章後的力作。其中的插圖也是余先生所設計的。這一類的文章委實不可多得，文中所表達的觀點，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飢餓的世界沒有和平，』誰敢說這一句話有毛病？

空中堡壘冒險追降記是抗戰期中的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但是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現在由周納若和喇揚波兩先生根據目睹的經歷描寫出來，也足夠叫讀者捏一把冷汗，替這位空中英雄歡呼三聲。乘火箭遊月球和重臨穴居時代是一個時代的兩件『背道而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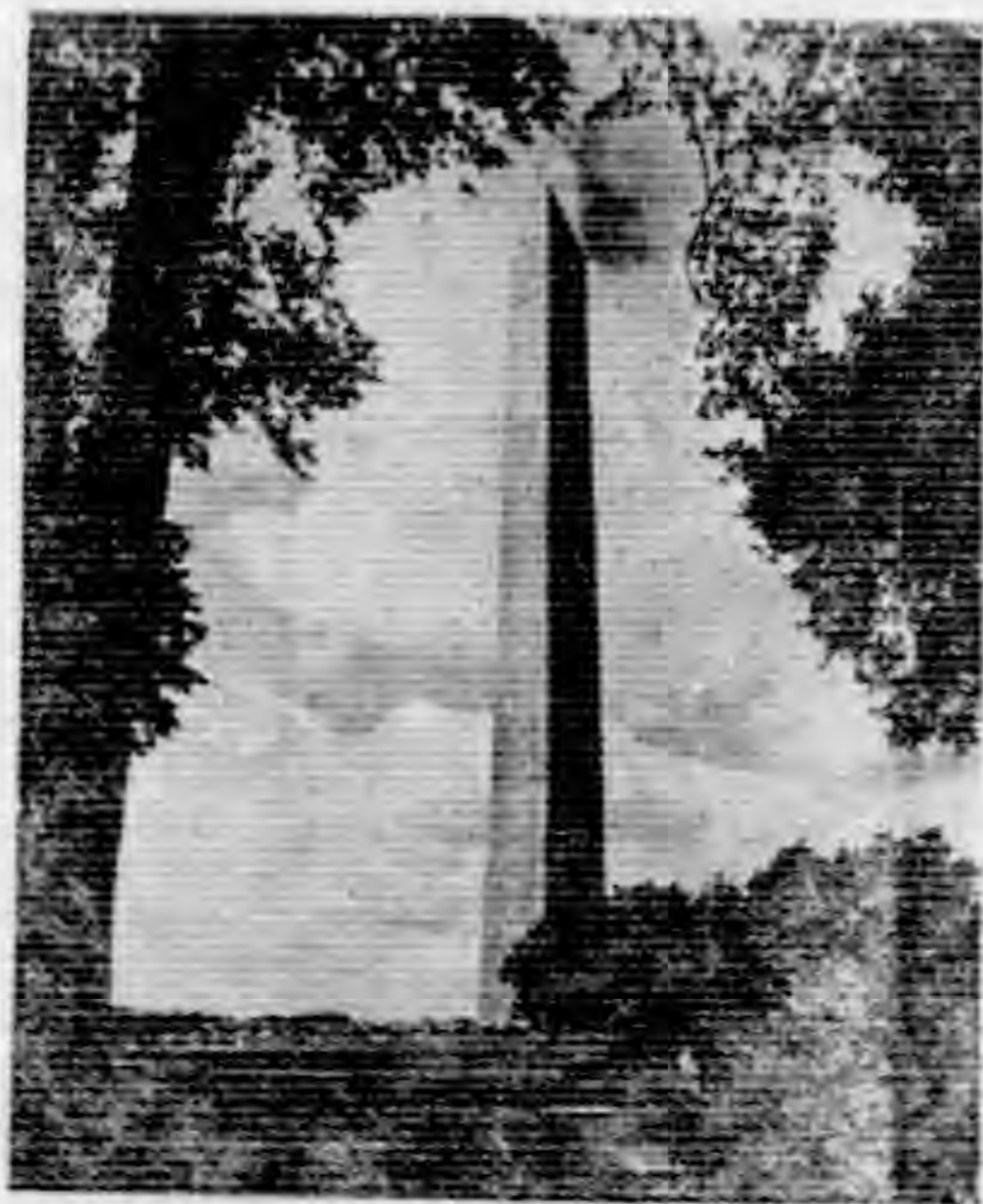
事情，用『天壤之別』一語來形容最為適當。地震研究和天空寫字又是天上和地下的事，可說巧合。

為善最樂描寫美國一個『好事之徒』的故事。也許有人以為他所做的事有些太瑣碎了，但是，這是見仁見智，且不管它。祇是這位好事之徒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全世界最亮的五星上將艾森豪威的和平之路，頗值吾人深思。

黑與白的交流提出了今日和今後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黑種人真是劣等民族嗎？如果保有這種偏見的白種人偶然生而為黑種人（這是很可能的），不知道他的觀點又如何？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我們這些有色種人的中國人比較容易有正確的看法吧。

本期是西風第十五集的末了一期。從下一期起，我們將有一些新的貢獻，請讀者們等着看好了。

南京圖書館藏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抵華盛頓，八月十八日離開，總計住十九日。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同行的聯總學員，多半還沒有固定的實習計劃。住在城內，到處遊覽，倒也逍遙自在。

華盛頓市是個有計劃的現代都市。華府 (Capitol)

是全市的中心，以此為中心，橫着有東西兩條國府路，縱着有南北兩條國府路。復以縱橫的國府路把全城分為西北，東北，西南，及東南四區。街道所有直的南北路，都是用數字給名，所有橫的東西路都以字母取名。數字與字母均照距離華府的遠近按次推下去。所以在華盛頓祇要看

★華盛頓的H街，有一家中國人開的店，實在令人觸目驚心。門口明目張膽地寫着香攤牌九，而且那家公司叫做「橫財公司」。我不知道這是美國警察的責任，還是中國大使館的責任？

華盛頓三週印象 吳楨

——美國通訊——

一看街名，它是那一區，甚麼字母，甚麼數字，你把眼一閉，便可想像它在那裏。自然也有例外，因為華盛頓除了縱橫的街道外，還有斜路，所有的斜路都不叫街 (Street)，而叫做 Avenue。有了這種斜路，這城市便複雜起來。在華盛頓有許多所謂圓場 (Circle)，與方場 (Square)。這些圓場與方場，都有一片很好的草地，當中有個美麗的噴水池或是銅像，草地上有許多長椅，可供路人憩坐，看報，或者看小孩子嬉戲。這些方場與圓場又成了縱街橫街和斜街的輻射中心。全市最大的特色，是草皮多，樹木多，成為都市的呼吸器官。



華府巡禮

華府是美國的國家議事廳。這是個很偉大的建築。主要的部份是當中的圓拱(Dome)，南北還有兩翼，各州代表會議廳，美國議員會議廳，總統辦公室，都分佈在華府。在整個的建築中，到處可以看到壁畫，石像和銅像。內部的裝飾，力求富麗堂皇。走進去真有目不暇接之概。圓拱高一百八十呎，拱頂畫着一幅很美麗的油畫。在圓拱的大廳仰視這幅畫，尤覺好看。圓拱有樓梯可以爬上去。老實說，爬這一次相當吃力。快到拱頂，圓拱的四周還有走廊，可供遊客鳥瞰全市。使我驚奇的是圓拱的白牆到處都是遊客的簽名。我也老實不客氣，用鋼筆找了塊空白，寫上『××到此一遊』。圓拱的極頂，有很多窗口，可以俯視市景，而且每個窗口都有一幅鳥瞰圖，上面註明街名及機關的名稱。所以一爬到拱頂，全市瞭如指掌。

華府的建築從我這外行看，覺得異常富麗莊嚴。然而同遊的章君，是建築工程師，而且是在歐洲受過教育的，他說華府的圓拱是假的，而且是抄襲的，在建築的美學上沒有多少地位。他也批評在這建築內的內部裝飾，也缺少統一性，缺少調和。譬如石像與銅像夾雜地佈置着，地面的大理石，黑白間隔，都給人不協調的印象。我對他的批評也有同感。美國在藝術上也許比較歐洲落後。然而它的努力，它的急起直追的精神，却可欽佩的。

連鎖商店 (Chain Stores)

在美國買東西，確是一件愉快的事。所有的百貨商店，都有冷氣設備，而且多半都附設飲食部。走進去又陰涼，又可以比較價錢，想心思買便宜貨，餓了有得吃，渴了有得喝。所以我們初到美國的朋友，都愛花些時間到百貨商店觀光。

我到華盛頓的第一天，記準了我的住處離一家五分一角商店叫做墨費 (Murphy) 的很近。它的招牌是紅底金字，非常好記。可是在華盛頓住了幾天，纔發現全城有好幾家墨費，都是一樣裝修，一樣門面。再過些時，更發現全城有幾家百貨商店，像人民百貨店 (People's Drive Shop)，烏爾窩斯 (Wool Wirth) 五十分商店，以及白塔 (White Tower) 飲食店，都有許多分店分佈全城。鋪面招牌完全一樣。原來這類商店是所謂『連鎖商店』。我現在已離開華盛頓，到過哈里斯伯利 (Harrisbery) 和匹刺堡 (Pittsberg)，我發現這些地方，也有這幾家商店，維持着同樣的外觀，這一點可以看出美國人經商的魄力。

市內交通

華盛頓的市內交通，全靠街車 (Street car)，其實就是電車和公共汽車。路線很多，搭乘很方便，每乘一次付

洋一角。如果想經濟點，二角半可以買三個代用幣，或以二元半買張週票。週票自然最方便，有了它可以隨便跳上街車或公共汽車，走錯了，跳上另外的車再走。美國的人力最貴，所以一輛車祇有一位司機，賣票，開車，開門都是他。乘客上車上付一角錢，不用拿票，如果乘客需要轉車，可以要張轉票，轉票在一小時內有效，但不得用於相反的方面。付了車費之後，坐在車內，用不着像在中國時生怕把車票丟了，也從來看不到查票的『赤佬』。到地方下去，簡單而明瞭街車和公共汽車差不多每條街都停，所以很覺方便。到了這種城市，自然把走路的勞力看得很尊貴，能坐車就坐車，何必自苦，累自己的兩腿呢？

唐人街

華盛頓沒有中國城（China Town），祇有西北區的H街，有幾家中國飯館子，和幾家中國洗衣房。我們曾到H街吃了幾餐中國飯。在美國最想做的是吃中國飯，湊幾個人可以吃好幾道可口的小菜，而且可以使用方便得像自己身上長出的一部份的兩隻筷子，真舒服。吃完了當着同胞打幾個餡噎也用不着說，『Excuse me!』（對不起）。所以我們一有機會，就到H街吃中國小菜。然而到了H街，有一家商店實在觸目驚心。門口明目張膽地寫着番攤牌九，而且那家公司就叫做『橫財公司』。開飯館，開洗衣房，我不反對，開橫財公司我可有點反感。我不知道這

是美國警察的責任，還是中國大使館的責任？可是它的存在，令人有些擔心中國人在美國的地位。

名勝遊覽

美國人好炫耀。每個州每個城都喜歡炫耀它的名建築，圖書館，博物館，或其他值得一看的東西。所以每到一處，都鼓勵人來個名勝遊覽。華盛頓是京城所在，更鼓勵人去看它的議院，林肯，華盛頓，傑弗遜總統的紀念塔，或紀念堂，博物館，美術館，甚至於高等法院和火車站。在華盛頓有很多導遊的組織，可以在一兩天之內帶遊客輪流遊覽各處。我們在華盛頓的時間比較多，所以並未參加任何遊覽團體，我們都分別採個別行動，到各處作比較優閒的參觀。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華盛頓的紀念塔。塔形如圭，矗立雲表，達五百五十餘呎。坐電梯直達塔尖，登泰山而小天下，登華盛頓紀念塔而小華盛頓全市。如果不幸由塔尖摔下來，以子建七步成詩之才，還可愜愜意意在死前寫首臨別詩！這個建築的美，完全在簡單的線條。傑弗遜總統的紀念堂，也很莊嚴雄偉，其他的給我的印象比較淡薄。美術館有許多名畫，都是歐洲名畫的拷貝。博物館的歷史材料和搜集非常豐富。然而這些東西在對美國歷史陌生的人看來，便不感興趣。至於美國人所看作古物的東西，在我們的古老的中國老百姓看來，祇覺得『不過如此』而

已。

動物園很大，奇禽異獸也不少。回想中國北平的萬牲園，也頗具規模了。植物園也許是植物學家的奇境，但從我這外行一看，便覺單調寡味。同遊的人也和我一樣，入口進，出口出；走馬看『花』，一點都不錯！值得記的是他們對管理方面很負責，很嚴肅。遊客也都能循規蹈矩，維持很好的秩序。

黑白之間

據說華盛頓對黑人的偏見最少。可是在大飯店或大飯館中，很少看見黑人。我一到華盛頓就趕上黑人請願，大概是爲了黑人在南部被人非刑慘殺的緣故。從黑人被壓迫的觀點看，美國的民主，說的比做的多多了。我也到過一家小電影院，影院當中隔了一個隔板，一邊是黑人，一邊是白人。我和同去的黃人，不黑不白，又不能騎在隔板上，經過一剎那間的考慮，坐在白人一邊了。我至今都不放心我那天坐的位置。在美國人看得起，或者說，跟我們多一層利害關係的時候，總算優待我們。然而美國人如果確有種族優越感，覺得無色的比有色的高明些，這次混坐在白人淘裏，以後便想不得了。我這種感覺自然太敏感，也許還夾帶些自卑情緒 (Inferiority Complex) 的心理作用。然而黑白之間有一塊隔板，確使所有帶顏色的民族都會感覺不安。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小孩眼中的新大陸。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四)

乾代述

——小西遊記——

(二三)煤氣灶用火柴點火會比永遠不熄更浪費嗎？

我們因為多倫街地段不好，那所房子又是木頭的，怕夏天太熱，所以早就留意適當的房子，打算搬家。在五月底的時候，得悉賀爾屯街三十二號那所房子在暑假期中可以連傢具出租。爸爸媽媽去看了一下，很是滿意。我們就在六月初搬進去住。

原來賀爾屯街離多倫街很近，但不屬孫牟村而屬劍橋。從那裏到爸爸的老倫士堂或我的幼兒學校都比從前近。那所房子是賀爾屯花園 (Holden Green) 許多房子之一，是哈大造了租給小家庭的教師或學生住的。三十二號是靠邊的一所，房子比其餘的大些，並且三面有窗，特別涼快。下面一大間，前面做客室，後面做餐室，另有一間廚房。樓上兩間臥室，一大一小，附一浴室。還有地下室是儲藏東西和冬天生火用的，我們差不多從來不下去。

原住的是哈大醫學院學生，有一妻一嬰孩，一看護。暑期住到父母老家去。房子裏除了煤氣灶和電冰箱是房東的以外，其餘都是他們的東西。他們本來說刀叉餐具有不能留給我們用，但後來還是留給我們用了。媽媽說那套餐具是真銀的，很好，怪不得他們起初不肯給我們用。大概後來看我們不像會弄壞或偷竊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他們東西的，所以並未收藏起來。他們有一座自動的烘麵包電爐，我覺得很好玩，麵包烘黃之後自己會跳上來。這東西自稱為 Toaster，爸爸說 Toaster 本來是宴會主席。

這所房子的煤氣灶用不着點火，一開就會燒，我起初不懂。後來爸爸把上面東西拿開給我，原來下面有一小火，永遠點着不熄。我說那不是浪費煤氣嗎？爸爸說那小火所用煤氣極少，而且煤氣在美國很便宜，所以他們不在乎，除非長期出門，決不熄掉，省得每次用火柴點。他們認為每次點火才是浪費人力呢。在中國不是也有人家煤爐夜裏封着不熄，免得第二天再生嗎？

這所房子我們一共住了四個月。它雖然是朝西的，但因為外面樹木很多，幾乎晒不到太陽，所以夏天過得非常涼快。

說起美國房子的方向，他們總是面向街道，不管東西南北的。媽媽說從這一點可見中國人比美國人聰明。爸爸說，尤其在未有電扇，冰箱，火爐，熱汽管的時候，住朝南房子的中國人確乎比不管方向的美國人聰明。但是有人認為聰明是中國人的一大缺點，因為太會利用現成的東西了，就不想改造他們的環境。

(二四) 玻璃也可以單程交通嗎？

我們搬家不久，幼兒學校就放暑假。哈大定六月二十日行畢業典禮，但爸爸在最後一星期已經沒有甚麼事情。所以我們決定於六月十五日出發，到紐約，華盛頓等地方遊玩。

從波士頓到紐約可以乘火車，也可以乘輪船。我們本來想乘輪船，後來因為爸爸要過紐海文 (New Haven) 訪問他的老師，不得不乘火車。紐海文屬於康納狄格志州，火車從麻沙求沙州到康納狄格志州，另外經過羅特島州。羅特島是美國四十八州中最小的一個，面積只有一千二百多方哩，比了二十六萬方哩的德克薩士州，不到二百分之一，相差真驚人。

這些地理知識並不是從幼兒學校學來的，是自己看地圖得來的。我最喜歡地圖，從西雅圖到波士頓那幾天的火車上開始看美國地圖。後來哈大中文圖書館管理李伯伯送我一個地球儀。有一天媽媽又從一個工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讀學生買到一種很有趣的美國地圖，是圓的，有兩層，可以旋轉。上層是一張州區地圖，但沒有州名，只有號數。圖的下面有十個洞眼，註着『州區號數』，『面積』，『人口』，『都市』，『主要河流』，『最高山峯』等字。下層比上層大一圈。這邊緣上是州區的名稱，只要把上層的箭頭對着下層某一州的名稱，那些洞眼里就會露出那一州在圖上的號數，和面積人口的數字，都市河流山峯的名稱。所以看起來很方便。爸爸有時要我查，我當做一種遊戲，非常高興。媽媽說這地圖真好，怎麼沒有人把中國地圖照樣做一套；爸爸說只要多看，就是普通地圖也很有用。現在有不少中國大學生還以為山西省之東接着山東省，他們在小學，初中，高中，大概只是讀了三遍地理，從未見過地圖！

這是閒話，言歸正傳。卻說那天我們到了紐海文，邁爾士教授在車站等候，那時已是中午，就到教師俱樂部請我們午餐。餐後到心理學實驗室參觀，邁爾士太太剛從一班看護研究生的心理課下來。她原來也是爸爸的同學，現在和丈夫都是耶耳大學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他們一邊領我們看實驗室，一邊和我們談話。實驗室裏各種東西我都不懂。但是有一塊牆壁上的三面鏡子我覺得是非常奇怪的：這些鏡子從正面看去是很平常的，只是照出自己的面龐，可是到隔壁房間又看見三面透明的玻璃，原來就是三面鏡子的反面。爸爸說這種單程交通的玻璃可以使心理學家看得見人家的時候不被人家看見。他說從前浙江大學培育院有一面鐵絲網的牆壁，也是只能一面透視的，從外面看得見裏面，從裏面卻看不見外面。

我們最後到邁爾士教授家裏吃了茶，他們再送我們到車站。在他們家裏的時候，我們送了他們一對景泰藍的花瓶，他們送了我們兩本書。

(二五) 失望是希望過份的必然結果嗎？

我們當天到紐約，住在王伯伯家裏。王伯伯是爸爸的老同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中文。他們夫婦兩人，沒有小孩，住的是公寓，並不很大。因為兩天以後他們就要到鄉下去休假，本來預備把公寓短期出租，恰巧爸爸寫信說起要到紐約，就邀我們住在那裏。他們把臥房讓給我們，自己睡在客室裏。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我們在紐約住了十天。有三天因為我傷風發熱，媽媽伴了我沒有出去，讓爸爸一人出去做掉些事情。有三天完全花在世界博覽會裏。其餘幾天裏登了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廈，見了世界最大的太陽系模型，到了世界最大的影戲院，還看過兩個動物園，乘過環繞滿哈頓的輪船，看過百老匯路的夜景，參加過時髦教堂的禮拜。

那天下午出發到帝國大廈的時候我真高興極了。想：高一千二百六十五呎！有一百零二層樓！我記得在上海到過青年會大廈的九樓。升降機要開好些時候。到了上面覺得真是高得不得了。望下面，行人和車輛變成很小。望四周，差不多上海市內甚麼地方都望得見。但那只是九層！現在有一百零二層，又高了不止十倍，還了得！

我們進了大廈，先去買票，成人一元一角，兒童二角五分。大廈裏的升降機聽說有六十多架，分客機貨機，快機慢機。我們走進快機，直升八十樓，我覺得時間很久，但爸爸看着表，說還不到一分鐘。在八十樓改另一架升降機，到八十六樓。這裏有很大的陽台，有幾架望遠鏡，塞進銀角子才望得見。我們到了那裏，才察覺天氣不大好，遠些的地方看不大清楚。媽媽說怪不得今天人會這樣少。紀念品櫃台後面的人說，下面買票的地方有一塊牌子掛出，寫明天氣情形。爸爸說大概因為我太性急了，大家沒有留意。媽媽說即使見了那塊牌子，恐怕也不容易叫我退回去。

這時我忽然一陣惡心，覺得不大舒服。媽媽說剛才風太大，就伴我在沙發上休息，讓爸爸一人到一百零二層去。我躺了一會，記得有一個女人獨自站着講話，彷彿演說的樣子，媽媽說她正在灌音，把那些話做在一張留聲機片子上，問我要不要也去灌一張。我不肯。

一會子爸爸從一百零二樓下來。我問有甚麼好看，他說還不如八十六樓，因為遠的地方反正望不清楚，近的地方只是變得遠些。他要媽媽一人上去看一看，媽媽說還是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開始發熱，一連休息了三天。頭兩天媽媽不許我起來，第三天起來了不許出去。回想這次經驗，我總說，『帝國大廈並不好玩。』爸爸說，『當初就是你最高興，因為你希望過份，當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然不免失望。我並未預備怎樣好玩，看看倒還覺得不錯。『媽媽說我因為生了病，怪帝國大廈。其實生病不一定是那天吹着風的原故，不到帝國大廈未必就不生病了。』

我想爸爸媽媽的話都對，但我覺得帝國大廈並不好玩。過了幾天我們又登RCA大廈，就比帝國大廈好玩多了。那天我們先在下面看洛氏院子（Rockefeller Plaza），有很美麗的花草和噴泉。又參觀世界最大的影戲院（Radio City Music Hall），據說有六千二百個座位。大廈的十一層樓有萬國花園（Garden of the Nations），各部份種着各國的奇花異卉，佈置得也各有不同。最後登屋頂，天已晚，望各處的燈火，很是好看。後來爸爸說RCA大廈只有七十層，高八百五十呎，是紐約第五高的摩天大廈。

（二六）自由神是空頭嗎？

一天下午我們乘輪船繞滿哈頓一周。從南碼頭出發，先經東河（East River）向北，轉入哈倫河（Harlem River），改向西北，再經赫貞河（Hudson River）向南，回到出發點。

原來滿哈頓是一個狹長的島，是大紐約五區中最熱鬧的一區。全市重要的地方差不多全在這島上，而且大多數集中在島的南部。但全島面積只有二十二方哩，是五區中最小的，還不到全市十分之一。其他的四區是：白浪克士（Bronx），在哈倫河以北；昆士（Queens）和白鹿格林（Brooklyn），在東河以東，也在島上；立契蒙（Richmond）又是一島，也稱四達頓（Staten Island），在滿哈頓的西南。五區中昆士最大，約佔全市面積三分之一，世界博覽會會址便在那裏。

那天在上船之前，爸爸先指給我們看白德羅（Bedloe's）和藹理士（Ellis）兩個小島。藹理士島是出名的移民拘留所，凡從外國進紐約港的人，如他們的護照有問題，或有沙眼腳癬等傳染病，便不許登陸，住在這島上。白德羅島是自由神像的地方。爸爸說他上次在美國的時候曾經乘了渡輪到島上，並且走進自由神的腦袋，但那裏並不好玩，不如遠望過去好看。

開船之後，回望滿哈頓島上的摩天大廈，真好看。尤其在輪船開過大橋下面之後，從橋底望過去，

象印美遊大山力亞

更加好看。爸爸說超過十層樓的房子在紐約共有四千多所，最偉大的那些相離又很近。所以遠望過去，但見密密層層，都是高樓大廈，不過高樓之中有特別高的，大廈之中有特別大的。並且所見的房子跟着船的行動而慢慢變換，更加有趣。

開船不久，連過三座大橋。爸爸說這些都是通白鹿格林的，每座長六千多呎。過了這三座大橋之後，看得見的大廈就慢慢的少了。後來又過一座通昆士的大橋。還有一座叫做三區橋 (Triborough Bridge)，最偉大，跨東河和哈倫河，經過河中兩個小島，通滿哈頓，白浪克士和昆士三區，共長十七哩，是三年前剛完工的。

哈倫河比東河小得多，上面的橋當然也不如東河上面的偉大，但數目不少，總有十來座。

赫貞河比東河更寬，但上面只有一座喬治華盛頓橋。爸爸說他十年前在河濱公園乘涼的時候，這橋尙未完成，但遠望已經可見對岸橋墩的工程。

赫貞河的西岸非但不是紐約市，也不是紐約州，是紐求賽州了。

(二七) 你見過地球末日嗎？

一天上午我們到海登星球儀堂 (Hayden Planetarium) 去參觀，門票每人二十五分。這次除了我們一家三人，還有張先生同去。張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從前在浙江大學做過助教，幾天前在我生病的時候，他會約爸爸出去看電影和吃飯。

那間大廳有好幾百座位。坐在裏面好像在晚間遊公園一樣，上面滿天星，周圍牆上畫着高低房子聳入天空的樣子。我們進去的時候，裏面的天還未黑。後來慢慢變成黑夜，天空的星非常清楚，一個人開始演講，可惜我聽不懂，最後忽然天空有閃電那樣亮了一亮，同時霹靂一聲，全都黑了。爸爸說那篇演講的題目是『地球末日』，說地球如果和彗星衝撞，可能這般地一切都完了。

我問爸爸，那些星球是怎樣做的？是不是許多小電燈？爸爸說不是，是像影戲那樣從一只投射大燈映

亞力山大遊美印象

照在圓頂上的。並且那些星球的位置會慢慢地變動，如真的天空一樣。

另外一間裏有一個太陽系的模型，表演行星環繞太陽，衛星環繞行星的轉動情形。爸爸要我說出行星的名稱，我就把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指出，說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見。爸爸說那三個行星離着太陽太遠，照其餘各星的比例做起來這模型太大了，所以未做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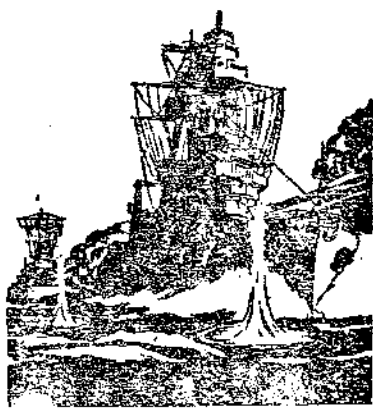
(二八) 餐館可以有侍者嗎？

一天晚上，我們到百老匯路看夜景。那次我們乘了一回街面電車。紐約的街面電車開得很慢，只要有人上下，每一路口都是站頭。乘客不多，大半是老太太們，每人都可以有座位。座位是向前的，每一椅子邊有一電鈕，可以隨時通知司機的停車。電車的軌道我起初以為有三條，而上面不見電線。爸爸說中間的一條不是軌道，下面是電線。

非但電車線看不見，電燈線和電話線也都看不見。爸爸說他已經打聽過，紐約的電線現在都在地下，和水管一樣，是五十年前改裝的。當初也有電桿，有的高是九十呎，有三十條橫臂，架三百條電線。但還嫌不夠，所以只好一齊埋在地下了。

百老匯路最熱鬧的是在四十二街，那裏叫做泰一姆士官亞，可以翻譯作『時方』。出名的戲院大半集中在這一帶，菜館旅館也不少。每一家門口的招牌都是十分明亮，另外還有好些很大的電光廣告，有五彩的，有活動的，照得眼睛都有點張不開。媽媽說，這種廣告一定花錢不少，會增加商品的成本。爸爸說，『現在有很多東西的廣告費用反比原料和製造的費用大，但如不花很多錢做廣告，就沒法推銷東西。不過這些電光廣告所指的商品是人家早已知道的，不見得能夠再增加銷路。所以他們的用處是供路人欣賞，向路人誇耀，多少也可以提高商家的地位。』

我們走過一家自動餐館 (Automat)，進去吃一些點心。那裏的食物每盤放在一只玻璃門的小箱子裏，塞進銀幣就可以開門取物。這種餐館我從未見過第二家。後來我又到過一種自己到櫃台旁邊領取食物的餐館，叫做『客費太利亞』，是比較普通的。



★我毅然決然接受船中雜差的職務，因為一則可以省下一筆旅費，其次可與外人共處，在生活上，說話上得到一個預習的機會。

海上服役記

中倫

——赴美通訊——

引言

由昆明出發，本來預計在印度候船赴美，可能會逗留兩三個月。因為在昆明向各方探聽，由印度赴美船隻消息，雖然得不到一個確切的結論，然而據各方推測，由印去美船隻極少，而候輪赴美者十分擁擠。昆明美國領事館，因此不肯隨便發給去美移民護照 (Immigration visa) 可是一到了印度加爾各答，實際情形並不如此嚴重，原因是近來美國有許多勝利船 (Victory ship)，裝運剩餘軍火返美，可以附搭乘客。所以各旅行社常常打電話到駐印各國領事館，詢問有無去美乘客。

我到了加爾各答，由中國旅行社及中國總領事館，得到了與上相同的消息後，久留印度的計劃，自然無形中推翻了。既然目的地是去美國，總希望早到美國。我在昆明

時，本來會與加爾各答的美國運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Co.) 有過書面接洽，所以抵印後，按址前往，探聽輪訊及登記赴美船票，十分方便。我是二月五日到加爾各答的，該公司於十日晚間即送來一個通知，謂十一日有輪赴美，可以附搭，於是即往接洽。但是辦公時間已過，無從詢問。迨至次晨再往，則悉該輪業已駛出，昨日通知係在早晨專差送出，可是我却在晚間接到。詢諸旅館老闆，則又謂一送到即交來，此中就攔，算是一個疑案。所幸不到十天，又接到運通公司第二個通知，謂如欲迅速離印，美國軍事船運輸統制局，即日有船駛美，船中需要一位雜差，如願任斯職，可往該局接洽，這樣則可早日去美。當時我很有些猶豫。因為第一，這是我第一次海洋旅行，是否暈船，未敢逆料；第二，初次與外邦人士共處，語言上的困難，不無可慮；同時工作如何，能否勝任，也不得

不加考慮。可是同旅館幾個外部派遺駐南洋一帶的官員，及同來一位赴英同事，都叫我答應下來。因為一則可以省下一筆旅費，其次可與外人共處，在生活上，說話上得到一個預習的機會。這樣我毅然決然的接受了運通公司的建議。當即去美國軍事船舶運輸統制局接洽，次赴加爾各答公安局及中國總領事館報告並簽准離印去美手續，次日登輪，此爲此行以服役至美之緣因。據云如此赴美者頗不乏人。然各人所遇或有不同，爰將旅途觀感略記如次。

旅程略記

所乘輪船之名，我不擬說出。我們是於二月二十七日駛出恒河口，適值大潮，並有風雨，在河口停了一天。至二十八日晚，風平浪靜，繼續行駛。一路風和日麗，碧海晴空，每於清晨黃昏，滿天紅霞，真是氣象萬千。第四天駛抵錫蘭島外，可以望見羣山巍峨，高峯積雪皚皚。用望遠鏡遠眺，可以看到峯上丘陵起伏，有着筆立的棕櫚和椰子一類的樹林。我們繞島而行，約有一天旅程，然後又駛入了汪洋大海的阿拉伯海。經過五天，飄乎中流，到了第九天駛入紅海。起初我以爲紅海一定是水紅如血，平時看看地圖，紅海似乎一線長湖，可以看見兩峯。實際上這兩點完全不然，水仍是澄碧如黛，四週依然水天一色。我心中很怕紅海口的湍湫峽。我似乎聽人說過，湍湫峽風浪極大，舟行巖窺殊甚，旅客莫不昏暈嘔吐。然事實上並無

風浪，依然碧波瀟瀟。至於紅海之熱，倒名實相符。其實由加爾各答至蘇彝士，一路都很炎熱。在艙內真是汗流浹背，在甲板上則海風拂面，十分涼爽。

到了第十二天，我們到達紅海西端蘇彝士運河。至此可以看見兩峯景色，一面是非洲，有密植挺立的綠樹，以相距太遠，不能辨別是什麼樹，或許是棕櫚科的植物。一面是亞洲，可說是平沙無垠。我們駛入蘇彝士河口，船一停，就有許多阿拉伯人及埃及人上船，兜攬銀器首飾，寶石戒子及皮包。他們歡迎以衣服或香烟交換，不過據說贖品居多，如自己不能辨識，還以少買爲妙。在蘇彝士河口停了一天，到下午起碇，忽然大風驟起，黃沙蔽天，即行下錨，有一根錨索忽然中斷，打折了船上二副的左腳。以船中無法醫治，送岸上醫院住院治療，這是船上人員所遇的不幸事件。還有一位事務主任，自離印後，即告臥病，也在此地送入醫院療養。因此原來的三副升爲二副，另外就地請了一位三副。同時原來的大廚司升爲事務主任，二廚司升爲大廚司，這是船上人事的變遷。十三日我們到了賽特港 (Port Said)，在那裏因爲添油，又停了一天，至晚前駛，就是地中海。初兩日毫無風浪，到了第三日（三月十六日）風浪大作，全部旅客莫不暈船，我亦因疲乏而嘔吐多次，這是我這次旅途中最難受的一天。幸而此日風浪即告平息。如此連行三日，至三月二十日，到了直布羅陀海峽，海峽很狹，可以看見屹立中流的岩石，遠望則

有西班牙境內的崢嶸雪山。我們有一天的旅程，終日可以望見陸地，至第二天早晨還可以看見點點白鷗，逐波飄盪，減少了海洋寂寞。到了下午，就回顧渺茫，已經駛入大西洋境界。我初上船時，曾聽說大西洋常是波浪洶湧，搖盪非常，然而初始一兩天碧波千頃，並無風浪。直到第三天乃白浪滔天，船身顛簸不堪，於是又罹暈船之苦。當時我猜度一定是由於到了大西洋中心的緣故。

大西洋旅程，最少有九天，除起初和末了各兩天在海洋邊緣行駛，沒有風浪之外，將會有五天的暈船。想到這五天嘔吐暈眩之苦，的確有些恐懼。可是到了第四天，忽然風平浪靜。這樣在風和日麗之中，一直到了新大陸，僅在到達美國的前夕，有些風浪，略感暈眩，其他幾天都很平靜。經過了這次旅程，海洋風浪究竟如何，當然不能即下斷語，可是我覺得風浪與海洋中心邊緣無關，就是風與浪也沒有什麼關係，大概側面吹來的風容易使船擺動，正面與後面的風關係很少。至於晴雨和浪，也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在地中海風浪最大的一天，就是一個晴天。

說到暈船，的確有些難受。暈船吃不下東西，可是肚子越餓，越容易使人頭暈，頭暈會促成嘔吐。我覺得最好在發生風浪的時候，早點吃些東西，以容易消化而忌油膩為尚，可是液體飲料，也不相宜，以其容易嘔吐。我這次如果不工作的話，大致可望不暈船，充分睡眠，適量飲食，和相當運動，似乎是避免暈船的最好辦法。感到暈船

的時候，在甲板上吸新鮮空氣，也很有益。不過遇到真正大浪，整個輪船起伏太甚，浪花直濺到幾丈以上的船頂，在甲板上看到連天白浪，會感眼花，更易暈眩，而且衣履盡濕。至於風雨浪三者同時光臨，甲板上更無法立足。

我們的船本來是駛往紐約的，到了第廿四天，接到命令，改駛南珈羅林奈州（South Carolina）的却爾司登（Charleston）埠。在那一天，船上有於三十日晨五時抵埠的告白。不過事實上抵埠前夕巨風大浪，舟行迂曲，大概風平浪靜每日可駛四百餘哩，風浪之日則僅三百三四十哩而已，所以至三十日十時，才到却爾司登。但在九時前，我們已看見白鷗飛翔，想當年哥倫布自歐陸西駛，在將抵新大陸以前，是如何焦急，同伴們的怨恨如何難於應付，及看見水上飛鳥，測知大陸將近，不知如何狂喜！我們對目的地有着確定的預計，還有無線電收音機傳達各地廣播，可是由印出發，已逾四週，終日不是困於狹窄的艙內，就是在甲板上兜圈子，實在太厭膩了。所以我們遠遠隱見大陸，雖比不上哥倫布的狂歡，然亦莫不喜形於色。

船中生活一瞥

我這次所搭的貨船，自然與客船不同。最近美國最普通的有兩種貨船，一為勝利輪，一為自由輪（Liberty）。自由輪較勝利輪為小，行駛甚緩，僅及勝利輪之半。因此如乘自由輪，由印至美需五十餘日，我得搭勝利輪，可謂

幸運。在此所述的舟中生活，自然祇指勝利輪中的生活。

在貨船中，水手官員，以及乘客飲食一律。不過乘客與官員，比較拘於形式，有布巾，有兩把叉，兩把刀，兩把茶匙，午餐時有湯匙。而在水手則用紙巾，刀匙又各一把，吃咖啡和茶，均無托盤。就實際說，水手的飲食，比官員和乘客實惠，可以多吃。有些乘客或許來自貧窮的地區，食量驚人，然又不得不裝出斯文，因此不免有些狼狽。其中有一位年輕波蘭小伙子（預備入美國籍），他的食量，真是與日俱增。在早晨可以吃七個蒸餅，兩個雞蛋，一杯咖啡，二片火腿，一杯果汁。大概在菜桌上不好意思要得太多，祇得至廚房自己動手。可是廚房內各人都很忙，夾在裏面，不免令人討厭，時遭白眼，甚或譴責。而這位小伙子大致由於飢腸轆轆，總是厚顏覓食，甚至人家做什景生菜時，切下的蘋果碎屑和洋芋片，也會檢來果腹。同時這位小伙子吃得慢，船中每餐規定一小時，分作兩批，因此每批最多半小時，他老是最後離席，常常看看鐘再吃吃，不到時間是捨不得放下刀叉的。有時只得請他走開，以便二次乘客上來飲食。我們在國內常常聽說，中國人食量大，但由此看來，殊不盡然，外國人食料以肉食為主，看起來好像不多，但容易果腹。我想中國人像這位波蘭小伙子的也不多，就我而論，在國內食量並不算小，而我所食，僅及其三分之一而已。

在船上一日三餐，早晨在七時半，第一道一杯果汁，

或新鮮美國柚子，次為二個鬆餅或蒸餅，或米粉或燕麥粥，或乾糧 (Pep Shrewed Wheat, Corn Flakes, Bran flakes 等)，或法國烘麵包及普通烘麵包，此外各人自點雞蛋一種，多半是兩個，其燒法分 Cook Egg, Scrambled, Omelet, Straight up, over easy, Boiling 等種。水手吃的是雞蛋三個或四個，附帶二片鹹肉或火腿和洋芋數片，最後有一道咖啡或紅茶，有時為可可茶。至於牛奶，奶油，果醬，糖，鹽糖醬 (Maple Syrup)，生菜油 (Salad oil)，醬油 (Sauce 與我國者不同) 等，都是放在桌上，任意取用。午餐第一道是湯，次為正菜，以牛肉為最多，有牛排，排骨，燉肉，燴肉，燴肉，無骨排，為普通。有時亦有羊肉，或豬肉，及火雞，雞與魚類。大致有雞翅時必有飯，然而吃法與我們不同，他們僅取少許，作為蔬菜類。蔬菜大致有三樣，以蘿蔔，菠菜，包穀，雞蛋麵，或通心粉麵，豆類 (Navy Bean, Broad Bean, Black Eye Bean, String Bean, Green Pea)，洋芋 (有煎的，蒸的或芋泥)，甜菜，白菜，花椰菜等等。此外有肉汁澆頭。在桌上除牛奶，奶油，果醬，番茄汁外，有雜菜 (Sweet Relish) 甜泡菜 (Pickles)，花生醬，糖，鹽胡椒，蘇打餅乾，荷蘭芹菜等等。晚餐與午餐相仿，不過沒有湯而有生菜。生菜普通為生菜心，包菜心，生菜絲，包菜絲，番茄片，番茄洋蔥片，蘋果番茄丁，甜菜洋蔥丁，雞蛋洋芋丁等。生菜拌以白醬油 (Mayonnaise)，其味

近乎麻油而較厚。餐後有果實，冰淇淋，涼粉 (Jello)，或布丁。此外常有蛋糕，小餅乾，烘餅等等。船上除三餐三頓以外，備有冷盆，爲肉餅牛酪之屬。在水手伙食房每日泡製咖啡六次，所以終日可以吃到新鮮咖啡。

勝利船是貨船，房間有限，沒有正式客艙，以原來的砲手及醫院供乘客之用，砲手的房間在船尾，容易振動，因此遠不及水手及乘客們的房間，其床舖亦較小較擠。全船床舖上如褥子套子，被單，床毯，毛毯，枕頭，枕套，一切由船上供給，而且是一律的。被單每人兩條，被單與枕套每週更換一次，床毯則每兩週更換一次。此外每人有浴巾面巾各一，於每星期三星期六更換一次，肥皂由船上發給，並無限制。

去年夏季，我在沙坪壩會聽過孫哲生先生的演講，他談到美國是浪費經濟政策，以浪費促進生產。由我在船上一个月的觀察，的確有些近乎事實。如牛油一定切得方方正正，尤其是客人與官員餐廳中，稍爲用了一些，本來應放在廚房作烹調之用，然而執事者往往付諸糟水桶。每頓下來整桶的肉和菜，傾到糟水桶的，有時比吃了的還多。如蘇打餅乾，碎了就丟了，很有些『割不正不食』的樣子。其他糖，果醬，牛奶浪費的所在都有。又如洗澡室，盥洗室，常常可以看見許多用了一二次的香皂，拋在地上，洗衣也用香皂，而且很費，剃鬚刀片只用一次的，亦大有其人。雞不但不吃肚內的東西，實際僅吃翅膀和腿，而這幾

處又不如中國人吃得光光，甚至連骨頭也啃。所以就雞一項，他們所吃的恐怕不到中國人所吃的一半。至於水手們對食物用具，更是暴殄天物。我聽到幾個船上職員及水手說，這船上秩序太壞，或許恰好給我這個印象。船到了美國船塢，一到到貨物卸去，全部員工仍在船上工作者僅一二人，大家似乎不喜歡這隻船，船長常常吃醉，水手們昏昏沉沉的也很多，尤以一到碼頭爲甚，究竟這是一般船上的現象，或此爲例外，那就無法證實了。

在船上生活除了吃睡外，略有些遊戲。職員和乘客，是在職員餐室，水手們在水手餐室。一般遊戲，有棋子 (Check)，與我國象棋相仿，跳子棋 (Chinese check)，接龍 (Domino)，湊數 (Biarri)，雞毛球等等；雞毛球不到兩天都壞了，其他的也東挪西塞，物歸原處，似乎有些不可能。

船上有小圖書館，小商店，每週開放一次，商店裏的貨物不抽稅，所以很便宜，如駱駝牌香烟在船上每條祇售美金六角二分，到了却爾司登，每包竟售美金一角九分。

船上人物剪影

全船除乘客外分三組，一爲水手組，以大副爲主；一爲工程組，此外有無線電員，會計員一人，並海軍二名。在戰時海軍很多，如今無工作，不過看守未會卸下的二門砲而已。總計全船員工，約有三十餘人。會計員除登記職

員薪工外，兼理醫藥，圖書室及商店，這裏我想到我國不論什麼機關，會計人員總是第一，甚至一個試驗機關，事業機關，也是會計至上。會計室不但人多，而且工作似乎也最緊張，似乎我們太富了，或者算得比人家格外正確。可是事實上我們最窮，流弊最多，一張單據，蓋上了幾十個官印圖章，而毛病依舊。中國的會計制度，能不能設法改良，設法簡單化，我有些懷疑。照目前趨勢，會計的愈弄愈繁，不出三五年，全國皆會計，會感到會計人員缺乏的，那時恐怕有外才的必要了。

船上員工僅五十餘人，而國籍很雜，計有中、美、爪哇、希臘、挪威、南斯拉夫、波蘭、菲律賓八國，而且各人原來職業也很參差，老水手也有幾個。各人性情，相殊很大，在此舉出幾個比較有趣的，略加記述。

船長是美國籍，年紀五十開外，鶴髮童顏，說得詳細些，就是眉髮如雪，而面若關公，據說是酒吃得多了些。

大副是一位挪威人，克勤克儉，而且待人和氣，他曾經到過上海，在中日已戰太平洋戰爭未起的時候，他是航行於新加坡上海一線，他對上海和中國人的印象都很好，也知道中國的貧乏，同情中國，尤其希望中國早臻富強。

總工程師也是美籍，工作辛勤，毫無架子，瘦得很，全船論瘦可稱第一，不拘形式，有時常披浴巾登艙四眺，對中國人我想一定合得來，在船泊印度時，他曾邀了三個中國人，上船晚餐。

會計員是舊金山人，是全船最會交際的人物，他的工作也最雜，而終日笑容可掬。他說他有幾個中國朋友，他預料我對美國的一切，一定都會滿意，交通便，食物好，衣着精，處處都會使人心滿意足，船上不是美國，別將錯就錯。如果你手上切了一刀，略略流些血，去找他要紅藥水，他會給你這種藥水，那樣油膏，加上藥棉，包上紗布，最後還貼上幾條橡皮膏，叮囑你別下水，好好當心些，分手時還眯眼睛，說上一聲晚安。

事務主任先後有二位，第一位也是美國籍，態度非常嚴肅，笑容是難得看見的，做事有些拖泥帶水。『拿我鑰匙沒有？』總是日有數起。有時找了半天，不是在他後面褲袋裏，就是在他辦公室的抽屜裏。到蘇彝士運河，他是病到了，於是原來的大廚司升為事務主任。這位新主任，是非律賓人，人倒和藹，似乎不善管人，船到了美國後，由二廚司升起來的大廚司，終日爛醉如泥，他也無可奈何，幸而自己是本行，常常自己動手。

有一位雜役是西班牙人，生在法國，現在入了美國籍，性相當急，做事快而有些毛，有時很賣力，而實際並不會把事情弄得更好些。他能說西班牙語，法語，德語及英語，可是對於閱讀似乎差一點，對一般常識也缺乏。而他希望人家重視他。他聽了無線電中，俄國動態一二語，他就說俄國軍隊離開上海祇有十五哩，俄國要打印度。聽了我們的船不駛紐約，就說紐約有戰爭。這位先生，正

的知識不夠，按部就班地去獲得，又是他的『心比天高』所不能耐，因此有些『惟恐天下不亂』。他常常起得不要的早，他很少同人玩玩遊戲，上床很早，看見別人遊戲似乎有些妒忌，因此他會說船長說我們五點鐘就要起床，好像希望大家晚上別遊戲。他服侍船長的確格外賣勁，不過有些過火，令人發笑。在他談話中，常常會加上『船長說的，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位加拿大人，他很善辭令，會駁得他無話可說。這位加拿大人，有些像學者，的確有他精緻的衣服，也喜歡看書報，讀者文摘尤其喜歡，常識也還豐富，又是老水手，一般水手進城不過喝酒，玩女人，而他却去參觀公園，買些新雜誌，可謂難得。

另外一位雜役是黑人，據說他進過兩年大學，是一位拳擊家。他覺到水手們太粗蠻，他不論工作，說話，走路有着十足的正人君子之風，空着時還寫些詩給大家傳觀。我也看過，其實只是一些思家的打油詩，音韻也不大合，有時還看數學，可是他對直角三角形 $A^2 + b^2 = C^2$ 有些弄不清楚，所以他當作 $A^2 \times B^2 = C^2$ ，他還繪圖去證明，但是他所繪的圖與這個證明，風馬牛不相關。本來他還要我替他解釋，我也曾答應，然而我覺得他的程度太差，這問題固然簡單，對他講話，恐怕有些費勁。後來他不提，我也覺得省事。他對人說他不是雜役，工作之懶是名聞全船的，不過他很愛修飾，刮刮鬚，修修面，可以弄上一兩個鐘頭，修飾好了，常常還對鏡自憐一番呢。

立創年三國民
行銀蓄儲託信華新

務業行銀切一營經

行總
號一六三路西江
話電

號九〇一八一



華盛頓大學花絮 楊惠

——美國通訊——

★我喜歡美國人的親切，友善與平等。在這個國度內看不到一點階級觀念。……他們的直爽，親暱和起勁，壓下了我的思鄉病。

華盛頓大學是美國許多州立大學之一。龐大的校舍，超過一萬五千多個學生，一千多位教職員，極低的學費，一排排給退伍軍人預備的小木房子，表現了它是一個典型的戰後美國州立大學。

在這裏教了一個月書，和在上海教了幾年的聖約翰和交大來比一下，除了它的校園四季常綠，房屋的建築神氣而雄偉，教授的生活舒服而安定之外，我所看得出的分別，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就是，它比中國任何一個大學來得『大』。一個組織越大，管理就越難，人多就容易亂，但是這裏的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和墨守正規的精神，叫我不能不佩服。

我喜歡美國人的親切，友善與平等。在這個國度內看不到一點階級觀念。大學生可以是侍者，教授可以送牛奶，送報，此外，酒排間的洋琴鬼、出差汽車的司機、店員、演員、護士、打字員和政府官員，甚至大總統，都是一律平等，在美國人眼睛裏的確是一視同仁。我第一天到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系主任戴利博士 (Dr. George Taylor) 和楊慶堃教授到車站來接。戴博士在中國住過許多年，他在一九三九年回美國後，戴博士就一直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任職，主持遠東事務，今年八月剛回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丟了『好官』不做，回來做『窮教授』，在中國人的眼睛裏看來，真是莫大犧牲。這一個月以來，我已經認識了不少美國朋友，他們的直爽、親暱、和起勁，壓下了我的思鄉病。

華大的制度是一年分四季，每季大約上課十一個星期，學生每季最多念十五學分，唸滿一百八十五個學分可以畢業。在過去戰事幾年中，除非你停掉一個夏季不唸，一年到頭簡直沒有假期。今年，也算是戰後稍為透一口氣吧，秋季或冬季學期中聖誕節有兩星期假，據說已是出乎意料之外，打破四年來記錄的長假了。戰時學校內女生多於男生，是三與一之比，今年大批軍人退伍重新入校，忽然又成了三個男生和一個女生之比了。每次開舞會，就有

女生不够之苦。一萬五千多個學生中，有二百五十個外國學生，中國人是在這二百五十人中次於菲律賓的第二位。

美國人對中國的問題很發生興趣；尤其是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學生，他們要知道中國的人民究竟多數是屬於那一個政黨，爲什麼國共不能妥協而必須有內戰？他們很關心中國的前途，因爲多數美國人認清楚假定中國不強，中國內部的問題不能解決，世界和平就沒有保障。但當然他們還是不十分明瞭中國國內實在的情形，我差不多每天會和一兩個美國人談中國的問題就是國際的問題。美國人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蘇聯，關於聯合國和原子彈的討論，時常舉行，却也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

華大這秋季學期是十月二日開始上課。我在九月二十六日趕到西雅圖，忙亂的看人，到學校認路，才歇了四天就要我教書，當然有一點『不寒而慄』，因爲系主任在開學前一天對我說：『我知道你資格很好，況且在中國有四年教學經驗，但在我，今年在許多年紀極大的退伍軍人學生前，聘一個自中國第一次來的「女孩子」上講台教經濟學，總是一個大胆的嘗試，我不知道學生的反響怎麼樣。至少我對你的信心很強，希望你成功，也是我的成功。』這是在中國和在美國不同的地方。在國內，我無論做什麼事很大胆，不過分退縮或害怕，因爲做壞了只是自己能力不够，咎由自取；到了國外可就不能那麼隨便，每一件小動作，都想到做錯了會不會丟了中國的臉，因爲美國人所

能見到中國人太少，你既是那麼極少數中的一個，你就須代表中國。像我，在國內大學教書時就有很多不利的條件：年輕、女孩、太矮小等等，現在，又加上了一個『是中國人』；自然叫我很擔心。我教的是兩組基本經濟學，每週四小時，有主修不同課程的各級學生，每班約四十人，果然大半全是退伍的士兵，有年紀很大滿面鬚鬚的，大多是兒女成羣，也有髮已花白，名字是『某某太太』的研究院學生。第一天上課，我走上講台時，他們好像覺得很奇怪，我只好先作自我介紹。五十分鐘的演講之後，我覺得我和學生之間就有了一種了解和聯繫，我以前的恐懼和疑慮全都雲消霧散。人心都是一樣，不論紅、黃、黑、白，不論古今中外，我覺得人人有可愛之處，只要你真正懂得他，真誠的合作，決不會辦不到。我喜歡我的工作，學生也很喜歡我。

最叫我高興的就是美國學生真很願意知道中國的經濟情形。譬如講到通貨膨脹，外匯管理，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等等，他們都會問『中國怎麼樣』。所以在教室裏，引證某條經濟原理時，我的例子總是美國和中國。出國時，許多親友叫我到了美國盡力爲國家做一點有益的事，現在，我是在力量的範圍中，溝通美國和中國的地理的距離，是唯一引以自慰的事。

華大的中國學生不能算少，過去無形中好像分成了兩個單位，一個是華僑學生組織的中國學生聯合會，職員全

都是華僑同學，開學時除了英文外，偶然聽得到的是廣東話；另外從中國來的留學生有一個紐約中國學社（China Institute）（又名救國復興研究會）西雅圖分社，過去幾年和國內的聯繫也算很好。但同為中國人，分了兩個團體總不大好。我一到西雅圖，許多比我早兩年來的中國同學就告訴我，他們和華僑同學很隔膜，他們和美國人反而比和生長在美國的中國人來得熟。我當初就覺得這情形可以謀改進，所以雙十節我們剛從中國來的許多學生在一起聚餐時，我們就決定以全力擁護中國學生會，一週後學生會舉行一年一次的改選，我們全都出席參加了，表示我們中國人的精神。那入結果很成功，至少把不論來自中國那一部份的，或是生長在美國的中國人，打成一片，奠定了日後為祖國效勞的團結的力量。

和每一個其他城市一樣，大多數的中國學生住在國際樓（International House），每禮拜五晚上有公開的討論，辯論，演講，和餘興，最後總是以舞會結束。我到西雅圖的第一個週末（在美國，因為星期六是假日，禮拜五晚上是週末的開始），就去參加他們的盛會。各國學生都有，討論的題目有關於黑人的，也有關於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學，教育等等，我說，這兒真的是『天下第一』。每少有中國問題的演講或討論，總叫我特別注意。在美國，最想念國內的一切。本國的報紙不能寄航郵，看到的只有一個多月以前的新聞，在電影院我看見上

海的新聞片，但只有短短的二三分鐘，是描寫上海南京路的擁擠，和黑市的猖獗。在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中，值得一提的是，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主席凱撒氏（Kiser）自中國返美，到華盛頓大學來做連續六次公開的演講，自十月二十九日起每星期二晚上八時舉行。第一次他講的題目是『中國的惹人注意的革命』，他指出中國在進展中，和戰前一比，現在中國的進步的確不容忽視；軍閥的消滅，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人民對政治漸漸發生興趣，中國收回了台灣和東三省豐富的資源，在中國人心中有了一個好的計劃。末後他對許多各種不同的問題的回答也足以證明他對中國各方的情形都很熟悉，我覺得我很贊成他的意見。譬如別人問他，美國軍隊應否立刻撤離中國，他說他並不贊成美國軍隊留在中國，但現在既已在了，在談判沒有結果，尤其是尚有希望時，不應該忽然撤退，因為中國人對美國對華政策太重視了，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太多的反應，現在美國一撤兵，會叫談判的某一方又多出些要求，或者以為美國改變政策，談判又無法進行，所以對大局沒有好處。他還要講五次，題目是『中國的政治家』、『中國的政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租借法案是聯合國組織的基礎』、『聯總在中國的工作』、『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都是極有吸引力的大標題。

每年秋季，美國各地聯合要來一次大規模的為慈善公益的捐款，這款項的五分之一是送到中國去，所以我也加

入了爲捐款的演講，已經講了兩次。我總是着重於報告中國教授和學生的情形，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教育，但當前我們的教育瀕於破產，當我告訴他們我在國內教兩個大學，每週授課二十七小時之多，其他教授也都是兼職以求溫飽，無法專心，美國學生真是同情極了。我希望自己的力量不是白費，將來捐款到了中國，真能多設獎學金補助清寒學生，貼補教授和中小學的教職員。

上星期我去參加西雅圖城婦女聯合會的討論會，我的時間都被工作剝奪，那天在中午十二時半至二時抽空去赴會，一共有三四十人，討論的題目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大國是否應該有否決權？』和『美國是否應該守原子彈秘密？』每一個題目都有人經過詳盡的研究，搜集了正反面的理由，然後做一個熱烈的辯論和討論，我佩服這些太太們，年齡自廿幾歲至六十幾歲不等，每人都有一個『家』要管，她們告訴我，忙了一上午的家務來開會，但她們都仍舊有空到圖書館去坐上幾小時找材料，或是參加別個的演講會及討論會，收集更實在的資料。有幾位還在機關做事、教書，或從事其他『生產事業』。我那天去時並不預備發言，但臨時她們要我演講，就作了十分鐘的短短的演說，除了報告一點中國目前的情形外，我也發表了我對聯合國的意見和希望。就開那麼一次會，而且我因爲要趕上課先走，你要奇怪我交了幾個新朋友。不論她的思想是左是右，我覺得在一個朋友的立場看，美國人真可敬愛。

開學不到一星期時，我班上的一位學生就來看我，問我許多中國的事，又說他回家講了今年有一位中國的年輕女先生教他書，他的父母都想見我，要請我到他家去吃飯。約好第二個禮拜天，他請一位很有學問在政界很活動的克林伯利 (Kleinberg) 太太開了一輛一九四七年奧司摩皮爾新汽車來接我，他們的家在離西雅圖城三十哩外的山上一所木屋，樓上下一共有五間房間，室內燒着壁爐，一進門就叫我感到家的溫暖。這學生姓阿却 (Archer)，但他父母却是熊華醫生和太太 (Dr. and Mrs. Schonwall)，因爲這是他的後父，他們兄妹兩人都是他母親第一次結婚生的，這後父是一位有名的醫生，人很好，去年年底起半身不遂，現在自己不能動彈，要別人扶着才能移動，但他還照常行醫，每週三次由他太太開車送他到診所。他原來是肺病專家，經過幾十年的研究，找出了一種肺病新藥，現在把樣本送到東部紐約去試驗，Streptomycin 並不能治肺病，很使人失望，現在就等他的新藥的成功。他現在因爲自己身體不好，不看肺病人，專看氣喘病，已經治好了幾個『老氣喘』，他告訴我最新的治療法可以醫好每一種過敏性的氣喘病，是國內有此病的人的福音。熊華醫生很關心中國肺病患者的百分比，我覺得在中國，多數人對健康還是太不注意，也太缺少醫藥知識。譬如華盛頓大學中宿舍的膳食，就由專門人才組織的營養食料委員會決定每天的菜單，以營養爲主，每一頓飯都有脂肪、蛋白

質、炭水化合物、無機鹽、及各種維生素的平衡。對健康衛生的注重，可見一斑。

這裏學生的課外活動真是不勝枚舉，學生自治會，女生聯合會之外，各式宗教的團體，兄弟會、姊妹會以及各種不同的組織，演講會、戲劇、音樂會、談論會、茶會、舞會，有時真叫人不能分身之苦。譬如上星期二凱撒氏在古肯黑大廳講『中國的革命』時，同時，文學家陶令博士 (Carl Van Doren) 在米倪禮堂講『作家爲什麼要寫作，和怎麼寫作』，我就想去聽這兩個，但辦不到。西雅圖是出名的室外遊戲最多的城市，但學生室內的玩意兒也不少，美國人的瘋勁真是厲害，比足球時滿街佈置了各種旗幟，佈景，五花六色的裝璜，滿條學校街變成了戲台，上週球賽前晚我們出去遊馬路，就專門去看這些佈置，每一宅房子有一個不同的活動宣傳，主旨都無非是說華盛頓一定贏，加州大學一定大敗而歸。但活動佈景真是美麗，表現出各人獨到的想像能力，有鞦韆架、大狗熊、旗幟、豎得老高的紙人踢球等等。他們問我中國有沒有，我心裏想中國學生怎麼做得起，而且用一夜就拆了，豈不是糟場！我也參加過『移動餐會』，就是大隊人馬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在一處吃一道菜，整個晚飯就須走六七處，但與綴實在濃，一面走一面唱歌，吃時排了隊拿茶，坐好了有各種遊戲、跳舞。我告訴他們在中國吃中國飯就辦不到，因爲我們的茶都要趁熱吃的。女生會主辦的音樂

會我也去聽過一次，每月一次，票價起碼二元五角，在米倪大廈的禮廳，獨唱的義大利歌唱家 冰柴 (Pinza) 和他的伴奏者金氏，都着了大禮服，每次唱完必要出來兩次，結果在節目完了之後，因爲『再來一次』(Encore) 而又唱了六次之多，也是在中國少有的事。

雙十節有雞尾酒會，十月三十一日蔣主席花甲榮慶，前一晚曹領事在寓所招待美國客人，我們幾個中國學生預備了短短的節目是餘興，有中國歌 (獨唱和合唱)、洋琴獨奏、京戲、以國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結束宴會，賓主盡歡而散。感恩節時華大將有一個『國際宴會』，中國學生將表演什麼節目，尙未決定。

這是選舉的一週，校園上也有競選 (校內的職員和華盛頓州議員的選舉)，真是忙壞了這羣年青人，背着旗子發傳單、貼廣告、唱歌、打鼓等等。我們都熟悉的美國競選方法之外，我們又看見『機器人』在校園上遊來遊去。十月三十一日美國人又有各種鬼會 (Halloween Party)，大南瓜皮上挖了洞是鬼臉，美國人的玩意兒真多！

張羣將軍於十一月二日抵西雅圖，四日中午華盛頓大學的遠東系爲他舉行一個宴會，晚上他請一個雞尾酒會。他對現在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的問題，發表意見，說很有希望，大概即能解決。我們對張將軍的話極有信心，高興的等待着好消息。

十一月二日午夜寫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如此姻緣

轉載自紐約客





★許多華僑都說，凡嗜食留連的，便將久僑於斯而留連忘返了。

熱帶的留連

王文漪

——歸國憶語——

熱帶的留連，倒不是騷人墨客的留連忘返，在這漫野蒼莽的熱帶，似乎也並沒有什麼值得騷人墨客們留連忘返的。

我說的『留連』，乃是熱帶的一種菓品，被譽為『菓中之王』，可見其品價與人們嗜好之一斑。

說到『留連』的外形，並不動人，草綠色的顏色，形狀有些像西瓜，最奇特的乃是外皮滿生稜角，這原也是熱帶菓類外形的一般特徵，但普通的稜角，沒有留連的這般尖銳罷了，熱帶的飛禽猿猴，確有些過分的辯不講理，上帝因此也不得不將這菓中上品的留連，用尖銳的稜角嚴密保衛起來，以便貽留給我們這造物之靈的人們來享受，但即雖如此，也常被那淘氣的飛鼠先就樹上將留連偷吃了一個大洞。

濃茂參天的留連樹，姿態頗為壯美，它不像普通的樹

枝枝極極的散漫無章，而是一幹高聳，直到榦梢才枝葉濃密起來，一棵樹到結實的時候，須要十餘年的生長，然後兩年方才結實一次，真是珍貴得很，每年相當於溫帶冬季的時候，便是熱帶留連上市的節令了。

每逢留連上市，滿街都是留連，它的氣味濃極了，但是是香呢？還是臭呢？這可真難說了。凡是初臨熱帶沒有吃過留連的人，一聞到留連的氣味，沒有不討厭的，祇覺得滿街臭薰薰的，令人欲嘔，但在嗜食的人，祇覺得一市的留連香，行將奪鼻入腸！熱帶人士的嗜食留連真有些近於瘋狂，不但生長於斯的馬來土人與華僑喜愛它，就是外來的歐洲人，中國人，祇要嗜食以後，大有欲捨不能之勢，每到留連時節，馬來婦女笑嘻嘻的在街上拔釵與裙的購買留連，認為得計。但在初來熱帶的人，很少一起頭就能爽快快的將一粒留連咀嚼下去的，祇因為一吃進嘴，

它有一種又甜又臭說不出來的混合味，使人不得不吐出來，但日子久了慢慢的全變成留連的愛友了，大概最初總是給他的朋友捏着鼻子硬吞下去的，這一吞之後，情味頓殊，步入佳境而豁然甜香起來，方才明白以前所最不能忍受的臭，正是如今所最貪戀的香，也正是最令人留連不已的，始厭之而終好之，確也難於索解！

究竟留連的滋味如何，那祇有親嘗過它的滋味的人才知道，似乎是復香濃，也很甜膩，也有些刺潑潑的，論它的濃膩，勝過蘋菓，論它的刺潑則遠駕烟酒咖啡之上，而它的那種獨有的奇香更不是任何菓品可以比擬的，而最引人入勝的；我想還是在它的餘味，普通我們形容絕妙的音樂，稱為『餘音繞樑』，如果要來形容留連，正是『餘香繞口』，就因為它的餘味餘香，才使人一嘗之後，便欲罷不能，而不知不覺的就對它留連不捨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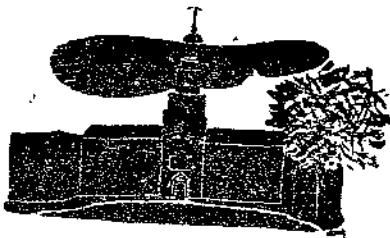
留連不但美滋味，而且也極有滋養，它含有極多的維他命，可就是性熱，不能與酒同食，以前有人如此吃到墳墓裏去的，現在大家引以為戒，想來留連時節，酒店生意總要大為清淡不少的。

留連每類之中都有一個核，有些是橢圓形，有些是扁平的，大約以扁平而小的核種為佳，因為它的滋味最美，有一次我試栽留連核，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原來不到幾天，這核便生幹，却是一枝褐色的光幹，如同小手指一般，但是上粗下細，又漸漸的同弓一般的彎曲下來，直俯

到附近的土地上，再過一兩天，它的頭便自動的倒栽附近的土裏去，而連着核的一端却宣告與核脫離而倒長起來，從此就棄核如敝屣，而倒着生長，慢慢地又抽出嫩芽來，我才明白，為什麼它最初的幹是上粗下細的原因，原來預備着倒生長的，造化真巧妙得很。

說來熱帶菓類的名子，全部都是馬來名的譯音，譯成中文，毫無意義，惟有留連一名，譯來不但雅緻，而且將它的妙處全說出來了，可謂天心巧合，無怪許多華僑都說：凡嗜食留連的，便將久僑於斯而留連忘返了。





★舊金山在一年當中，有二百七十天是好天，這確是個令人留戀的地方。

抵美一月雜記

唐迪

——本刊特約美國通訊——

我們終於又重新看到遠山海岸。每人都感覺異常的興奮。兩星期的海行，讓人對那無涯的大海，起了厭倦。有人在喊：『快瞧！那就是金門大橋！』它像一彎新月，橫臥在碧綠的海水上。去年今日，當美國太平洋艦隊凱旋歸來，排成一字長蛇陣，由橋下駛過時，五萬多人，聚集兩岸，向他們搖手歡呼。一年過去了，戰爭是遙遠而漸漸被人遺忘了，可是美國有它自己的頭痛問題。像工潮，物價的管制，和恢復一切到戰前的步驟。這些問題急待解決。國際上的事，就不得不處於次要的地位。

看到這個建築在山上的城市——舊金山，讓我聯想到我國的青島。這裏的街道，房屋，處處整潔可愛。美國人寧肯每餐去『藥房』，喝一杯咖啡，吃兩塊三明治，却不能不有一輛汽車，和一所美麗宜人的房子。這裏的住宅區在山頂上，每家都有一方極好的草地，似乎這些草皮是專供人欣賞的。假如你捨人行道不走，而偏偏踏上草地，房

主人會很不客氣的出來指責你一番。據估計，一個普通的家庭，用一輛汽車的開銷，和養一個小孩的費用，約略相等。很多人往往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情願先買汽車。等經濟狀況好一點，再養一個孩子，也不嫌太晚。

舊金山的水菓，並不都是本地出品。它不過是一個匯集地而已。蘋果是產於華盛頓州，香蕉來自檀香山，葡萄也是北方幾州的出產。祇有橘子，和檸檬，是本州貨。美國因為想爭回一點利權，在前幾年開始釀酒。紅色的葡萄酒，有一點法國酒的樣子，同時也題了一個法國名字。舊金山在一年當中，有二百七十天是好天，這確是個令人留戀的地方。有的加里福尼亞人，終身沒去過紐約和東部，却也並不以為是憾事。

到紐約去

火車穿過洛磯山，在八千呎的高度飛馳。九月的天

氣，窗外却飄着雪花。明亮的小湖中，斜印着綠松的倒影。傍晚，天氣忽然轉晴。紅霞照着黛色的山峯，更顯出山頂積雪的瑰麗。四天四夜的火車旅行，若沒有良好的同伴同行，總是很單調的生活吧。所以在次日，我就開始和同座的一位美國人攀談起來。我們由美國足球講到美國政治，他很幽默的說起杜魯門總統：「哈利（Harry）杜魯門的名字）一向的施政方針，不外乎採用羅斯福總統的鉅囊妙計，似乎到了一年以後的今天，袋中的妙計，越來越少了。所以我們的總統先生，有一點着慌。然而他仍舊不失為我們國內一個最有力量的人。」

美國的火車多數是穿過城市中心區，似乎是想引起人的注意力，這是一種最好的廣告方法。在航空發達的今天，飛機還沒做到能從屋頂上直昇直降的地步，貪圖省事的人，不高興駕車到郊外去乘飛機，就跳上了火車。你能想像上海的北火車站遷移到南京路的情形嗎？這就是紐約的大中心車站。不過在進城以後，軌道下移，變成了地下火車了。

這個擁有七百五十萬人口的大都市，和上海大同小異。除了沒有七十層的摩天大樓，和地道車之外，難道上海比紐約差嗎？紐約也在鬧着房荒，同時還在鬧肉荒。上下寫字樓的時候，雙層公共汽車也是擠得水洩不通。

紐約的婦女愛穿黑顏色的高跟鞋，男子則喜歡黃皮鞋。雖是在極熱的夏天，也極少見到穿白皮鞋的人，也許

他們不喜歡在擦皮鞋上用去很多的工夫。一個道地的「紐約客」是個「忙人」。他沒有工夫停下來看別人在做甚麼。假若你在紐約沒有三五個至親好友，除非你有要緊公事，必須料理，我勸你切勿在此久居。不然，保險你會寂寞到想家，而甚至於落淚。

在紐約看過一次電影。當新聞片演到華萊士（最近辭職的美國商務部長）的一段，觀眾大譁，鼓掌聲和「噓噓」之聲交作。等到杜魯門總統出現銀幕上時，又是一片擁護和反對的聲音。這是民主國人民的一種特有權利的表現。

美 國 足 球 賽

有一天晚上，跟隨一個友人去看了一次橄欖球賽。晚上八時開始，在三十架電炬照耀下的草地上舉行。當我們到達時，已經是車水馬龍，由四面八方，趕來看球的球迷，總在三千左右。當晚是阿爾弗勒大學（Alfred）和特威克（Hardwick）對抗，同車鮑君是阿爾弗勒大學的學生。我們就坐到裏面的看台上，給本校球場助威。看台上大半是本校的學生，大一的學生特別引人注意，因為每人頭上戴了一頂小綠帽子。我們的朋友鮑君雖是大一學生，却可以不戴，因為他剛從海軍中退伍出來。那天晚上，客隊輸得很慘，我方以廿四對零全勝。

主教晚宴是一年一度的盛會。這次是由聖公會（Episcopal）

copal Church) 的袁主教 (Bishop Reinheimer) 召集的，到了九百廿八人。吃過晚飯，我們去和袁主教、費主教 (Bishop Fleming) 握手。費是加拿大北冰洋區主教。他問起蔣主席及蔣夫人的近況，尤其關心蔣夫人的健康 (年前蔣夫人曾來美治病)。那天晚上，特別先奏英國國歌，因為致辭的費主教是蘇格蘭人。

紐約州立肺病醫院

這是距離紐約三百哩的一家州立醫院，也是我暫時的『家』。在羅斯福任紐約州長的時候，創建了這個肺病療養院，(這是四大州立療養院中的一個。他親自看了很多地點，而終於選了這個小山莫里士 (Mount Morris, 市中人口三千)，大概是喜歡這附近的景緻。而這所五層樓的美麗醫院就此誕生。

院中每週放映兩次電影。這裏有一個流通圖書館，一個小小的郵局，和一間美容室。這裏也代病人解決職業問題，有一個社會服務部門，專管接洽職業，和教病人各種手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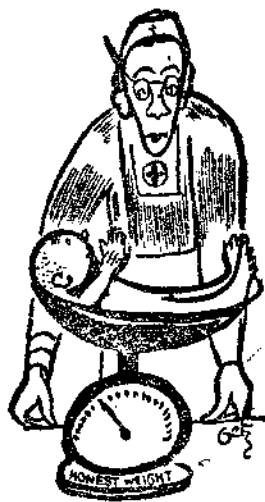
現在住院的病人是一百七十個，在『客滿』時是二百五十個。這一羣樂天的男女(那些已經痊癒，在休養的病人)，在晚飯後，談笑打趣。樓下有一桌『橋』戲，二樓男病房，正有一場緊張的『撲克』在進行中。他們的樂觀態度，會使你感動。不知是『同病相憐』，還是『同仇

敵(肺病)懷』，使他們中間保持一種不輕易看得到的友誼。猜想其中當也有幾頁羅曼史吧？

昨晚看到一本書，是約翰霍甫金大學的富教授 (Prof. Rich) 寫的。他說：『肺病的死亡率在近四十年中降低了五倍。照這種趨勢看來，可能在一九六〇年，我們不再受到肺病的威脅。』這雖不免太樂觀一點，但是專家的話，想不致於是『信口開河』。

推開窗子，外面的紅葉鋪滿了一地，大毛尾巴的松鼠四處在找東西吃。秋雲瑰麗幻變。遙念祖國，必定是菊黃蟹肥的季節。昨夜聽到無線電裏雙十節停戰一週繼續談判的消息，心裏溫暖了半晌。但望和平能隨着國慶而到來。卅五年十月十四日寫於美國紐約州立肺病醫院。





★美國人還在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却在製造怨恨和猜忌。我們不能一邊計劃戰爭，一邊又計劃和平。人類的思想必須改變，以適應原子彈所造成的新情勢。

愛因斯坦談人類生存

黃嘉德

本文係愛因斯坦對安倫氏 (Michael Amire) 關於世界生存問題的談話紀錄

原載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三日紐約泰晤士報雜誌

節譯自一九四六年九月號美國科學文摘

我最近會說過：『如果人類希望生存下去，而且爬上更高的水準，他們需要一種新的思想方法。』這篇言論發表之後，許多人向我徵詢這方面的見解。

在進化的程序中，任何一種生物常常必須適應於新環境，然後纔可以生存。今日原子彈已經把我們所知道的世界的情形大為改變了，因此人類的思想也必須改變，以適應這種新情勢。

在人類獲得這種新知識的情形之下，一個統一的世界政權和終必成立的世界政府，不但在國際友好的立場上是合宜的，而且由人類生存的觀點上看來，是絕對必需的。在過去的時代，國家的生命和文化，在相當限度內，可以用增加軍備的方式加以保護。可是今日我們必須放棄競爭

而促進合作。這必須成爲我們研究一切國際問題時的中心事實，否則我們便將遭遇必來的災禍。過去的思想和方法不能防止世界戰爭。將來的思想必須防止戰爭。

現代戰爭，原子彈，以及其他的發現或發明，使我們踏進嶄新的環境。在過去的國際戰爭中，不將軍隊開出國境去作戰是不可能的。現在有了火箭砲和原子彈，地球上沒有一個人口集中的區域能够避免一次突擊的意外的破壞行動。

美國在軍備方面暫時佔着優勢，可是沒有一種秘密是能持久的。大自然對一羣人類所啓示的東西，到相當時候也會對另一羣研究探索孜孜不倦的人類啓示。然而美國爲了保持着暫時的優勢，對於人類克服當前危機所應有的努

力，是担負着重大的責任的。

美國人是個機巧靈敏的民族，因此不相信人類不會發明預防原子彈的武器。可是這的確是根本的事實：對於預防原子彈的方法，科學家尚不知道應該由那一方面去着手研究。

具有軍事頭腦的人們依然泥守着舊式的思想方法；有一個軍事機師正在研究地下建築的可能性，希望在戰時可以把工廠遷移到地下的大穴洞裏去。還有一些軍事專家在建議把居民疏散到形如長條的城市裏去。

面對着這些新事實，有理性的人們不相信我們的文化能在形如長條的城市裏或地下的「墳墓」裏廢存下去。同時，派十萬兵在海岸長期警戒着，不斷利用雷達去偵察天空的動靜，也不是安全的絕對保障。

雷達現在還不能防禦V2的飛彈。如「防禦」的武器在幾年研究後製造成功，那也不見得是百無一失的防備。

如果有一顆飛箭砲彈帶着原子彈襲擊美國軍事中心明尼亞波里士(Minneapolis)，這個城市的景象也會和日本長崎差不多一樣。來復槍的子彈殺死人類，但原子彈却可能殺死城市。坦克車可以防禦子彈的襲擊，可是今日的科學還找不到甚麼東西去防禦那可能毀壞文化的原子彈。

我們的防禦不是靠軍備，不是靠科學，不是靠地下的設備。我們的防禦是靠法律和秩序。

此後各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根據下列一個問題去決定：

這外交政策會把我們帶到一個法律與秩序的世界去，抑會使我們開倒車，回到混亂和死亡的境地去？

我不相信我們可以一方面準備戰爭，另一方面準備建立一個世界團體。當人類手中持着可以自殺的武器時，我相信增加這一支槍的力量，就無異增加災禍的可能性。

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這種災禍。因此讓我們把今日的國際關係略加檢討——由美國方面開始檢討。德國發動第二次大戰，用前所未有的可怕武器去殺戮婦孺，終於美國也用一種破壞力空前巨大的武器，一舉殺死數萬人，因而結束這次大戰。

其他國家有許多人士現在對美國懷着猜忌，不僅是因為她有原子彈，而且也因為他們怕她會變成帝國主義者。在最近美國轉變外交政策之前，我自己有時也在怕她會變成帝國主義者。

外國人所認識的美國人，如果也像美國人彼此所認識的那樣誠懇，清醒與友愛，那麼，他們也許不會怕美國人。可是外國人知道一個清醒的民族可能沉醉在勝利中而糊塗起來。如果德國沒有在一八七〇年獲得一次勝利，人類真不知可以免掉多麼可怕的悲劇啊！

美國人還在製造原子彈，而原子彈却在製造怨恨和猜忌。美國人在保守秘密，而秘密却在孕育懷疑的種子。我並不是說美國應該把原子彈的秘密公諸世界，可是美國人是否正在努力尋求一個無需原子彈或任何秘密的世界，一個

科學家與軍人可以獲得自由的世界？

美國人對蘇聯的秘密發生猜疑，而蘇聯人對美國的秘密也發生猜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是在攜手走上必然毀滅之路了！

在我們創造更佳的世界的奮鬥中，聯合國是我們今日唯一可用的工具。聯合國機構有時似乎頗能滿足千萬人的熱切的期望。可是我們沒有充分時間可以解決科學與戰爭所造成的種種問題。世界上許多強大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的製造危機。

當我們回顧第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我們覺得那似乎不是一年以前的事，而是十年以前的事！許多國家領袖發表動聽的言論，強調一統的世界政權和世界政府的需要，可是這一方面的實際計劃和實際行動却慢得可憐。

在現在的聯合國會議中，我們正在為代表權的問題爭執不休。比方說，有些人認為拉丁美洲的每個小國都有一票，而大國也只要一票，似乎是不公平的。

在另一方面，根據人口的多寡而決定代表權，對於開化的國家也許不很公平，因為大羣愚昧無知而落後的人民在世界上的代表權，的確不應該和有經驗有知識的文明民族相等。

萊特 (Fremont Rider) 在世界機構的大難關 (The Great Dilemma of World Organizations) 這部好書裏，曾論到代表權的問題；他認為代表權應該根據教育程

度和智識水準而定——例如教員的人數，醫師的人數之類。落後的民族如果在聯合國機構中獲得更大的權力，大家應該告訴他們說，「你們如果想得到更多的票數，必須用提高知識水準的方法去爭取。」

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關於世界合理進化的問題，似乎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高級政府官員提出一些防禦或作戰的方策，不但使我們不能不在普遍的恐懼氣氛裏過日子，而且使我們耗費無可計算的財力，而終於破壞我們所酷愛的自由生活。

在廣島被炸之前，美國一些著名的物理學家曾經勸告陸軍部不要用原子彈去轟炸毫無防備的婦孺。如果不用這種戰術，第二次大戰的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陸軍部爲了想避免美國人命將來更大的損失，乃決定使用原子彈——而現在我們倒反得考慮到原子彈炸死十萬人的問題了。

美國所作的決定也許是一種最不幸的錯誤，因爲人類已經習慣於一種思想：認爲新武器用了一次之後，還是可以再用的。

如果美國在新墨西哥阿拉莫俄多 (Alamogordo) 作第一次原子彈轟炸試驗時，能邀請其他國家的代表前來參觀，美國很可以利用這次試驗，把新觀念介紹給世人。那正是提議建立世界制度和結束戰爭的最適當的時刻。

如果美國能宣稱這可怕的武器不應該使用，那麼，她

在國際的交涉中所提的意見，一定可以獲得他國的重視，使各國開誠佈公的共同努力，讓這些解放出來的原子力量向建設的方面去發展。

舊式的思想也許會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堅決反對這簡單的建議。可是這種思想忽略了『心理上的現實』。人類都懼怕原子戰爭，都希望由這些新力量中獲得裨益。在人類真正慾望的『現實』與人類當前危機的『現實』之間，條約和軍事保護的陳腐的『現實』又算甚麼呢？

在戰爭期間，許多人不能再作獨立的思想，因為他們須服從命令。人們如果對當前的危機缺乏興趣，那可就是重大的錯誤，因為普通人對於解決原子彈的問題，是可以大有貢獻的。甚至科學家們也不能完全了解原子能是甚麼，因為每一個人的知識都是不完全的。看見過原子彈的人很少。可是，如果我們把若干事實提供出來之後，每一個人都能明白原子彈和戰爭的危險不是一種渺茫的東西，而是一種真實的東西。原子彈和戰爭的危險是與文明世界上任何人都直接關係的。

我們不能讓將軍，議員和外交官耗費幾十年的時間去尋求解決的方法。也許在五年之後，有幾個國家都能製造原子彈；到那時候，要避免災難可就太遲了。

我們太相信法律，條約和機構，而忽視人類間的信賴，友愛和誠意對於解決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必須開始由『聯合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這個組織，去締結一種有效

力的國際條約，可是美國不應該在聯合國的議會席上作關於原子能的重大決定。在紐約，巴黎，莫斯科的美國代表的意見應根據美國鄉村民衆的決定。我們必須把關於原子能的事實告訴鄉村的民衆。美國的呼聲必須自鄉間發出。

物理學家因為懷着這種信念，所以組織了一個『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設總部於美國普林斯頓(Princeton)地方，以『原子知識全國委員會』的機構，發動一個全國性的原子教育運動。如果一般民衆了解我們當前進退維谷的情形，那麼，世界安全的詳細計劃是比較容易產生的。到那時候，美國的提案將不僅是關於器械的文件，由一個政府送交外國政府的枯燥乏味的文件，而是民族間人道博愛理想的具體表現。

科學已經把這種危機帶到世界上來，可是真正的問題却是在人類的心思和意念中。機器不能改變他人的心思，唯有改變我們自己的心思，而且作勇敢表示，纔能改變他人的心思。

我們必須把我們所獲得的關於大自然力量的知識(在防備濫用這種知識的機構建立後)，慷慨的貢獻給世人。我們對於世界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機構，須表示服從。我們必須覺悟：我們不能一邊計劃戰爭，一邊又計劃和平。

當我們的心思意念都很明確的時候，我們纔有毅力可以克服那種籠罩着全世界的恐懼。



★和平不能存在於饑餓的世界！

吃不飽的世界 余 範

本文根據 F.A. Pearson 與 F.A. Harper 所著之
世界的飢餓 (The World's Hunger) 一書及美國人口
調查局公報一九四六年三月號寫成。

『和平不能存在於飢餓的世界！』這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賴嘉第亞最近對全世界作懇切呼籲中的警語。聯總前署長李門也曾說過：『全世界現有飢民數萬萬，如不能使彼等獲得飽食，可能再發生戰爭……永久和平斷難建築於飢饉之上。』

中國有四萬五千萬人，印度四萬萬人，歐洲五萬萬人都都在飢餓線上作悲慘的掙扎；菲列濱、荷印、近東以及非洲的一部份也充滿着嗷嗷待哺的呼聲，更有許多地區則正沉陷於慢性的飢餓中。全世界僅有若干極少數的人民能享有着免於匱乏的自由。

飢餓在今日已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關係世界永久和平的根本問題。我們不應當再用漠視的態度對它，同時還須改正以往錯誤的觀念。人們老以為飢餓是由戰爭而起，這是大錯特錯的。須知世界普遍的飢餓，在戰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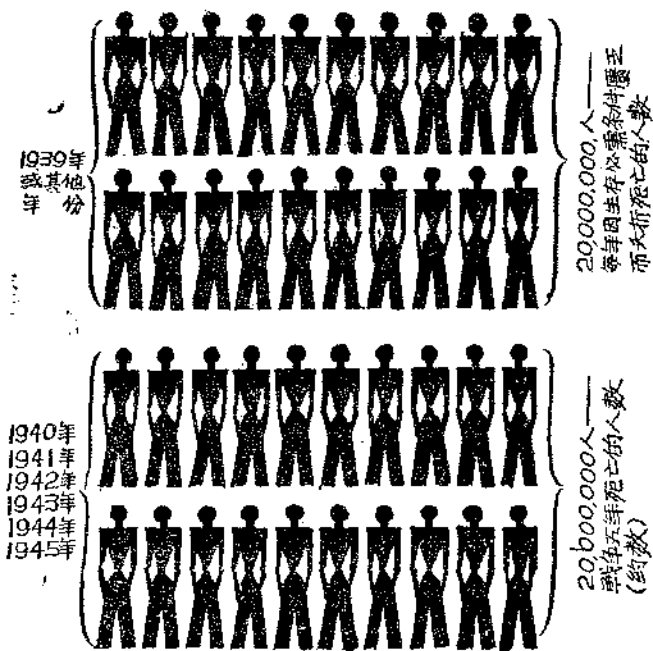
前早已存在，是飢餓引起戰爭，並不是戰爭引起飢餓。戰爭不能解決飢餓，飢餓還將繼續引起戰爭。再則，飢餓自然是因為食物的匱乏，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人口的過剩。是太少的人口，並不是太少的食物造成了飢餓的慘象。人類生生不息，繁殖過盛，地球上充塞着要活的『人』，每個人又永遠張着填不滿的『口』，飢餓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難解決的人口問題。

戰後人口有增無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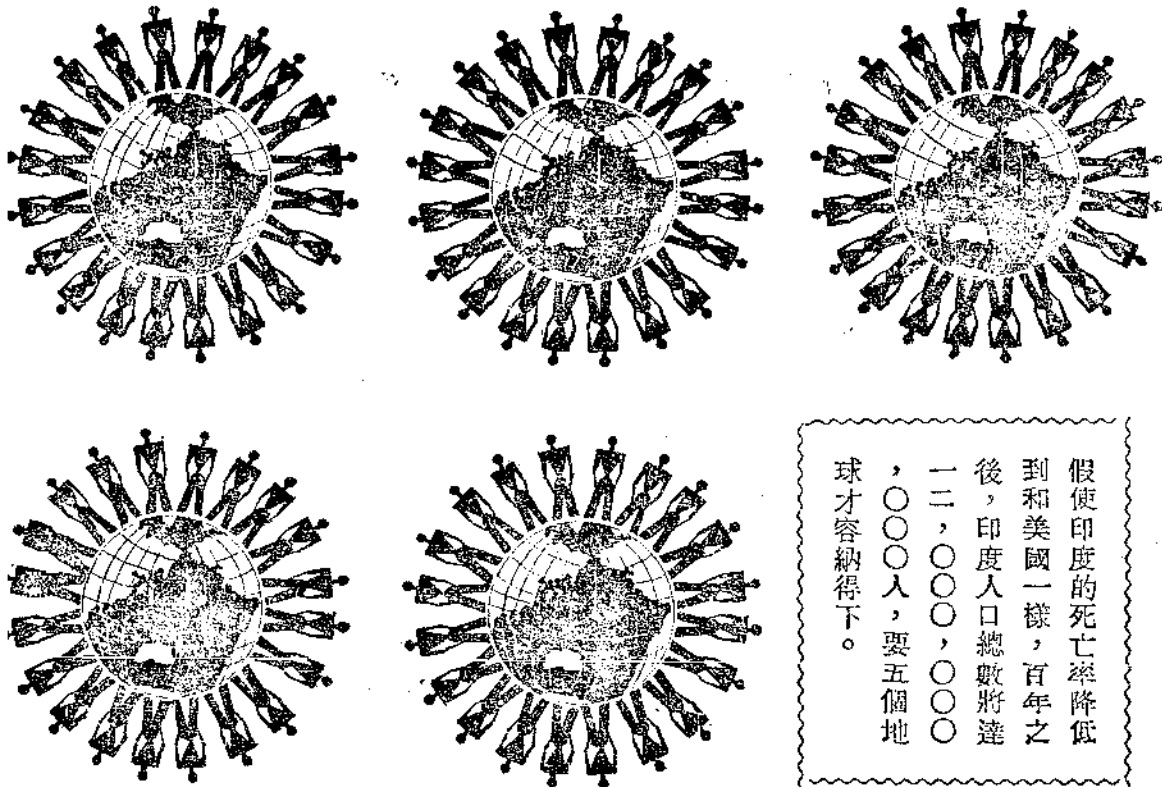
一般人的想法以為戰爭是人類洪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兵士與人口的大批死亡已造成戰後人口的衰落。這想法又是錯誤的。在實際上，世界人口總數在戰後有增無減，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估計，這增加數約為百分之七。第二次大戰倒不是把類人的財富大批地推毀了，把自然

的資源大批地消耗了，又把生產的工具大批地破壞了。這使人類匱乏的程度更形嚴重，尤其在人口有增無減的戰後。然而戰爭仍不是飢餓的原因，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人口。

人類繁殖與任何生物的繁殖一樣，有非常龐大的擴張力，這擴張又無形中受自然淘汰的限制。說起來也不易置信，人類每年因生活必需條件的匱乏——如食物不足，營養不良，衛生不講究，醫藥設備的缺乏——而夭折死亡的人不下二千萬至三千萬。這巨額淘汰的現象在戰爭之前早已存在，



可驚的就
是和平時
期一年中
的天折就
足抵戰爭
五年的傷
亡！這個
對照並不
是減抵了
戰爭的殘
酷性，却
無寧更警
惕地說明



假使印度的死亡率降低到和美國一樣，百年之後，印度人口總數將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要五個地球才容納得下。

了和平時期存在着更殘酷的對人類生命的摧殘，這摧殘由匱乏而起。

而在事實上，經過這大量的淘汰與摧殘，人口依舊在過度地增加着。「食之者衆，生之者寡，」匱乏造成飢餓，飢餓引起戰爭，戰爭則是一種人為的淘汰。

中國與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其生殖率最高，死亡率亦最高。中國的人口沒有準確的統計。在印度據英國官方的報告，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之間，人口增加五千萬人之多，同時死亡率也奇高，差不多每四個人有一人活不到二足歲就夭亡。假如印度沒有這種天然的淘汰，而死亡率能降低到美國一樣，那結果是不可思議的，在百年之後，印度的人口總數將增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爲今日全世界人口的五倍，換言之，須五個地球始能容納得下！

中國人口的形勢正與之相同。最近美國農業考察團團長赫敏生回國後以建議書送呈杜魯門，其中要點即謂中國應該法制止人口迅速上增的趨勢，因中國農業資源在目前及最近將來絕對支持巨額之人口。中國如不能限制人口，勢必將遭受更多的災難。

由此可見生命原是浪費的，天然的淘汰是一種平衡力量，因爲平衡力的不敏又有人爲的戰爭殺戮，這樣人類的命運是很可憐的，美國人口局局長勃敦 (G. I. Bush) 甚至說科學的進步使死亡率降低，是一種違反自然的行動，

死亡率降低而同時不將生殖率降低，那簡直是製造災難，幾千萬嬰孩出世爲的是捱餓受飢，這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復活

一百五十年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以爲人口的增加依幾何級數，而食糧的增加依算術級數，演進的結果，必致人多食少，發生種種不幸的罪惡，因此人口必須限制，否則亦將遭受飢餓、疾病、災荒、戰爭的天譴人禍。

後世的經濟學者批評馬氏的學說，因爲他忽略了人類生產技術的進步，食糧的堆加即使依照算術級數，但其增加率可能比幾何級數增加率更大。

一百五十年來科學機械進步的結果，人類的生產力確突飛猛進，人類的財富確增加了數倍。然則考驗的結果究竟是怎樣的呢？人口論究應是樂觀的抑或悲觀的，現在也該有個了曉了。

許多人相信人類已生活在一個富足的世界中，現在的問題不在生產而在分配，「不思而知不均，」倘若把全世界的財富平均分配起來，每一個人都可享受豐衣足食的美滿生活。

這理想似是而非，近代經濟學家克拉克氏 (C. I. Clark) 力論其謬，根據世界生活水準的研究，他宣稱這個世界實在不是樂土，人類匱乏的形勢是非常慘慘的。美國是全世界最富的國家，然而美國的人民還無力供

應每人每天一夸脫牛奶的享受。要使全世界人都吃牛奶，這簡直是做夢。現在牛奶的產量僅及全世界需要的三分之一，然而牧畜業差不多已盡其所能了。

世界的農產量已將達最高的限度，可以墾殖的土地差不多都墾了。穀類之外，肉類是更重要的食物，然而這也是受限制的，牲畜的飼養還是仰給於土地的出產，顧此失彼，人類所有的不過是這些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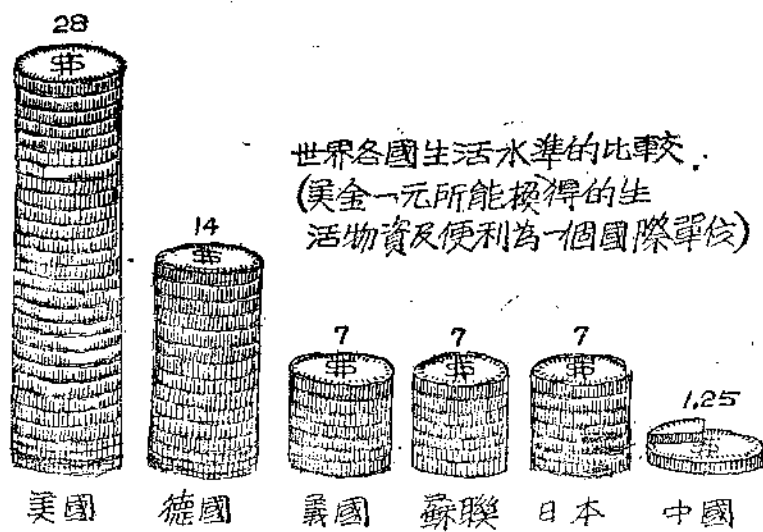
就算全世界的食物能照亞洲人的生活水準平均分配一下（亞洲是水準最低的地方），那麼人類的生產力足供三十萬萬人之需，三十萬萬人是五十年後的全世界人口數，然而亞洲人的生活水準是够悽慘的了。

克拉克氏在經濟進步的條件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一書中告訴我們，全世界的工作者，其收入每周僅及十元美金，要佔總數五分之四，而有半數以上甚至所入尚在每周四元之下。美金一元是克氏所定的比較世界生活水準的「國際單位」，意即指美金一元所能購買的生活需要與享受的物資與便利。

美國工作者平均的收入為每週二十八元，這比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一工作者的平均收入要大兩倍半，而比半數以上的工作者平均收入大七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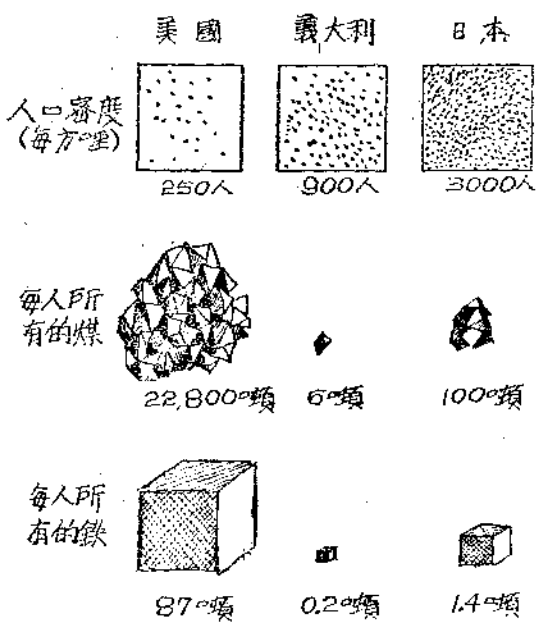
在戰前，德國的生活水準比美國低一半，義大利與日本僅及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更可憐，每人平均收入僅為一元四角，即生活水準僅及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世界各國生活水準的比較
(美金一元所能換得的生活物資及便利為一個國際單位)



躬盡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然而生產量還是有其極限。同時須注意，現代的工業化對於食物的匱乏並無助益，相反地它使不平均分配的差別格外尖銳化。目下一個缺乏農產品的國家尚可用它的工業品向國外交換，然而當每一個國家都發展為工業化，都能自給自足時，這種交換與調節便發生困難，食物的匱乏情形將益加嚴重。人類似乎已註定了「吃不飽」的命運，馬爾薩斯人口

顯而易見，世界大多數的人民生活都遠在水準之下，即使能做到「損有餘以奉不足」，把各種生活物資平均分配起來，這個世界還是貧乏得很。同時人類的生產力已將達到飽和點，除了若干比較落後的國家外，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差不多都勤勞耐苦，鞠躬盡瘁。



人。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資源產却遠不如美國來得富饒，美國人每人所有的鐵為日本人的二十倍，

論在一百五十年後又復活了，這個世界是否必須走上限制人口之途呢？

世界人口的危險點

戰爭的原因有很多，如侵略者的野心，種族的仇恨，宗教的歧異，然而最重要的莫過於經濟上的不平衡，即貧富的不均，苦樂的不均。

戰前義日兩國的貧乏情形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土地過小，人口過多，然而物產匱乏又不足以供最低的需要。

義日人民的生活水準僅及美國的四分之一，然而他們人口密度却是數倍於美國，義大利的人口密度是每方哩九〇〇人，日本每方哩三〇〇〇人，而美國僅二五〇

每人所有的煤為日本人的二百倍。把日本與面積相等的美國愛渥華州 (Iowa) 比較起來，日本所有的牛僅及愛渥華州三分之一；愛渥華州的羊比日本幾乎要多六十五倍，豬也要多十倍以上。

至於義大利，國土大小與美國墨西哥州相做，然而其人口却幾及美國三分之一。義大利儲煤量若干均分配起來，每人約得六噸，然美國每人可得二二、七九六噸，鐵鑛義大利每人僅五分之一噸，美國人則有八十七噸。至於巴黎的土地，義大利不及美國的三分之一。

德國的儲鐵量僅及美國四分之一，煤僅及六分之一，然而他却能維持美國二分之一的生計水準，這簡直已超乎能力以上的造就了。

這些事實並不是要為侵略國家開脫戰爭罪的責任，然而客觀地也足以說明這些侵略者的擴張力有其自然的趨勢。人口的過度膨大是促成戰爭的重要原因，世界的和平論者不可不注意之。

美國社會學家湯姆遜博士在「世界人口的危險點」一書中，請世人特別注意人口過多的國家，人口過多的地方就是危險的地方。當今世界上人口增殖最速的地方是蘇聯與波多黎哥島 (Puerto Rico 西印度羣島之一) 兩地，差不多在三十年內都能增加一倍。美國人口局勃契氏曾謂，波多黎哥島的人口過多對於世界很少影響，然而像蘇聯那樣龐大的國家，其人口過多就足以震撼世界的大局。

蘇聯的人口增加過速，人民的生活水準便自然地低落，根據亨丁頓教授 (Prof. E. Huntington) 在一九四三年美國地理學會年刊中的統計，蘇聯的生活水準僅及德國的二分之一，還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在全世界中列名第二十八位。也許有人要說這是因為蘇聯集中全力於必需品的生產，奢侈品方面不很顧及，然而亨丁頓又從主要食糧的享受量來比較，蘇聯仍居末位，卅二個國家中的第三十位，她比菲列濱與中國略勝，與羅馬尼亞與爪哇相並。

亨丁頓教授的統計所示的蘇聯生活水準與生產力的低落是出人意外的，他又表示蘇聯的農產力（以每人平均計算）在廿一個國家中居第十九位，其他如平均的壽命，醫藥衛生等各方面比較起來，它差不多總是屈居末位。

蘇聯的貧乏與低落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它的土地貧瘠，氣候嚴寒，生產的季節很短，農產物及牲畜在冰雪中不易保存……這許多天然的限制都是生產的障礙。然而蘇聯的人口却是漫無止境地在擴張中。蘇聯人口的增殖率如能降低與英美相等，則其影響還不至於十分重大，現在蘇聯人口是以世界第一的速率在增加中。這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引起嚴重的問題。

人口學家的預言就是：人口過多的地方是發生問題的危險點，蘇聯即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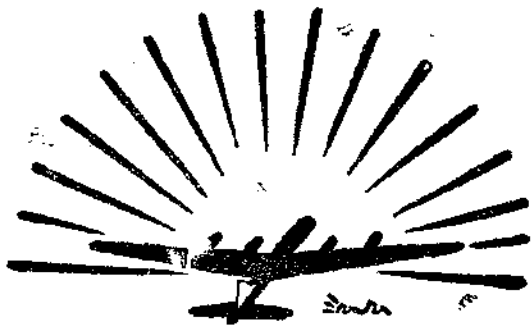
從飢餓的世界締造和平

和平不能存在於飢餓的世界，然則在今日吃不飽的世界中，締造永久的和平實是首要的問題。世界的政治家應拋棄種種枝節的討論，而趕緊着手於此根本的研究。工業化不能挽救危機，因為人類所急需的是基本的食物，並不是奢侈品，民生問題須從農業謀根本的解決。

科學也沒有用，它不是萬能的，不能無中生有。原子能是人類一個新的希望，然而它只能增加人類的力量，也許更要增加人類的消耗，科學給人類以幸福，但人類先要吃飽了然後始能享受幸福。科學減低人類的死亡率，這固然是可感謝的，但我們是否已作必要的準備：假如全世界人類的死亡率都降低至最小，一百年之後至少須有十五個地球始能容納過多的人——科學是否有此準備？

目前除了限制人口似乎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再要高唱民族主義，獎勵國民生育實是一種荒謬的自殺政策。戰前，德日義等黷武國家却盡力提倡增加人口，結果自食其報，這教訓還新鮮得很，歷史的錯誤決不可使其重演。

限制人口不能解決飢餓問題，它只能防止其繼續加深。現存的飢餓問題則賴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不能應付。今後的時代是世界一家的時代，增加生產與平均分配須從全世界人民通籌籌劃。至於人口問題，除限制之外，擴大移民是一個救急之法。總之，這個世界一日有人口過多的危象存在，就一日不能安全。締造永久和平如不能促此點努力，人類的前途是很悲觀的。



★那空中堡壘的駕駛員運用他的神出鬼沒的技術，展開一個驚險緊張的偉大場面。

空中堡壘冒險追降記

周納若
喇揚波

——西風特稿——

卅三年之春，我國政府爲部署全面反攻，美軍爲戰略上的策劃，在自由中國境內須完成三百個機場。即在歷史性第四次長沙會戰之前（卅四年春），已發動興建芷江機場。隨前綫戰事的節節失利，芷江機場工程陣陣加緊。迨長沙、衡陽淪陷，日寇兇鋒燃到桂林，一面又將寶慶（邵陽）攻陷。芷江的東南已無一有效的機場了，使用未久的桂（林）、衡（陽）、零（陵）諸機場都在危急中自動澈底破壞；江西的贛州新城二機場也已停工，即剛築成的新土未乾，工作人員尙未離開，空軍人員尙在途中的寶慶機場，也爲我方以炸彈、汽油，全部焚燬。芷江這位初出世的小弟弟，就一肩担任桂、衡、零、新四位哥哥——戰鬥

機場——的重大責任，屹立最前線，距火線最近處僅百餘公里。

★
★
★
早晨從太陽升空，到傍晚太陽落下，整整一日間，芷江機場上的全體工作人員，時時刻刻甚至每一分鐘，大家都沒有休息。天空：出發的機隊，盤旋編隊，與回來待降的飛機交織着。地面：正在降落的飛機，滑行、修理、加油、裝彈，以及發動、待飛、起飛的飛機，整日價發出轟轟的巨聲，比任何偉大的進行曲尤爲興奮人心。從戰略上看來，芷江是一根刺入日寇心臟的毒刺，雖然整個制空權已落入我手，敵機不敢在白晝與吾方戰機較量，但在夜裏

却來盲目轟炸，因為這時的芷江機場還沒有夜航設備。

這時的芷江機場，僅有一條三十公分厚，一公里半的跑道，機場全面積僅有三方公里。但它所負的任務已遠超過它的能力；更令人驚奇的，它即將幹出一種非它能力所及的任務來，這真是一個奇蹟！

卅四年八月某天（正確的日子已記不清）下午六時光景，天色是那麼陰霾，以時間而論，該是機場工人放工回去的時候，場中只有忙着疏散飛機的人員留着。忽然間天空起了一陣怪異的吼聲，由遠而近，這種使人奇突的感覺由於人們習慣的判斷，分明是飛機聲，但從未聽到過如此震耳的聲響，所以人們不能斷定是何等的機種。隨之，人們驚奇的呼喚起來了。頃刻迎面有巨物盤旋過來，這是一個龐大的巨物！離我們的頭頂不到一千公尺，這架正是從前只有在照片上看到的「B-29」超級空中堡壘，今日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那沉重而帶有金屬響亮的吼聲，越近越響，大家的耳鼓也感麻木，就這麼一瞥，已掠過後面，城區的人們都向機場奔來，大家的心中都有一種這樣的感覺：「這架空中堡壘一定要在芷江機場降落了。」

可是機場的外圍已開始戒嚴，阻止一切行人通行。記者經交涉後得以通過。這時我見高總站長，空軍第二路謝司令等已得機場辦公室的電話趕來。機場內的辦公室周圍圍滿了中美空軍人員，地勤人員，及機場辦公人員，共數百人。大家都對着那天空中盤旋的空中堡壘發楞。此時空

中堡壘並不降低，機上的飛行員用無線電與地面的司令塔通話，從塔上擴音機中發出很響亮而急促的中國話：「機身受傷，油量已盡，作戰人員傷二，亡一。不能趕返成都，勢必迫降芷江機場。」但是機場站長鑑於跑道短而薄，又是新建，尚未堅固，絕不能負這架七十五噸的巨型機的落體重荷。如果下降，很可能將跑道劃出二條深深的巨溝，甚至使飛機翻身。況且機場存油量又不豐，倘要鑿足這「大食客」的容量，則芷江機場上的全部飛機得停飛一天，因為它一次的食量要供給七千五百加侖。此外，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敵機時時要來夜襲，在這逼近火線的芷江機場降落了一架空中堡壘，敵人的情報不會不知道，可能立即前來加以轟炸。

為空中堡壘的安全及站長的責任，決不能讓它降落，經站長跟謝司令再三商議後，決定由司令塔與機上人員通話，阻止它降落。但是機上的飛行員知道得清清楚楚：如不冒險降落芷江機場，於數分鐘後一定人機俱燬，因為機上的存油量不足，並且不容許多支持五分鐘了。

這時，機上人員的生命處於千鈞一髮之間，他們惟有自信才能有一絲生計，否則一切即將燬滅，所以機上的駕駛員一面以緊急的信號通知地面決定準備降落，一面即向機場北端遠遠飛去。它飛到適當的距離時，即轉過機身，對準跑道漸漸壓低機頭，開始降落。此時高總站長着急萬分，猶如眼看這空中堡壘即將遭到敵機炸燬似的。站長除

了命令地面不斷的拍緊急信號阻止降落外，又命令即將跑道邊上的「危險不能降落」的標幟的大匹紅布攤了出來。同時機場中的人員大揮紅旗。然而這架空中堡壘已不是任何信號所能阻止的了。

在這空氣萬分緊張之中，已聽得那飛機關閉油門而發出「劈劈撲撲」的輕微爆炸聲，空中堡壘已駛到機場的近邊。飛行員計劃儘量的使它利用跑道，飛機的起落架已低到擦過場邊辦公室的屋脊。每個在場的人們都下意識的偏過頭來避讓。在場的中美空軍，地勤人員，立刻跳上預先停在場上的吉普車，攜帶了一切滅火機，滅火彈等東西，飛馳過去，救護車也同時出動。因為這樣的迫降，十九會發生意外的。

這真是意料不到的，那空中堡壘的駕駛員運用他的神出鬼沒的技術，一點不浪費跑道的效用，起落架的落地的位置，不前不後，剛巧落在跑道的頭上。頓時每個人的心都懸空了似的，捏緊了拳頭，張大了眼，連氣也不敢透出來。在先前天空中是那樣輕飄飄的機身，落到地面就覺到是那麼的笨重。加上那麼快的落體速度，誰都擔心跑道真的會開裂二條深深的溝。祇聽得一聲巨大的「轟！隆！隆！」機身在地面上跳躍而發出衝擊的巨大聲音後，就見它平穩的飛滑過去。其速度之快，頃刻之間已超出早已駛在前面的好幾輛吉普車，如箭的衝奔前去，轉眼一瞬間，那幾輛吉普車已遠遠的拋在後面，無法追及。這時誰都在

發愁，因為那跑道的南端，除了僅有數十公尺的護場土肩之外，外面就是比場面低二十公尺的稻田。萬一飛行員不能控制這架空中堡壘，它一定會筆直衝下田去，立刻前功盡棄，人機俱燬。所幸的是這位可嘉的飛行員，他有先見之明，早料到在這裏昇得不到安全滑行的距離，所以機身一着地時，他已開始將它制動，於是機身在一公里外漸漸停下來。待停止前進時，那起落架——二個前輪——已快到跑道南端的邊緣了。假使輪子一落出跑道的邊緣，機輪就會很快的陷入護場土肩內，那就不堪設想了。

等到它轉過了機身，那翼尖都掠出機場外面，這時吉普車趕到，車中馬上有人跳下來，一面指示將飛機就停在跑道上，一面救護車就準備担架，待機門一開，救護人員蜂湧而上，搶救機內的負傷戰士。首先抬下的是兩位負傷的美軍，接着是一位已陣亡的正駕駛（美軍），由三個人慢慢的抬了下來。頓時機旁的空氣覺得嚴肅起來，每人出於內心的脫帽、低頭，向這位為正義而犧牲的英雄致敬。纏着未受傷的機上人員陸續下來，迎接的人立刻將他們包圍，擁他們上汽車，開向跑道非端邊上的休息室，另一方面剛降落的飛機周圍留着不少中美機械士驗看機身。從機身下部的幾處密集的彈痕，與在機翼下部的夾雜着的三五個大窟窿，明顯的看出它是經過一場激烈的惡鬥。有人將彈倉的機門打開後，馬上露出一個高大的彈倉，周圍及中間都佈滿着彈架，可是都已空了。這些投下去的大量炸彈

今天可使日寇够受的了！

陣亡的一位美空軍已送到醫院裏，經過牧師祈禱，再經過包裹後，預備翌晨運往昆明美軍公墓下葬。兩位負傷的美空軍已送入機場外面的空軍醫院治療。還有六位中美空軍剛到休息室的門口時，就給芷江的中美空軍們團團圍住。大家沒有拘束的七嘴八舌，對於轟炸及作戰的情況問個不休，竟連使他們喝一口咖啡的時間也沒有。正在紛擾之時，高總站長和謝司令走了過來，大家才肅靜下來。六位機上的戰士向高總站長及謝司令致謝。他倆用極懇摯的態度招待六位戰士，彼此興高采烈的談論着。

高總站長用謙虛的態度向那位中國駕駛員說：『同志！萬分抱歉，剛才我們在地面堅決的阻擾你們降落，實在因為這裏的機場，從設備上看來，絕不容許你們這一架龐大的 B-29 型超級空中堡壘安然降落。現在竟由你運用不可思議的才幹，出乎意料的能平安下降，我心中萬分欽佩。對於我剛才的無理阻止，不勝慚愧，要請你多多原諒呢。——哦！我還沒有請教貴姓。』

那位駕駛員即用微笑的謙虛的話回答：『站長！不當，做姓黃，要是站長剛才知道了我們危急的情形，一定不會阻止我們的。今天我所以敢違反命令，貿然下降，實在迫不得已。你可知道當地面擺出紅布時，機上的油量已不足支持五分鐘了。』

站長聽了這話，才明瞭他要冒險迫降的原委。他繼着

問：『黃同志！你們今天不是轟炸台灣嗎？』

『站長！是的。今晨我們從成都起飛的一共十六架，奉命轟炸台灣。』

『從美國正駕駛的犧牲，兩位射擊手的受傷看來，今天戰況一定相當激烈。』

『唔！我們要不是爲了貪多投幾個痛快的炸彈，今天我們準可毫無損傷的回來。我們從成都起飛，將到目的地時，即有數十架敵機迎擊過來，我們藉了火力猛烈，敵機近不得我們。地面的高射砲火網雖極密集，但我們使用了『高空投彈瞄準器』，可在高射砲火力圈外安全投彈。不過我們爲了投彈更爲準確起見，決定冒險降低，於是一朵朵像棉花圈似的彈花漸漸迫近我機。突然覺得機身向左震了一下，知道我機吃着砲彈，我們急忙將炸彈對準目標一起丟下，拉起機頭，拚命爬高，可是敵機多架層層的包圍我們這離羣的『孤鳥』，集中轟擊。我回顧我們的機伴們皆開始返防，我們想乘機竄出，敵機還是死纏着我們不放。雖然我們拚命的瞄準回擊，把他們打落了幾架，他們依舊不退讓，就在這場激烈的戰鬥中，我們的正駕駛與兩位射擊手，相繼負傷。本來我同正駕駛兩人合作的，此時立刻由我單獨操縱，同時兩位射擊手的位置也由兩位轟炸手來接替。大家仍以全力對付敵機，奮戰數分鐘後，敵機才不支遁去。』他說到這裏，呷了一口咖啡，好似從緊張的境地中到清淨之處，應該稍息一下。同時傾耳靜聽的人，

也可鬆一口氣。然後他繼續說道：『剛慶幸我們脫離險境的時候，我發覺機上的油量已不够飛返成都基地。回看正駕駛此時因彈中要害而氣絕，兩位射擊手傷勢也趨嚴重。我急忙檢視地圖，選擇降落地點。我再三的考慮，祇有芷江機場距離最近而比較適於下降。所幸機上的彈藥已盡，油量已罄，機身載重減輕，不然剛才降落時，我雖然千慎萬重的操縱，恐怕也不會如此理想的安全。』

『黃同志！你的技術真太使人欽佩了。在這種太不能的條件下竟能安全降落，我想再沒有第二個人了。』

『站長！你太誇獎了。一個身為軍人的都應該為國效勞的，我以為祇要有毅力，水到渠成，天下事沒有做不到的。』

『黃同志！你的話很對，不過有的地方，事實擺在前面，也不能去勉強的。譬如說，本機場的跑道，根本沒有足夠的滑行距離，如果剛才下降的空中堡壘要升空的話，恐怕比下降更不可能了。萬一冒險起飛而墜燬，不是和停留在這裏等候敵機轟炸一樣嗎？我們如何有一個圓滿的解決辦法呢？』

『站長！照尊意怎樣辦才好呢？』黃駕駛員反問。

『我想在不得已時，只好將這機身拆卸，祇將機中珍貴的機件用運輸機搬返成都。』

『可是機身也是很珍貴的呀！』黃駕駛員露出焦急的神色說。『以我的意見，機身被敵機炸燬與拆散運返成都

沒有什麼兩樣，都屬於無謂的犧牲。目前中國到底祇有這少數幾架的空中堡壘，毀一架就少一架。與其眼看其犧牲，不如再由我單獨冒險起飛，萬一墜燬，我也跟它一起毀滅。現在我祇懇求站長，允許我唯一的要求，為國家，為正義，一定要站長照准。』

『黃同志！祇要你吩咐，我無不勉力辦到。』

『請站長命令今日漏夜將飛機修理完竣，將機中不必要的機件如機槍，彈架之類，全部拆下，以減輕載重。』

『但芷江沒有這樣多的油量。』站長面露難色，周圍的人也擔心黃駕駛員要求會落空。

『不！我不是要將油箱裝足。我需要的祇要抵達成都的油量就够了。』

黃駕駛員與高總站長經過了一番討論後，決定明晨起飛。他走出休息室時，天色已有些昏暗，照例他與眾人分散後，應該休息。但他同站長却回到機場上視察跑道，黃駕駛員留心着剛才飛機落地時與跑道衝擊之點，見那黃泥碎石的跑道，給機輪滾過後的石子已軋成塵粉，成為兩條白痕，拖進得長長的，尤其是那衝擊點已略陷而成龜裂。他再跨上停在場上的一輛吉普車，他將所坐的吉普車假想是明日起飛的空中堡壘，考察起飛滑行的距離，及拉起機頭的地點。他獨自在跑道上往來疾駛了多次。他下車時，總站長迎上去問：『黃同志！你看怎樣？』

『明天我決定飛。』他毅然的作答，從昏沉沉的景色

中，他與站長步出了機場。

這也是天佑，當天夜裏突然下了一陣大雨。總站長時刻所顧慮的敵機，竟沒有來夜襲，於是他派了機場人員漏夜冒雨將機身的創處修補。到了天明，已如限修理完畢。黃駕駛員在黎明的晨曦中，已在機場整裝待發。等到工作人員將機上可拆的物件盡量除下時，天已大亮，而空中還下着小雨點。他毅然的跳上飛機，逐步檢點各部門機件，並發動引擎試車。最後看了看油量表，他認為滿意，就下機休息，進了些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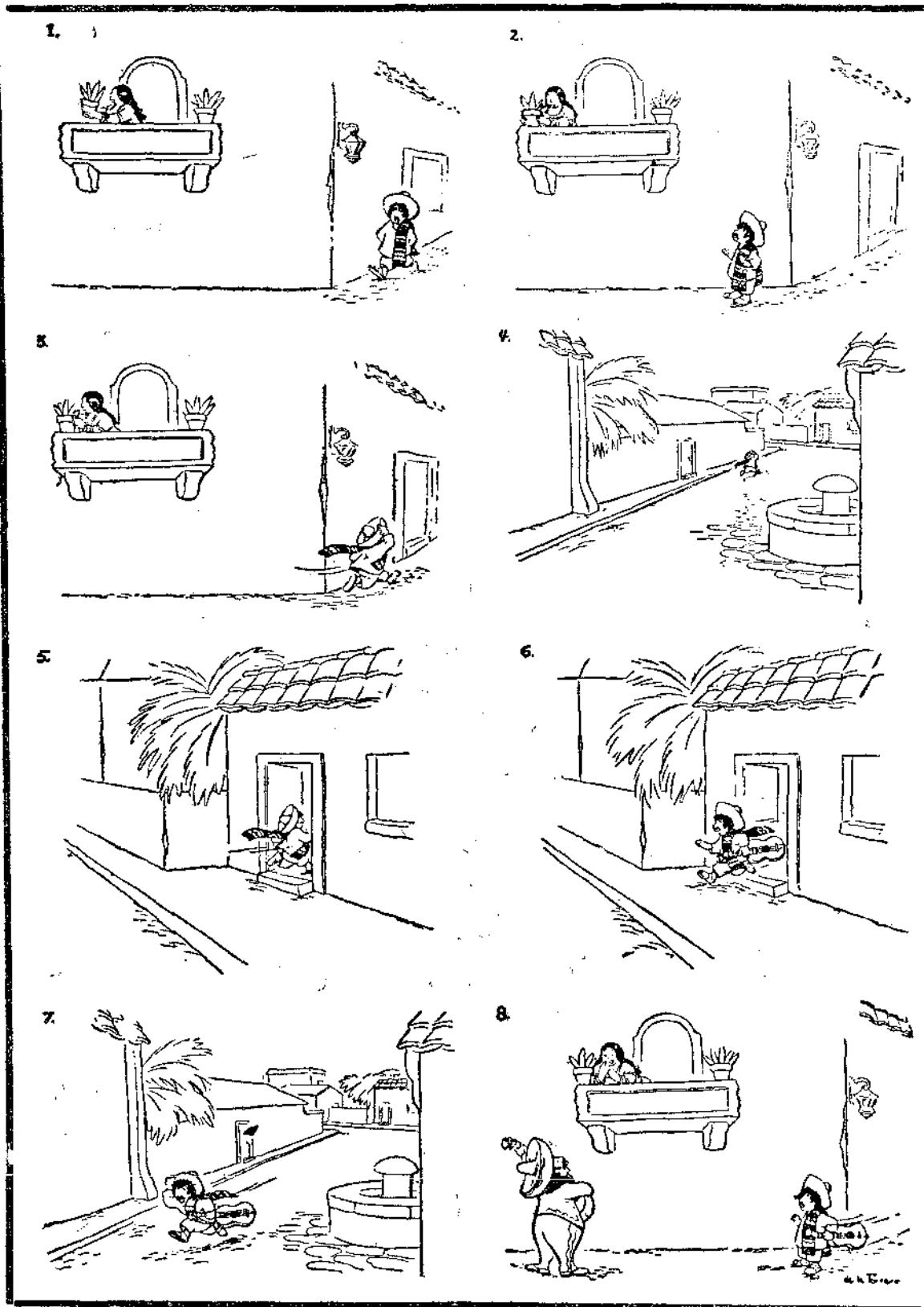
六時光景，雨停了，高總站長立刻命令全部機場人員出動，準備滅火機、滅火彈及救護設備，分佈在機場南端附近和場外的稻田中，以防不測。黃駕駛員對天空觀察了一回，認為今天不會有什麼惡劣的氣候，就向大家告別，最後與總站長及謝司令握手道別。他在大家歡送之下，活像一位出征的古戰士，用嚴肅的腳步跑向機門。跳上飛機後，立即發動引擎，滑行道到跑道的北端邊緣，然後他緊繫了輪子，漸漸地加足油門，那引擎的吼聲就一陣緊一陣的響起來，到後來這聲音好似要將這機身撕裂似的，聽了使人震慄；螺旋槳的旋轉速度也越旋越快，打出很猛烈的巨風，將路邊上的石子也吹飛了，塵埃飛舞得遮掩了整個機身，機尾逐漸不肯安穩的一翹一翹，似乎要急於起飛的樣子。黃駕駛員等到螺旋槳的速度達到頂點時，突然放鬆制動。機身就跟弩上的箭似的向前飛竄而去。剎那間飛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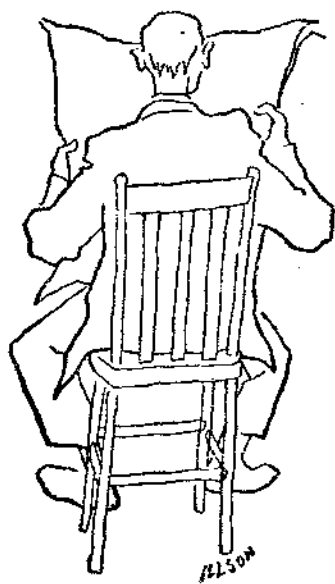
似已飛到了跑道的頂端，但是還不見它起升。遠遠地只見機身向下略微一沉，才漸漸地向上爬高起來，並向左轉了一個彎，立刻聽到遠遠的機場那邊的人們的呼喊，知道它已脫離險境，安然起飛了。那空中堡壘又一個轉彎，兜到這邊機場上空，低低的飛了一個圈子，遙見黃駕駛員伸手向機場上的歡送者致謝。地上的人們都報以熱誠的歡呼。尤其是一般被中國人稱為「美國孩子」的美空軍人員，更興奮地抱了拳頭，為他的起飛而祝福，其中有一個美國空軍人員竟將站在他面前的人的帽子摔在空中飛舞。由此可見這架空中堡壘重再起飛，宛如多馬猝然間見到了耶穌的復活，每個人都認為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更可驚的，這架空中堡壘的存亡關鍵，不操諸美軍正駕駛手中而操諸一位我國姓黃的副駕駛手中。他為中國人在航空史上留下光榮的一頁。然而芷江的聞名，却不是為了他與這架空中堡壘的奇蹟，而是為了那裏是日本投降屈膝之處。可是我們要知道芷江有了這件事，才有日本屈膝的一天哪！

機場那邊（南端）的空軍人員回來說：「當空中堡壘將滑駛到跑道的頂端時，輪子才開始離地，要不是這機場比稻田高出這麼二十公尺，空中堡壘尚不能升空，當機身往下略微一沉時，就是機身離開機場面的一剎那，這好似一架轟炸機在航空母艦上起飛離開甲板的一剎那一樣。」這架三度冒險的空中堡壘，終於安返它的根據地，重新投入成都的懷抱了。

捷足先登

轉載自紐約客





★火箭從地球飛上月球，和在神祕的『月球衣』內的移民在空間建立新國界的時期已經不遠了。

乘火箭遊月球 王檢

賓特萊 (G. Edward Pendray)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 Collier's 雜誌

征服空間現在不過是一個時間和工程問題罷了。我們中有些人可能活着讀到地球上的人到月球上去考察和殖民的故事。

在目前月球離開地球似乎很遠。它的平均距離是大約二〇〇〇〇〇哩，等於在赤道環繞地球十匝。在地球和月球的平常運行中，它們間最近的距離是二一六四二〇哩。一個火箭飛越這個距離約需一〇〇個小時——大約四天，或者等於目前快速的定期郵船橫越大西洋所需的時間。

在純粹肉眼看來，整個月球不過是一個亮的扁圓的東西，有黑色的小塊——月球內的人的面形。這些是衛星的外表：沙漠和平原，山嶽和巨大的熔岩流，山谷和火山口。地球上熟知的大多數形態那裏都有，不過沒有湖，海洋或生物。

月球的表面曾經謹慎而準確地測驗過，天文學者知道它的深淵，火山口，山谷和平原，超過地理學者知道地球

上的若干偏僻的地方。

月球上的種種狀況也已經知道許多。從白天到晚上氣候的變化是很大的。在月球上的白天——在地球上是一星期——太陽光直射到面上，沒有像地球上所有的一層空氣介在中間。結果，石頭在日光中熱得可以把水煮沸。祇有在整天黑暗的洞穴或隱蔽的裂隙中，人類能生存若干時。

在月球的晚上——也長二星期——面上的熱氣經輻射迅速逃散在空間。那時氣候降低可以使任何流質凍結。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須賴特別的絕緣和暖氣設備，纔能够生存。

比上述種種困難更嚴重的是缺乏空氣。從地球運往，不予保護，而放在月球上的人，將被其身體內空氣的壓力所漲裂，好像過分迅速地帶到水面的深水魚一樣。

為避免這種種危險——極熱，極冷，超半紫光極的烈風，和從日星發出的其它殺人的輻射——考察月球的人

需要很特別的裝備。他需要一種『月球衣』，那是一種經精密設計，完全密封，而易動的隱蔽物，同一套潛水衣一樣，能在大氣壓力下供給空氣。此外，它必須具備有在月球上生存所不可少的其它重要必需品，例如：溫度的控制，移動方便，和操縱巨型工具的電力。

這種笨重的衣服在地球上是不切實用的，因為它太重了。但是，月球面上的引力祇等於地球上的約五分之一。一個一八〇磅重的人在月球上祇有三十五磅。在地球上重七百磅的一套衣服，在月球上祇重一百四十磅。這套衣服，除保護人外，還用作鎮壓物，使他能夠保持他的均衡和控制他的肌肉。

這套七百磅重的衣服，差不多可以有任何種大小或式樣。它必須非常牢固，足以抵禦每立方吋約十五磅重的內壓力，然而又要非常柔軟，可使穿着的人容易動作。它需要自備動力廠——在白天一架用太陽力推動的發電機，在晚上一個蓄電池。它的空氣調節器能夠繼續放出穿著這套衣服的人呼出的空氣，在它補充養氣以後，把空氣放回流通器內。它必須從空氣中提取呼吸出來的和自汗孔排洩出來的溫氣，把它澄清後，預備重新使用，因為水和空氣必須從地球上帶去。

月球衣需要一種內外光明的設備，使在月球的晚上可以工作；也需要熱氣絕緣和熱與冷的裝備，以適應日夜的狀況；也需要發動機和控制器，以運用『手臂』，『手

指』，和其它外部的工具；也需要無線電和雷達，以供通信，找尋和繪製方向；並且也需要食物儲藏所，使能實行離開基地，作長時期考察旅行。此外還需要其它各種東西，使月球衣內的人能夠舒適，衛生，和做工。

假定這種衣服能夠製造——似乎沒有不能製造的理由——機師而具決心的考察者將不但能夠在月球面上短時期生存，並且他們也就能澈底考察和研究它。

旅行月球所需的火箭發動機的效力，至少要比現在所有的大二倍。火箭必須具備驚人的速度，大約每秒鐘七英里，這種速度物理學家稱為地月的『遊離速度』。那是說，火箭達到這個速度後，發動機可以停止，而火箭將單由動力飛離地球。

為達到這種速度起見，火箭噴口內的氣體分子將有每秒鐘三哩的速度或更快。即使現在普通使用的最有力的火箭燃料的速度，比此低得多。

現在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考察月球？考察者將看些什麼？

同哥倫布找尋新大陸一樣，這種旅行的目的是開闢新的貿易路線，發現新的知識，財富和權力。

月球上或者沒有人類，但是月球是將來通往行星的貿易路線的主要地點。

在學者看來，這種特殊的冒險將得到許多新知識。至於財富，現在黃金並不像從前那樣寶貴，但是鈾

(Uranium) 是現在更貴重的金屬。許多人認為月球上可能蘊藏着大量的鈾和其它有輻射能的金屬。

再說權力。月球是空間十字路的守護者。它的引力非常之小，比德國的 V-2 稍快的火箭能夠從月球轟炸地球。但從地球上反攻月球，則需要力量大許多倍的火箭。所以，就主權而論，控制月球就是在軍事上控制太陽系的整個部份，不但包括地球，并且也包括可能有人居住的其它兩個行星——火星和金星——在內。

在月球上可否實行永久殖民，要看是否發現鈾或原子力的其它來源而定。在地球上，鈾似乎大半集中在外層的地殼。若干天文學者相信，月球本來是地殼的一部份，在過去一次大爆裂的時候，脫離現在太平洋的地位，到了空間。所以它可能有很多的鈾。倘使這是事實的話，在月球上容易建造反應的原子「堆」(atomic 'piles')。這些原子堆能夠產生熱，把月球上的沙溶成厚玻璃板，再用這些厚玻璃板在一個裂隙上建造一個不通空氣的屋頂。原子堆可以供給動力，使這種隱蔽地方的一個小城市能有熱，光，和空氣。這種動力甚至使化學家能夠從月球上的礦物提取氧氣，輕氣，和淡氣，來製造水和空氣。

建立一個月球殖民地顯然要經過一番周折。第一隻火箭遊歷月球不能達到目的。征服月球至少要有四個階段：
 (一) 目標放射——攜帶器具而不載人物的火箭將首先放射，以試驗飛行的結果。這種火箭將攜帶自動的

裝有無線電的器具，藉以供給關於溫度的界限，輻射，引力，以及在航程中和在月球面上將要遇到的其它種種情況的知識。這種攜帶器具的火箭將不予回程的裝備。它們將降落在月球上，和在它們還有動力的時候，繼續把消息自動傳達到地球。

(二) 飛行員遠征——這是第一次把載人的火箭放射到月球上。它將攜帶五個人和一切必要的裝備。它的使命是：在月球上就擱月球時間一晝夜——地球上二十八日——搜集一切資料，然後回到地球上。這五個人大概是一個飛行員，一個副飛行員兼機器工程師，一個醫藥人員，一個物理化學家兼無線電及輻射專家，和一個地質礦物學家。

(三) 初步殖民——這是派第一個小小的先鋒隊到月球上居住。它的人數，組織，和裝備將有賴於飛行員遠征獲得的資料，但是可能有十個人，由另外不載人或載少數人的載貨的火箭定時供應。定時的來回交通和供應可以用這種方法在地球和月球間開始。

(四) 完全殖民——這是最後的階段。它將在初步殖民建立穩固的立足地後開始。居民人數增加，並確立適於尋常生活的狀況。少數特別勇敢的女人可以同她們的男人同去。

就火箭發動機的速度目前增加的情形看來，第一個階段中第一次不載人的火箭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放射到月球上

去。(美國陸軍已透露在未來十八個月內發射火箭到月球上去)把現在的發射速度加倍以後，一個有一百磅自動的無線電和器具裝備的不載人的火箭，事實上可發射到月球。這種火箭祇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所用的十四噸重的 V-2 火箭大二十三倍。

但是，第二個階段中問題比較多了。這次發射需要大的改良火箭的發動機和燃料。運輸到月球上去的每磅東西需要五百磅燃料。這個階段中發射到月球上去的一個火箭必要的載量(地球上的重量)約計如下：

五個人，平均每人重一八〇磅	九〇〇磅
三十七天(月球上二十八天和路上來	
回九天)所需的食物	五〇〇磅
衣服和絕對需要的私人物品	二〇〇磅
水，每人每天最多一加侖	一、五〇〇磅
研究和考察月球所需的裝備，	
包括各種器具	一、〇〇〇磅
月球衣，每套七〇〇磅	三、五〇〇磅
總計	七、六〇〇磅

此外，火箭本身必須裝置長距離的無線電，雷達，空氣調節器，航行器具，廚房，臥室，小實驗室，照相機，醫藥用品，和其它許多東西。

以上一切裝備，載量，和其它必需的物品，再加上燃料，將使火箭成爲一樣很大的東西。它將和紐約的一，〇

四六尺的克雷特勒大廈一樣高，并和一只大戰艦一樣重。

到達月球的最適當時間是月球上的早晨，使考察者有地球時間二星期白晝，從事一切工作。到了月球時間第二天天明的時候，就是到達月球後的地球時間二十八天，火箭就可離開月球回到地球上來。在火箭從地球出發的時候，速度須達每秒鐘七哩，但是它回航的時候，速度只要五分之一，因爲月球的遊離速度是每秒鐘一、四哩。因爲這個緣故，火箭回到地球僅需少量燃料。

離開地球需要巨量燃料，離開月球則僅需小得多的燃料，這是把月球看做航行到鄰近行星的出發地的理由之一。很大的船可以很經濟地從月球飛到最鄰近的火星和金星去考察和經商。

所以，現在月球是很值得研究的。它可能成爲地球的未來征服者的堡壘。它也可能成爲下一世紀行星際的運輸線的第一站。

西風社滬版新書

歐美印像

林語堂·老舍等著

定價二千七百元

★歡迎採購★



★最近有幾位瑞典的工業家宣稱，所有的工廠都可建築在地底下，並非畏懼轟炸，而是爲了工作的效率與金錢的經濟。

重臨穴居時代左右

華萊士 (Ralph Wallace) 原著·譯自讀者文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號·原載 The Washington Post

擁有成千個工人的瑞典工廠，曾經搬到地底下去。他們曾在花崗石的山中開掘洞穴，以避德國人的進攻。他們意外地發現這辦法非常之妙。最近有幾位瑞典的工業家宣稱，所有的工廠都可建築在地底下，並非畏懼轟炸，而是爲了工作的效率與金錢的經濟。

此項工廠的日常費用，比較節省——它們不必油漆外表，不必修理屋頂，不必洗刷或修理窗戶。除了非常寒冷的時期以外，那工廠總是深深地藏在溫度不變的岩石裏面，用不着燒火取暖。如果廠中發生大災，祇須把空氣入口的通風道關閉，火災馬上可以遏住了。

一位工廠主人告訴我：『我們在地底下建造工廠，所用去的建築費，較在地面建造同樣的工廠，須多耗百分之十五的費用，然而在以後的三十年中，廠中所節省的暖氣設備費用，以及日常的維持經費，可以減少百分之十。

我會去參觀瑞典中部的包林德門德爾工廠。那家工廠約有工人三千名之多，廠中製造着農業機器，狄塞爾和汽油引擎，以及各種機件。我們所乘的車子，載着我們停靠在山腳邊一座普通的瑞典農屋門前。可是，當那屋子的活門，像汽車門那樣向外大開時，我們面前發現一條又高又闊的通道，通道的高度足夠讓一輛最大的卡車開駛進去。那條通道轉着一個很急的彎，如果門口有炸彈爆發，裏面便不致遭受損失了。此外，裏面還裝着兩層厚重的鋼門，以資保護，鋼門可以在頃刻之間緊緊閉上，使毒氣不能侵入。

我走進工廠，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頭上的石頂，高達四十呎至八十呎，我處身在一間間連綿不斷的巨大的無比的石室中間，若干石室竟有城市中一連房屋那麼長。工人們在車床四週簇聚着；我們頭上的起重機，則沿

了石頂緩緩移動；附近那些在試驗中的飛機引擎，因為牆上裝有減音設備，祇發生輕微的噓聲。

整座工廠是在堅硬的花崗岩中挖掘而成的，全部的配備，不到兩年都裝好了。廠中從不會漏水；空氣的乾燥或潮濕，以及溫度的高低，均由空氣調節的設備控制着，如果需要暖氣，可以把電爐的熱氣加到空氣管中去。石頂是用火藥炸成哥德式的弧形，所以堅固異常，毋須石柱的支撐。有兩根通風管，直通山頂，但祇要一撥電鈕，即可立刻緊閉；工程師們把鉛製的阻塞板，裝在通風管內，他們相信那些鉛板，當附近有原子彈爆炸時，可以把危險的放射性物質加以吸收。

工廠中一位職員告訴我說：『如遇毒氣或原子彈攻擊之時，我們廠中濾清空氣的設備，可以讓工人們緊閉在廠內，逗留達二十四小時之久。此外，如果廠中發生火災，我們可以在兩分鐘內，讓工人走出廠外，同時將通風管關閉，而在五分鐘至八分鐘以內，火災將因缺乏空氣而自行熄滅了。』

凡是我所見到的工人，都贊成地下工廠。一個工人說道：『這兒的空氣永遠是清潔的，永遠有同樣的溫度，永遠沒有冷風。我本來每逢冬天，便會傷風，現在却從不傷風了。』有一位監工員告訴我，說根據科學化的試驗，證明在地下工作的工人們，目光均比較銳利，因為沒有日光閃爍之故。

我在斯篤哥姆(Stockholm)愛奇愛公司(AGA Company)的山洞工廠中，也發覺人們非常喜歡地下工廠。愛奇愛工廠是在山腰炸掘石窟而築成的，廠中所有設備，均在一年之內裝就，在其中工作的人員，可以享受一切的便利，自從紫外線電燈，以至不銹鋼的盥洗室，無不具備。愛奇愛工廠的出品，有瞄準器上的檢像鏡，潛水艦用的潛望鏡，以及其他光學儀器等等。

實際上，地下工廠的大小尺寸可以毫無限制。我最近曾經詢問過紐約彭羅顧問工程公司的人員，那家公司會替中國政府設計過許多地底發電廠。那些發電廠是由惟是頂好(Westinghouse)公司建造，工廠發電達八千瓩之多，這樣的電力，足以供給一座人口二萬五千人的美國城市之用。因為防備轟炸，工廠的烟突都在岩石中蜿蜒上升，烟突的外口，則偽裝得像座廟宇。

此次戰爭結束之前，有十數家德國工廠會因轟炸而遷移到山中去。如果他們早些實施這種聰明的辦法，也許德國至今尚在作戰呢。

美國海陸軍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事物色美國各地的天然石窟，目的在貯藏軍火與武器。他們會與工業家們商議，並討論建造地底的兵工廠。可是這種計劃總帶有不祥的色彩。瑞典人因為經濟與工作效率，而採用地下工廠，其動機似乎比較樂觀了。



★地震學是一種比較新的科學。科學家將來必定會發現怎樣預測地震，像他們今日預測颶風一樣。

地震研究

羅允希

科拉台 (Morrison Colladay)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號 *March of Progress* 月刊

除了智利之外，日本地震比任何一國都多——平均每
年四百三十一次。特別嚴重的地震也常常發生，例如一九
二三年九月八日東京橫濱的大地震，兩個城市幾乎完全毀
滅，並且犧牲了十萬人。

在戰爭期間，這樣的地震可以把日本的戰時工業完全
摧殘。去年秋間，有幾位地震學家根據週期表預測到將要
發生同樣的大地震，美軍當局大為注意。科學家不相信我
們能夠準確預測地震，因為目前我們對地震原因懂得太有
限了；然而我們若把同一地帶的地震紀錄表綜合起來，對
該區所要發生的地震事件，似乎也能夠準確的指明出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美國福特漢大學天文台
(Fordham University Observatory) 發出公報，謂二
十年來最嚴重的地震剛在發生。許多報館馬上派出通訊員

前往找尋地震所在地。全球各地的地震天文台（大部份離
開地震中心點很遠）紛紛寄報告來。這裏是收到的一部分
報告：

加州工學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地震中心是在巴沙丹那 (Pasadena) 的西北五千七
百英里，靠近日本南部。』

倫敦的西勃林威治天文台 (West Bromwich Obser-
vatory)：『估計地震中心點是在日本或十島列島，距離
這裏五千五百八十英里。』

孟買天文台 (Bombay Observatory)：『地震中心
可能在日本最大的海島本洲。』
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估計中心點距離此地西北七千一百英里，在日本或靠近日

本的太平洋。」

紐約的福特漢大學天文台：「地震中心可能在日本南部。」

第二天，十二月八日，東京無線電台證實日本中部發生了劇烈的地震，地震中心點是在Edessa海某處。

這些離開地震中心數千哩遠的地震學家們，怎樣能够一致報告地震的所在地呢？

他們備有一種儀器，叫作地震器。最簡單的一種是一條掛起來的擺錘，可以自由地擺動着，並且在一捲裝在固定位置轉動的紙上畫上綫條。當地震發生時，那個在擺動着的擺錘不會受到影響，可是那捲紙就會受到影響。因此畫在紙上的是大牙形的綫條而非直綫了。

地震經過地球時發出幾種震動或波動。有一種叫做「推動浪」，是把地球一上一下的推動的。它的速率是每秒鐘五哩。另一種叫做「搖動浪」，是把地球左右搖擺的。它離開地震中心的速率是每秒鐘三哩。

福特漢大學地震天文台台長，對這種波動怎樣指明地震的所在地和距離時，曾解釋着說：「我們預測地震距離的方法，是計算第一次波動和第二次波動中間相隔的時間的。」一套圖表上畫出波動相隔的時間翻譯出來，便是地震的距離。事實上我們斷定地震的距離和方向，得用三個地震器。第一個儀器紀錄南面或北面的震動，第二個紀錄由東京至西的震動。第三個地震器擺在彈簧上面，紀錄上

下推拉的震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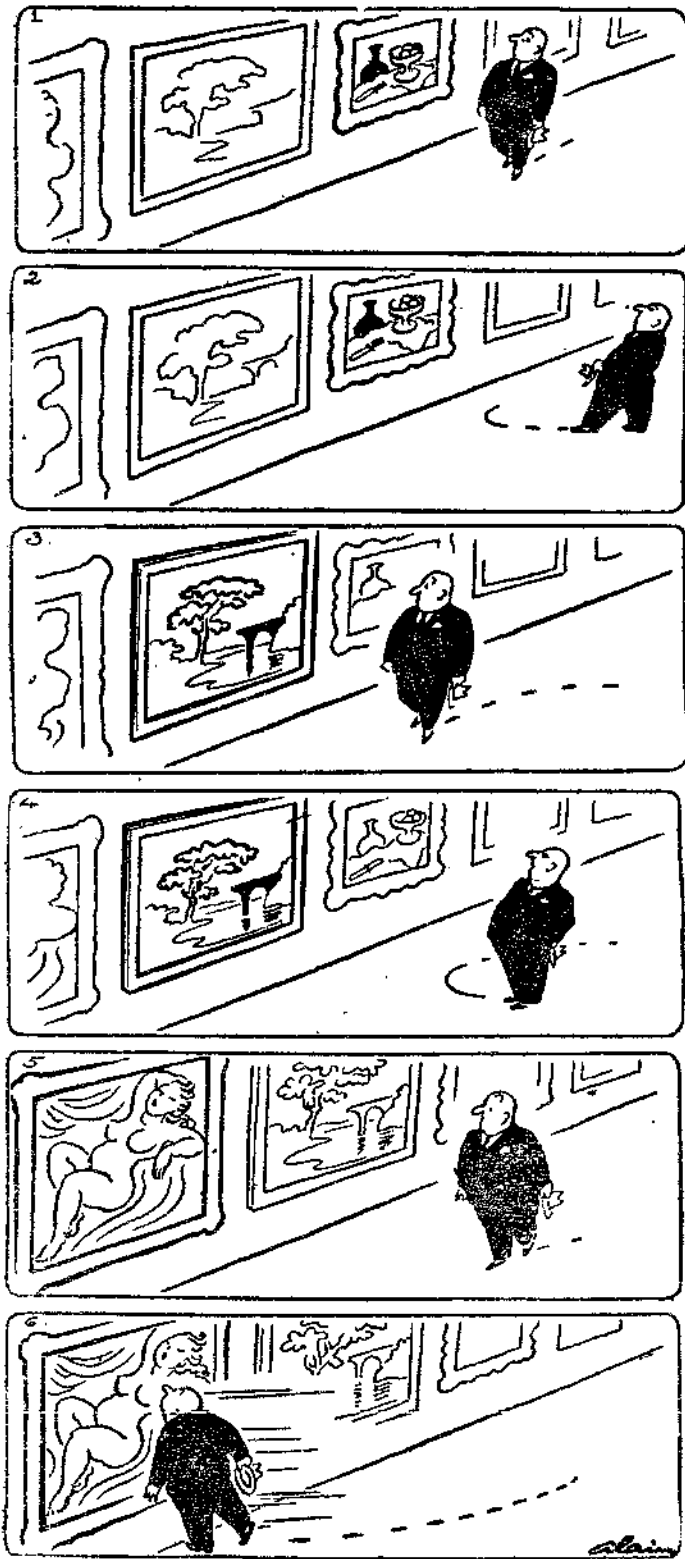
科學家將來必定會發現怎樣預測地震，像他們今日預測颶風一樣。地震學是現代一種比較新的科學。摩勒特 (Robert Malet) 研究一八五七年義大利大地震的時候，正是地震學研究的開端。今日已經有很多科學家的團體繼續在做這種研究工作，其中一個團體大部份是由耶穌會的牧師組成的。目前已經有二百餘位耶穌會牧師在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參加研究地震的工作。

華盛頓的卡奈基學院 (Carnegie Institute) 擁有遍佈全國的地震測驗站，在加利福尼亞州裏的六個是跟加州工學院合作的。它還有幾個隨時搬移的流動站。

地震的研究雖然為時不久，可是已經有很多新奇的事實發現了。有一個事實就是：那些山是低的，海底是慢慢傾斜的地區，像美洲東部和歐洲西部，很少受到嚴重的震動。最嚴重的地震是發生在海岸有高山和海底突然深下去的地方。

地震學家們認為太陽和月球的吸引力也許是地震原因之一。這種吸引力能引起地殼裏的潮，好像海洋裏的潮一樣。在羅馬大學一個很深的地下室裏，有一個橫放着附載二萬四千磅重的磚塊的擺錘在搖擺。觀察家經常在這裏研究這種潮。太陽吸引地殼的力量只及月球的一半，因為它距離得較遠。然而，有幾次，當太陽和月球跟地球成一直綫形，而吸引力連合起來的時候，我們常常遇到最嚴重的

客約紐自載轉 者賞鑒



地震。

關於地震，我們有許多事情還得學習。美國政府爲了要得到各地的地震紀錄，努力在鼓勵青年科學家們對地震學的興趣。那些科學家有很多已經選好自己所要用的儀器了。業餘科學家爲數甚多，因此美國地震學會最近會委派福特漢大學的天文台台長林治（Joseph Lynch）領導他們工作。目前林治還沒有擬好業餘工作的計劃，可是他已經把福特漢天文台的機器室讓出來，給那些住在紐約附

近的科學家去做研究工作。

業餘科學家都是富於熱誠而缺乏金錢的，因此他們聽見地震儀器價錢不大，甚表歡迎。林治說：『最近狄西斯州（Texas）一個業餘科學家寄給我一份地震器說明書。他是利用汽車零件和一些廚房用具來構造那個地震器的，一共是花了二元七角五分。』在不久的將來，有很多短波無線電家一定會把地震器也裝在他們的實驗室裏，並且會成爲測驗地震的專家的。



★美國廣告上的新玩意。

天 空 寫 字

張若虛

羅斯 (Janet Ross)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六年九月號皇冠雜誌

如果不健忘的話，諸位大概還記得在二十五年十月中，蔣主席五秩大慶時，上海的蔚藍天空中由航空公司的飛機在空中寫字爲主席祝壽的事吧。這種天空寫字的玩意兒，在美國早已作爲廣告上的宣傳利器了。

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一個英國空軍上校泰納氏在紐約上空寫着白色的大字，這是一個時期的青天，沒有一點微雲，事先也沒有給人知道，在紐約最熱鬧的孟哈登地區上空出現了一列哩許長的白烟，一會兒後，與第一條同樣長短平行的白烟柱又形成了。幾分鐘內，全城的百姓都仰起了頭注意這空前的景象。

不久，一根橫條子的白烟在兩根平行白條中連接起來。發狂的觀衆們認出這是一個碩大無比的卍字母已寫在

天空中。最後，他們發現在這一條前進的白烟柱前，有一架小小的飛機在飛行着。

當這些大字在蔚藍的天幕下形成時，幾百萬的居民可看出這是：“Hello U.S.A. Call Vanderbilt 7200”（哈囉，美國。請問凡特培旅館七千二百號）。這地方是美國天空寫字公司的臨時總辦事處。好奇的人不斷的去電詢問，使電話在幾小時內忙得不可開交。

天空寫字這玩意是第一次大戰期中英國皇家空軍薩凡奇少校所發明的。他的原意是要在天空上寫些密碼給一些被圍的軍隊看。這計劃很好，但到戰爭結束才開始實行。

戰後，薩凡奇把天空寫字轉到承平時的應用上。一九二二年看英國大賽馬的羣衆初次看見商業上的天空寫字。

他們看着天空極小一點東西吐出一長列白烟；最後，泰納上校的飛機吐出了“Daily Mail”（每日郵報）幾個字。

在那天賽馬日表演空中寫字的人中有一個參與第一次大戰的卡麥龍。他預見天空寫字作廣告有發達的可能性，就到美國去獲得專利，組成美國天空寫字公司開始營業。

不久美國烟草公司委託該公司做『幸運牌香烟』廣告。每寫一字付以一千元美金。在三年工夫內，卡麥龍的公司

在天空中已寫了一千八百次之多，賺了近二百萬美元。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年中，美國各大商號，各大工廠都熱中於在天空上作廣告。有糖果商，汽車商，電影，甚至醫學上的東西，競選的政治家都將他們的名字放在天空上大做其廣告。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數星期內，美國各天空廣告公司鑒於局勢嚴重，都自願放棄與人訂立的合同。他們知道緊急時期快要到來，商業上的天空活動將受到嚴格的限制。到一九四五年春，天空廣告才又開始復活。那年的感恩節，某冷飲公司與財部接洽在天空中做勸人購買公債的廣告。

時間與經驗告訴做廣告者在天空的『大黑板』上寫字的效力。在目前情形下，祇有天氣一項不能為天空寫字公司所左右。在紐約，每年中當有一百天可供天空寫字之用。除非天空中萬里無雲，不然的話，最好的天空寫字者也是不會有好成績的。

天空寫字者最歡迎穩定的微風，它可使字母吹送得老

遠而不會破碎。暴風把字母吹得支離破碎。在普通氣候下，每個字能被十哩內的人看見；在特殊的日子下，可被十五哩的人看見，但當氣候好，又有定向的微風吹着時，就不易說天空上的字會留多久，或會漂浮得多遠了。

天空寫字的要素是寫字的人。第二次大戰爆發時，許多寫字的飛行員都入伍為國服務。戰爭結束後，這批飛行員又復員，從事天空寫字的工作了。

雖然天空寫字大都祇需要呆板和準確的飛行，但它也需優良和精確的幻想。要明瞭天空寫字者的技巧，你祇要拿一張紙從下面試寫着反字。每個天空寫字者就要這樣在天空中寫着字。有些飛行員要在機中放一塊寫着這些反字的紙牌，但大多數熟於此道的飛行員不帶如此。

寫字飛行員的第一課是學習如何在空中寫“OXO”三個字。無論從正反或上下讀來，這三個字總是如此。有一次，一個飛行員忘了正反面，把“LOFT CANDY”二字寫成“YDNAC TFOI”。但這種錯誤很少見。又有一次，一個天空寫字者漏去了一個h，因此把“Air Show”二字變成“Air Sow”。

做廣告的人常喜自己選定用方體或草體字。要是給寫字的人選擇，他一定會選擇方體字。草體字寫起來比較困難，因為草體字母比較小，錯誤亦容易發現。在天空寫字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字母一經寫好，就沒有辦法改正錯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明天空黑板上的擦字橡皮呢。

特製的天空寫字飛機在機艙中特別裝置了許多容納液體汽體的筒。引擎一定要產生大量的熱來使液體氣體化成氣體，每機必需裝有高度轉動的翼，使它易於上下來去飛行。用在天空寫字的「墨水」本來是蓖麻油和糖漿。但現在改用石臘油和別種化學物質，以產生大量的白色氣體，這種氣體需輕到容易分佈，但又有足夠互相黏着的重量。

天空寫字者的飛行基地在長島。從基地到寫字的天空，飛機需上升一萬到一萬七千呎。當他升到這高度時，它先發一些氣體出來試試風向。然後再開始對着風以每小時一百五十哩的速度在一個平面內寫出字來。

寫字時需小心不要橫越自己寫好的筆劃。飛行員在寫好一個字母後需要上升五十呎後，再可開始寫第二個字，這是防止字母被飛機的推進機所搗毀了。每個白的字母有一哩路長，但飛行員在寫這一個字時，需要飛行數倍的距離。每當字寫好，飛行員下降一千呎來察看自己的成績，然後再飛返基地。

最近，實驗室中已發明各種不同顏色的氣體，因此，相信不久的將來，天空寫字可在月光下舉行。雖然其成績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但實驗還在繼續下去。

國外許多廣告商（尤其在南美諸國）都注意到天空寫字的發明。在戰後建設的大目標下，各大廠商都願以他們的出品在這最大的廣告牌上做一下廣告。這在那些天空寫字的廣告公司來講，更可使他們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啦！

余新恩著

(一) 人體哲學

每冊 一千元

(二) 留歐印象

每冊 二千五百元

內容十五篇，共十餘萬言。

- | | |
|-------------|---------------|
| (1) 印度朋友 | (9) 倫敦割肺記 |
| (2) 十天在開羅 | (10) 三次危急時在巴黎 |
| (3) 睡城 | (11) 日內瓦 |
| (4) 維也納割屍記 | (12) 世外桃源塔佛斯 |
| (5) 維也納的咖啡館 | (13) 從歐洲歸來 |
| (6) 希特勒到維也納 | (14) 懷倫敦 |
| (7) 捷京回憶 | (15) 大學肺癆療養院 |
| (8) 柏林 | |

經售處：

西風社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
 二弄十八號
 中華健康協會 上海怒路二九號
 中華醫學會 上海怒路四一號
 工廠聯合醫院 上海安遠路二號



★世界上應該有更多像他這樣的人。立志獻身利他的古道熱腸的人是極需要的。沒有別種人比爲善最樂的人更光榮了。

爲 善 最 樂

黃嘉歷

赫德 (James L. Harte) 原著・譯自
一九四六年五月號 Read 月刊

『馬路上的人』，是他唯一的名字，也是他所承認的唯一的名字。那是他在支票上所簽的名字。他所有其他的名稱，已經在二十五年前在美國亞坎薩斯州首邑小石城聖文生醫院宣布他死了之時，全部放棄了。在他被登記爲已死的三分鐘之後，他再呼吸了，『馬路上的人』就在這時誕生。

他是個強健的老頭子，使人不敢相信他是已經六十二歲了。他的身材矮小，活潑，面色紅潤。他最愛好的辦公處是在小石城第七街和大街的轉角處。

全城的人都認識他，敬愛他，全世界的美國兵士愛他尤甚，因爲在過去五年間，他消磨他的多數歲月使兵士及其家人的生活更舒服，更快樂。

在二十五年前，他只三十多歲，但已是個成功的商人了。據他說：他從前所過的生活，是私自自利的，完全是爲他個人的利益着想。但是那種私自自利，對於他日後的

新生活倒有一些好處。他積錢投資於最可靠的證券，和在蓬勃中的亞坎薩斯州的公用事業公司。現在他就把投資所得到的利息，使他所幫助的人得到快樂。

疾病使他停止了經商的業務，並致他於死地。到他能够起來時，他的醫生警告他不可再經商。他必須過着簡單樸實的生活，不能多用氣力；他應該享受多量的新鮮空氣和陽光。

他說，『除了在馬路上散步之外，我沒有什麼可以做。在街上散步時就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行動；我忽然得到新的覺悟。人們都是很粗暴的互相對待的。很少看見一個人舉手去援助一個在困苦中的人。因此我決意在這方面努力。』

『在我每天的散步中，我就開始去攔阻行人，並問他們我何可爲他們效勞的地方。起先他們想我是發瘋了。但是經過相當時間之後，他們對我也就司空見慣了。做母

親的要買東西時，會叫我照顧她的孩子。不久人們就問我到各地去的方向。人們要問普通平常的小事情都不必去問別人了！」

「馬路上的人」變成一本流動的百科全書。他是無所不知，無人不識的；問題無論大小，都可以去請教他。小石城的居民每天至少有二十件事要請他幫忙的。

一個母親事情太忙不能離開家庭，他可以替她買東西去麼？一個商人的車子要修理，他可以負責代辦，並準時把車交還麼？他可以領某小孩自學校回家麼？他可以做這樣事或那樣事麼？他總是肯的，並且都照辦了。

他變做小石城的標記，是城中最愛的人物。他施與一切不願得到任何酬報。他活着只是要幫助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尊崇「馬路上的人」。

二次大戰發生之後，他的名字也隨着傳播了。這是以第一批在距小石城八哩外的魯濱遜軍訓營數萬名兵士爲起點的。

「馬路上的人」成爲兵士的好朋友。軍中的街頭他毫不感到興趣。不管是團丁或是高級的將領，向「馬路上的人」有何請求，都是得同等和公平的重視——並且總是得到滿足。

他開始爲兵士們找尋走散的親戚；有時代受訓的軍人寫信，因爲他們很少寫信的時間，此外又施了無數的小恩惠。當他聲名遠播之後，其他的人也來找他，所請求的

事也愈難於應付了。他可以替一個兵士及其妻子找房子麼？他可以替一個伍長買一座鬧鐘麼？某軍曹因急事，請假回家，得不到飛機客位，「馬路上的人」能够替他買一張飛機票麼？他都做了，每一件都是實在的事！

或者是由他以前商業上的聯繫，大概是因他替那城的商人做很多事情，所以他能够買到鬧鐘，土耳其毛巾，被單，和別人在市內遍買不到的希罕的東西，他都買到了，但都不是由黑市買來的！

現在他仍舊很健康。他每天爲小石城市民及魯濱遜軍營的兵士服務以外，又收到海外士兵及退伍軍人來信，請求他幫助他們恢復平民的生活。

每封信上只寫着：「亞坎薩斯小石城馬路上的人」。他名聞全球，被稱爲美國軍人之友，例如最近有一封信自日本寄來，要一九四五年世界棒球聯賽七次比賽的全部分數表。還有人是要一種私人的小禮物，美國兵士在外國買不到的，想寄回來給他們的愛人做生日，或其他週歲紀念物；還要查問各種各樣的事：如亞坎薩斯最好的游泳池在那裏，兵士要到小石城觀光，要在那兒可以得到價廉物美的美食。

所有請求不論怎樣希奇，怎樣古怪，怎樣難做，都得到滿足。甚至新近有一項請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駐在菲律賓的一位上校，要一根電線去裝飾爲他的兵士而設的聖誕樹。

他對工作非常熱心，因為幫助人是他一生的事業。你不時可以看見他在第七街和大街他所慣立的轉角處，他很歡喜和你談他的驚險事蹟，然後願予你以一臂之助。

他素性不喜宣傳，所以他的住址都不給任何人知道，雖然他是住在小石城的住宅區。他的鄰人愛他並尊重他的願望所以盡力為他保守秘密。

他家裏的電話號碼不列在小石城的電話簿裏，但是要做有益的事時，就可以得到，那個電話號碼在所有慈善機關裏一查就得，它們都要請他幫助，不時把案件向他諮詢的市警察局，紅十字會，青年會，救生局及同類的機關，以及羅濱遜軍營的軍事當局，都留有他的電話號碼。

『馬路上的人』還沒有結過婚。他離開為善最樂的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就是孝敬他的母親。她雖然很老又體弱，却很快樂地和他的兒子同住在舒適的小屋裏。並且為了他引以自豪。

『馬路上的人』承認他的身體在六十二歲時，比在三十二歲時還要健康。他幫助別人的事業給他得到兩種益處：使他時常在露天過生活，同時忘記了自己的憂慮。當他使別人得到快樂時，他自己的快樂也增加了。

譏笑者說他是一種怪人。他正是這種人。世界上應該有更多像他這樣的人——如今在大屠殺的戰爭過了之後，這種的需要比前還要急切——立志獻身利他的古道熱腸的人是極需要的。沒有比為善最樂的人更光榮了。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增加體力
防治肺病
虧弱消瘦
佝僂軟骨
發育不良
服之最宜



信誼 藥廠
SINE
著名 出品



利他可使戰禍消滅

譯自美國步兵雜誌

埃森豪威著
黃嘉音譯

有一次，在歐洲作戰的時候，當我跟兩位偉大的軍人——馬歇爾將軍和奧瑪利將軍——談話的時候，我問他們說，如果要將一件重大的任務交給一個人做，他們要看他有甚麼特別的性格。

我們檢討了一會兒，決定那最偉大的性格不是肯負責，也不是勇敢，也不是有眼光，甚至也不是已經表現出來的才能。

在最後，我們三個人同意，我們所要找的性格，是利他的心。

利他的人用全部的心思和勇氣以及興趣去做你交給他做的事情。他祇想到他能替他的國家，他的司令，和他的軍隊做點甚麼。

他一直不想到他自己，要是他想

到自己的話，那是在任務將要完成的時候。他是太忙了，太專心致意於利他的事了。

有利他心的人，世界才會有沒有戰爭的希望。他們要盡最大的利他的努力，才能阻止文明的完全喪失，或者生命的毀滅，我相信要是另外一次的戰爭來臨，文明的喪失和生命的毀滅是很可能發生的事。

沒有人比我更熱切地懷抱著一個希望，這希望就是像我這樣的軍人，有一天可以脫去軍裝，去找旁的事情做。要世界有這麼一天，需要各地的利他的人的努力。

我們自己國內的利他的人，和我們的盟國的利他的人，對我們已經獲勝的戰爭貢獻最大。從我們的學校裏

出來的人，從科學與工業界來的人，從全國步槍協會這種利他的機關出來的人，各種民間職業的人，以及兵士，爲了勝利，忘懷了自己去做偉大的事情。我相信我們一定得堅定，得維持堅定，要是我們希望跟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一起完成更偉大的，絕對必要的消除戰爭的工作。

我們要找消除戰爭的道路，我們得靠這種利他的性格，靠這些利他的人。我要在軍事方面盡力幫助這些利他的人，來保全我們的國家的元氣，來幫助世界達到問題的最後的解決。當我們找到戰爭的答案的時候，我將以一個軍人的身份，用最愉快的心情來看我的任務的終結。

★ ★ ★



★黑人非但聰明，而且有很高的文化水準。黑人與白人的文化，如能自由地和諧地交流，則雙方必能交受其益。

黑與白的交流

顧啓源

魏德孟 (D. Westermann) 原著，編譯自 *Noirs et Blancs en Afrique* 一書，巴黎 Payot 公司出版

歐洲或美洲的白人，如果坐了汽船，溯上非洲尼羅河的上游，便會看見一羣幾乎完全裸體的夷胡克 (Chilluk) 黑人，懶懶地躺在河邊。瞧着他們塗着牛糞與灰土的身體，以及染成紅磚顏色的頭髮，外來的客人會把這些土人當作一羣奇怪的人形動物。可是如果他能用土語跟這些人交談一下，他便將改變其原來的意見了：因為他將發現這些黑人已經有了四百餘年的文化，還有着一個組織健全的君主政府，和一種頗為進步的宗教；他們像每個人類一樣，都有學習的能力，並且還有着高尚良善的品性。

可是大部的白人，却並不能用土話跟黑人交談，因此他們無法瞭解黑人的思想，就把黑人當做一種愚笨低劣的民族，以為「他們永遠不能達到白人的水準，祇可充任白

人的奴僕而已。」

然而黑人却並不是愚笨的民族：

烏禮佛 (R.A.C. Oliver) 曾以黑人與白人為對象，作了一次智力測驗，得到了下列幾項重要的發現。

一、非洲黑人的智力，平均約為白人智力的百分之八十五。

二、百分之十四的黑人，比普通的白人聰明。

三、美洲黑人的智力平均約為白人智力百分之八十，而百分之二十的黑人，比普通白人聰明。

四、美洲黑人中智力最高者，與智力最高的白人同樣地聰明。

非洲黑人的智力與道德觀念，可以另外以他們的俗

謎，謎語與故事中得到此項證明。黑人的諺語與歐洲人的諺語相比，並不稍有遜色。以他們的諺語中，可以發現黑人具有精微的觀察能力，深刻的生活經驗，以及睿智的見解，甚至有時還充滿着幽默與諷刺的思想。

黑人非但聰明，而且有很高的文化水準。黑人的繪畫常在歐洲獲得觀衆的欣賞。在彫刻與音樂方面，黑人的天才更有驚人的表現，這在美國尤其顯著。

可是當白人挾着他自己的文明，與這些黑色的兄弟們接觸之時，却並不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同類，竟把黑人當作一種半開化的野蠻民族，任意加以摧殘，而且把他們固有的文化，一筆抹煞。

在西方的文明之前，黑人祇得低首屈服了。在無論什麼地方，凡有白人與黑人接觸之處，黑人的文化總是顯出退步與潰滅的現象。在北美洲，澳洲，以及無數太平洋的島嶼上，與南非洲各地，都可找到這樣的例子。白人在上述各地儼然居於主宰的地位，而黑人則被視作低賤的奴隸。那些白人與黑人接觸稍久，便會受到一種惡劣的影響，他們逐漸變得高傲，產生了階級觀念，而且，因為凡事都有黑人代勞，他們就養成了依賴與懶惰的習慣，同時他們的道德亦隨之低落下去。

黑人所初次接觸的白人，往往不是很高尚的人士。他們給予黑人的印象，頗為惡劣。這些白人大都是大胆的亡命者，和心毒手辣的商人，他們用各種兇狠的手段對付

黑人。白人的官吏也和他們狼狽為奸，他們並不尊重黑人的制度，他們取消了黑人的獨立和自由，他們毫無理由地廢掉了黑人的領袖。

黑人原先對於白人頗為敬重，現在却深感失望了。一個被壓迫的黑人曾經憤怒地說：

「白人來到這兒之前，這一塊美麗的廣袤土地，原是屬於黑人的。白人稱我們做『野蠻民族』，可是我們早已有着很優良的社會制度了。照我們從前的規矩，所有的財產，大家都可以享受。無論男子，婦女，和小孩，都可以分享各種好的東西。如果我有一袋米，而我的鄰人却没有，我自應和他分享的。當傳教士來的時候，他會向我們說：很好！要是你們互相援助，天上的上帝便會喜歡的。但當我們跑到繁華的都市中去，我們便可看見白人在竭力地剝削我們。他們之中誰把我們剝削得最厲害，誰就最受別人的尊重。也許傳教士不知道這類事情，也許是我們受了他的欺騙。這就是我們不能成功的原因。要早你想發達，你就得丟掉那不合實用的基督教。居住着此地的漂亮房屋，而擁有好幾輛汽車的白人，就不到教堂裏去的，他們沒有功夫去注意基督教的上帝，他們是看輕上帝的……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他們說魔鬼是黑色的。如果我們黑人也有個上帝，那末這是個黑色的上帝；而如果要我們畫一個魔鬼，我們便將把他畫成白色，因為那些白人都是魔鬼。」

上述的言辭，不免有過激的地方，可是這意見足以代表一部份黑人對於白人的看法。的確，黑人到處被白人歧視與欺侮着，雖然在目前黑人已不像以前那麼備受壓迫，但在若干地方，黑人的土地還是要被白人任意徵用，黑人還是要被迫繳付各種苛捐雜稅，黑人仍舊不易得到受教育與工作的機會，並且黑人不能參加高尚的職業，黑人在社會上依舊未能獲得平等的地位。此類情形，即使在最民主自由的美國，也未能完全消除。

可是黑人與任何一種民族一樣，也有自尊的心理。他們處於此種不公平的待遇之下，便力圖掙扎，尤其是受有教育的黑人，更努力設法在各方面與白人一爭短長。若干黑人便開始研究他們過去的歷史，以及他們自己古代的文化，企圖證明黑人民族，對於世界的進步，也有貢獻。雖然他們的工作，尚在初步的階段，但這種努力是可喜的現象。這是黑人民族的光榮。因為他們尊重自己的歷史，進而研究自己古代的文化，他們的目的，在求瞭解這文化，以及發揚這文化的優點。近年從事黑人文化研究工作，大部份尚屬白人，但無疑地黑人將逐漸參加此項工作了。目前已有若干書籍，由黑人寫成出版，可見得黑人也很能幹。如果將來他們能受到與白人同樣的科學化的訓練，則每個人都將快樂地歡迎他們來合作了。

黑人們豈不能夠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在現代文明的條件之下，充分地發展自己民族的優點嗎？他們豈不能

發揮固有的能力與天才，在藝術與科學，政治與社會方面，給予整個人類一部份的貢獻嗎？

這樣的理想，我們應當促其實現。白人理應讓黑人得到一些發展的機會。誰也不能否認，目前的黑人，正在迅速進步之中。所以任何措置，凡是阻礙他們向上，或者限制他們，不讓他們超過某一種的文明程度者，都是不合理的。當每一民族的前面，都有一條平坦的大道，而沒有任何的人造障礙阻止他們前進時，世界才會有真正的繁榮和進步。真正的富庶，是當全世界人類能夠按照各自的經濟力量，協力合作的時候。貧苦的黑人越少，則白人越有利益。一個貧窮的民族，是世界人類的負擔與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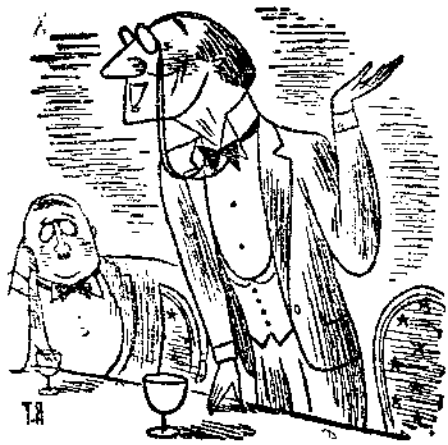
不過，無論如何黑人的前途，却在黑人自己的手裏。他們應當自己來決定該走的路線。白人雖然能夠影響黑人的行動，但結果還須看黑人自己努力如何而定。白人也不該再因為膚色的關係，而歧視黑人了，黑人與白人的文化，如能自由地和諧地交流，則雙方必能交受其益。世上各種民族的外貌雖有歧異，但人性的根本，却是完全相同的。人類的進展並不在外貌的一律，却是在求各民族利用自己的特性與優點，來協力推進全球人類的文明。

西風社新書

幼童教養法

每冊三千元

沈東式譯
黃嘉音編校



★美國人傳統的精神就是歡樂，慷慨，興奮。更由那驚人的過剩的精力，使得自家一直是那樣生氣磅礴的。

外國人到美國

葉 羣

丹麥漫畫名手兼政治評論家班地士 (Hans Bendix) 原著

譯自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因為希特勒不及美國那般『好客』，於是歐洲遂有千萬人跑到美國去，而我呢，正是這千萬『難民』之一。現在，我很感激的辭別了美國的軍隊，重又回到了丹麥故鄉。且把一些美國的好處，(對不住，也還有些壞處)，講給我一班朋友，一班讀者們聽聽。

在一個陌生的人看來，美國可真是一個驚心眩目的國家。那兒人類在近代史中，破題兒第一遭得任性的將自己放縱開。美國人儘量的發展他們的德行；也儘量的縱任他們的過錯。橫通大陸的鐵道是他們的玩具，整個的州省是他們的院落。星期日野外聚餐時，他們不像別國那些小人物，在草地上扔下廢紙，他們丟下的是整個汽車的殘骸。我們精神上的前輩是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但他們自然模效的老大哥卻是彭陽 (Paul Bunyan)。

美國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不像歐洲，那兒數千年來，人類一直悶得透不過氣來。文化是藏在博物院內。歐洲史是一篇黯淡的陳稿；美國史是一部緊張的小說。

美國人的奇特處，正是他們最不會注意到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瑣事。在美國人看來，電影院中的冷熱氣設備像是不不可少的東西，有人到電影院內，不大歡喜電影，頂歡喜的倒是那些冷熱氣設備。他們看慣了那大張頭的星期週刊，看慣了那種五花八門的『藥店』，裏面上自布匹，下至鐵器，甚麼東西都賣，他們用慣了那麼多書記，有時要想打個電話給主人，反被書記鬧得打不通，他們喫慣了那種怕人的冰水，每餐會把你的胃口冰得麻木。

不過冰水也和美國人生活中其他的東西一樣，它使你見了發愁，也會使你看了歡欣。當你看見那冰水從旅館的

水龍頭裏淌出來時，當你覺得那是一種神奇的現象。我總感到奇怪：爲甚麼美國人所有機械等實用的東西，竟會那樣靈巧。所有的門，就連那些特別厚的玻璃門，開闔起來都是那麼靈活，無線電那般靈活，汽車同電氣冰箱也是那般靈活。也許你會說，這有甚麼稀奇？但你不會知道：在歐洲，那些機械等實用的東西是那般使人頭痛。

美國人對於機械的應用，雖然這般靈巧，可是在大冷的冬天，客人去扭他們的門轉，開他們的電燈時，總常常會觸到電，嚇得手足無措。美國人用錢時，用十進方法，但量東西稱東西時，又用英國那最不適用的磅秤尺碼。

我聽到美國人罵俄國人生活標準一律，我就覺得好笑。說俄國人的生活標準一律嗎？美國人聽同樣的無線電，看同樣的電影，讀報業公會同樣的新聞，用同樣的汽車，車裏燃的是同樣的汽油。女孩子從同樣的美容室裏出來，戴着同樣的帽子，好像一個造幣廠內造出來的同樣的錢幣。我從紐約起到洛杉磯，喫着同樣的夾心麵包；香腸好似一根橫展過全國的汽油管子。

在美國，包裝東西，是一種損人的藝術。一班人往往歡喜包裝，而忽忘了裏面的東西。

在歐洲，窮人羨慕富人；在美國，窮人急盼自己變作富人。人們沒有像階級那種遺傳的障礙，人們的前途再不會受到那種無情的限制。黑人們當然是在種種障礙下掙扎着。但是從許多地方，我們仍可以看出來：美國的文

化，尤其是在藝術一方面，都在吸收着黑人的思想活力，而變得更加豐富。

美國人對外人的確是慇懃周至的。紐約那繁複錯綜的地下火車，常常給我鬧胡塗。有一次，我一心祈願想：究竟應當朝那一面走，不知不覺的，竟把一隻銀幣放在兌錢鋪的木盤子上面。鋪子裏的人，帶着憐憫的神情，朝我望望，拉下窗簾，走出鋪子，把我推到柵門口，隨手將我一隻銀幣塞進洞裏，把我推進門去，說，「現在該會走了吧？我的老先生？」

在美國，你在宴會中會遇到許多有趣的人物，但偶一會晤，便又分離，以後你再看不到他們了。他們總這樣說，「一定來看你，我們最好不久再會見。」可是那實在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們不會再遇到啦。」我是因爲上了一次當，才學到一個乖的。有一次宴會中，有一對夫婦再三邀我去看他們。我這人真太幼稚，後來我真的去看他們去了，這一來才給我窘住，原來他們早已想不起來我是甚麼人了。不過他們仍舊維持美國人一貫友善的作風，更留我在他們那兒晚餐。

但是美國人最感動人的，乃是他們遇到大事時，表現的那種精神，這種精神的表現，尤其是以戰時爲顯著。記得一九四〇年的除夕，我和家人走到泰晤士廣場時，那裏聚着無數的人，把五彩的硬紙喇叭，瘋狂的吹着。在我們一班人，眼睛看慣了歐洲黑暗的燈火管制，乍看到四面八

方，五光十色的霓虹燈閃耀，都被駭慌了。我們不禁想：難道這班人就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人民嗎？難道他們因為隔開得遠，就這樣祇顧自家狂歡，竟忘了他們信奉民主主義的弟兄們，在遙遠處受難垂死了嗎？難道他們不知道：這種惡運即將降臨到他們自己頭上嗎？我們幾乎痛哭起來。

十一個月後，日軍偷襲珍珠港。這時我才知道：我懷抱的希望並不會落空。這時候美國人那種偉大的情況，真使我看呆住：他們立即丟下他們的彩色紙叭喇，他們把軍火武器，大量的軍隊，像潮水般，一批批製造，一批批搬運出來。在和平的土壤裏，好像忽然另換了一批種子，湧出來的是一批又一批富於韜略的軍事家。他們很快的去訓練一班兵士，教他們各種作戰的常識。最使人驚奇的是：在這備戰的過程中，他們從不會片刻忽略，從不會偶爾損及他們那頂寶貴的民權自由。

待我離開美國時，美國已有好多地方和一九四〇年時兩樣了。我親眼看到有好些改變，已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形成，但有些都是很瑣微，也許並沒有多大含意。譬如，我們在歐洲很熟悉的官僚制，現在在美國地方，也在慢慢的，悄悄的漫漶開：是許許多多的小官員，是許許多多討厭的規則制度。歐洲各地所遍見的那種物品缺乏，經濟拮据，有好些類似的情形現在也已出現於美國。我以前一直欣羨美國人富足，老是買新鞋，添新襪，現在呢，鞋子也

在打掌，襪子也在修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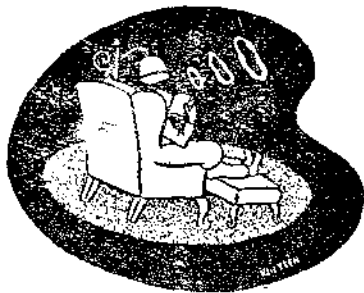
在大的地方，美國也有改變處。以前美國人對於世界的趨勢，從不會像現在這樣關切過。五十年後，歷史家也許會這樣說，幸虧有了希特勒，美國人纔認識出自己的力量來。不過，就是現在，美國人對自家所具的力量，仍不會有充分的認識。倒不及歐洲人看得清楚。

美國是世界文化的電力發動廠。正如我的朋友金聖（Johannes V. Genssen 一九四四年諾貝爾獎金得獎者）所說：富蘭克林、惠特曼、潘茵、林肯、羅斯福授世人由人道的思想，富爾頓、愛迪生、莫爾斯、美國一班技術的天才，更使這些思想曼衍，使這些思想由物質的創造發明中實現出來。美國好似一隻電力發動機，由這發動機中傳出電力搏動。

假使一定要叫我用三個字說完美國人的特性，那麼我該用『生之樂』三字（Gay of Life）。那種儘量享受生命樂趣的本能，也可以說是他們一切力量的泉源。美國人傳統的精神就是歡樂，慷慨，興奮。更由那驚人的過剩的精力，使得自家一直是那樣生氣磅礴的。

所以，當我重又回到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時，重想到那一個國家，在那兒自由女神自由自在的散漫着，沒有任何物束，不受任何限制，我不禁高呼道：

『再會吧，美國！我定要再看到你。無論在甚麼地方。』



爲了祖國

魏咏泉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七名——

——從一位友人的口裏，我得知了一位已故少女的秘密，爲了悼念她愛祖國更勝於愛戀情的純真的靈魂，我記下這篇因祖國的抗戰而學生的血淚故事——

那正是五月榴花照眼明的初夏，我在醫院裏休養，我私自慶幸着我割治盲腸的安全度過，我幻想着出院後對再次生活的新鮮與傾醉。

在我隔壁的小房間裏，單獨地住着一個養肺病的少女，有時我好奇地倚窗內窺，大大的眼睛，細緻的纖眉，在因久病而削瘦了的面龐上，却凸露着兩朵如夕陽裏的慵醉的形雲似的酡紅的兩頰，一排潔白而整齊的牙齒，時時會因痛苦的呻吟而在翻身的頃刻呈露出來。

看樣子，彷彿認識，也似乎未曾相識，因之使我暗暗地惦念着她。

偶而兩次裏，我窺見她摺上幾張複寫紙在寫甚麼，是那樣痛苦地。這更增加我的迷惑，我悵惘地自付着我有結識或是知道她的必要。

從護士的口裏，我得知她的家，也是遠在海邊的江南，她沒有親友在後方，「她着實需要友人的慰藉哩！」玲俐的護士偏頭笑語我。這更使我困惑。因爲我們同是來自江南海邊的人。

時日遲緩地過去了，我的健康日見恢復，而隔壁少女的病却聽說日益嚴重。

於是我爲着另一個人就裹着，不知爲甚麼。

在一個月明之夜，病人的呻吟與呼喚使這月夜並不靜謐。我像被幽靈蠱惑了般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叮叮噹噹——幾下短速的鈴聲。『哎呀！渴啊……』

我聽清了這是隔壁少女的呼喚與呻吟，我決定不放過這次機會，我急忙端起一壺開水，匆促走過去。

『喝水吧！小姐。』

就是這樣一句話，便啓開了我們相識的門扉，也或者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而同病相憐的緣故罷！不過這不能不使我感謝她的落落大方。

她是個流亡的學生，黃宜之，一個雅秀的名子。她有着青春底熱情與幻想，然而幾次談話裏，她都失望地預言着她底病所帶給她的不幸和幻滅。

『我真怕呀！像夢一樣。』她嘆息着，迷惘懷念的眼睛，像在回憶着一段秘密的過去。日子，像駱駝拖着緩慢的步子走過，病人們用忍耐與期待消磨着時光。

二

一天夕陽斜照的時候，我散步歸來，順便買了一束夜來香給她插在床頭的桌上，以慰藉她深夜失眠中的寂苦的心情。

『謝謝您！』聲音低微到只能叫我體會到她說的是這個意思。

許久，無言的沉默控制着美麗的黃昏。

正在我向腦海搜取安慰的語句以打破這沈默的氣氛時，她忽然近於命令似地說：『你打開那個抽屜。』

『你要什麼？』我說着打開了那抽屜，在裏面凌亂地放着許多遠地的來書，我立刻意識到對於一個女孩子的信件，不能隨便翻動，因爲它有保守秘密的尊嚴。

『你檢出那封自雷多寄來的信。』

『我可以動嗎？』我惶惑，我遲疑着。

『那信封是淡藍色的。』

我檢出來了，很快地遞給她，然而她推開了，『你——拆——開——看——罷！』於是她翻了個身，把臉對着白色的牆壁。

『我有必要看嗎？』

『是的，——！』

我真不敢信任我的聽覺了，我的腦子和在五里霧中迴旋，『這是怎樣一樁事呢？』我疑慮着。

爲了遵從一個病人的命令，也是爲了好奇心，我抽出了信，在一張薄薄的信紙中，夾着一張四寸照片，背面寫着『贈給我們共同的愛人——宜之。』在正中更寫着兩行秀雅的楷書：

『爲了愛情。我們獻身給祖國。』

爲了祖國，妳貢獻出妳底愛情。』

我真迷惑呀！爲了消除我對於這事不解的煩惱，我毫未遲疑地打開那張信紙，如同飢渴的饕餮，我狂吞着這信中的字句：

『宜之——我們共同的愛人：

這樣的稱呼，對於妳該不會驚訝罷！這是喜劇，也是奇蹟，以一個遙遠的愛，聯繫了我們五顆戰鬥的心，我們慶賀，我們敬佩，妳把這幕景佈置得這般周密，瑰麗而偉大。

是在一個禮拜六的晚會上，我們以一個偶然的機遇，交換了妳給我們五人用複寫紙寫來的一樣的書信，妳可以想像到在當時的情形下，我們各自的心情，是在怎樣的一個情緒支配下而跳動着，在悲憤失望的無言沉默裏，我們可以聽到各自不寧靜的心跳。感情，像石沉大海般凝固在悲憤的失望中。

不過，宜之，那只是一時感情的激動，在冷靜理智的蘇醒下，我們睜眼於這偉大的現實，我們瞭解妳愛祖國更勝於愛友情的高尚靈魂，我們對於我們那自私的愛情寄以懺悔，我們沒有埋怨，我們祇

有以更堅強的戰鬥，去熱愛妳高潔的靈魂，熱愛苦難中的祖國。

不久後，我們將向密芝那進軍，願勝利的號角一直把我們送向黃海之濱。

這像片是我們五人的合照，它可以象徵着在未來的戰鬥中，我們將向兄弟樣牢固地結合在一起。最後，祝福妳，宜之——我們共同的愛人，爲祖國妳獻出了妳的愛情，妳是值得驕傲而快樂的。

妳所愛的戰士——鴻，志冰，江濤，天民，振民於雷多軍營。

我再翻過像片，五個頭戴鋼盔全副戎裝的青年戰士，臂挽着臂，肩并着肩地站在一起，在一抹平沙的廣場的背景前，氣宇軒昂地并立着五個青年戰鬥員。

這更叫我迷惑，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情呢？雖然我可以猜想到這其中一定包含着不少的曲折與秘密。

『密斯黃！』

她並沒有翻過身子來，從她微弱的嘆息裏，我聽到了她抽泣的嗚咽。『我欺騙了他們啊！！』

『妳能讓我知道得更多一點嗎？』

『可以的，請你先回去罷！在必要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好吧！我走了，妳安靜點罷！珍重身體。』我摺好原信，放在抽屜裏，迷惘地走出來，在撥開竹籬的頃刻，昏朦的暮色裏，送來一股夜來香的芬芳。

三

次日的下午，護士遞給我一個小紙包，說是那個養肺病的黃小姐叫她送來的。

我接了紙包，我立刻猜想到這裏面一定是包着她的秘密，爲了要知道她這個人及那樁事情的全部，我又急迫地打開它，像礦工搜取礦苗。

在裏面，我只拿出了三張普通信箋一類的白紙，白紙上歪曲地留着不整齊的字句，從那失去秀娟意味的字體裏，我可以想像到她是在擅抖中執筆的。在這非書信而近於紀事的敘述裏，她表白了她的一切。

她說——：

「我因為容貌美麗，使多少青年男子向我投擲青睞，而我的父母却傳給我命中要沉淪的疾病身體。爲了免除自己才來的徬徨和痛苦，我曾經決定在肺病未全愈學業未有成就前，決不接受任何人的愛。於是我會毅然地拒絕過許多人的追求，然而，這也加予我內心不少的不寧靜。」

是一個初冬的季節，當反攻緬甸的風雲熾烈時，『參加遠征』，對於許多沈悶中的青年，是一個激動的號召，是一個新鮮的刺激，於是風起雲湧的從軍運動，激蕩在西南大後方的每個角落，激蕩在年青人的滾熱的心裏。與這從軍運動相伴而生的是一個瘋狂的對於異性的伴侶的追求。

我，免不了的，在這狂飈的氣氛裏在感情上要受到激動與騷擾。有五個從軍的同學，向我求愛。這使我異常苦惱。

而這五人對於我的追求緊得很，像迫在眉梢的火。一如從前的態度，拒絕他們罷，我想。

然而，他們不久便是執干戈的英雄，是祖國勝利的保證，我不能叫他們傷心，至少要鼓勵他們。我躑躅，在午夜失眠中，感情和理智在天平上，得不到合度的平衡。

學校裏老師和同學們，都宣稱我們要予從軍同學以精神的鼓勵和安慰，人人都爲從軍同學服務奔走。學校裏在籌備歡送的節目。

女同學們洗了成打的像片，繡了成束的花，準備送給遠征的勇士們。

是個熱烈的日子。白天開會聚餐，晚上出演雷雨，爲了給勇士們送行，同學的熱情抵過冬日的嚴寒。

星花錦繡天壁之夜，在歡送會進行中，我用了最巧妙的方法，以輪流的方式，和他們五人分別地會了面，是一個戀祖國的感情，叫我允諾了他們的愛，爲了掩飾我虛構愛情的內幕，我答應他們和他們通信時，是爲了保存的完善與便利，我用複寫紙寫信給他們。

就是這樣，我欺騙了他們，以一個誘惑的愛情把他們送回了遙遠的異國。

然而，可憐他們都還不知我是個肺病的患者。肺病鬼只是一副美麗的容貌便迷住了他們的心。

如今，讓他們洞穿了我的虛偽，他們說他們瞭解他愛祖國更勝於愛友情的高尚靈魂，然而我的靈魂是高尙的嗎？我欺騙了他們，如今，我在病危痛苦的掙扎中，我是帶罪的囚犯，我已走近了生命的末尾，這是上帝給予我的懲罰啊！

好友！假若我有了不幸，願你念我們生前曾有過這短暫的友誼，轉告我遠在異國的五位戰士，說我已銜恨而去，並信告我崇明島上的家庭（城內南街一二三號黃宅）說……」

四

三天後，黃宜之，一個純潔的靈魂歸去了。

悼念她，在人前，我的淚向心內流，我是以對待故人的友情的心，收殮了她，檢點了她的遺物。

桌上的夜來香，被棄落在地板上，花瓣雖已焦黃，而芳息未泯，我心裏惋惜地悼念着：『到死未消蘭氣息，他生宜護玉精神。』

遺物中，多是友人贈與的像片和信札，他檢了她自己的一張二寸的全身照片，以留我作永遠的憑弔，其餘的，我打成了一個包裹寄往遠在長江口的崇明島，因為留存着友人的遺物，如同捏着一把火。

對於她那五位遠征在怒江邊的戰士。我也簡短地寫了張書簡，並把那三張她寫給我看的她自己的表白，一併寄了出去，這是爲了叫他們知道一個少女的純真的靈魂，已獻給了祖國爭取解放的戰爭。

五

兩個多月以後，蘆葦白頭的初秋，我接到一封遠從密芝那寄來的一封信，水漬後，字跡顯得模糊而寒愴。語句也彷彿是因爲慌亂而艱澀：

『朋友，來信收到，感謝你通知我們黃小姐的死訊，我痛哭，但我流的是血還是淚呢？先生，我能告訴你的也是個「死」字，我們五人中現在只有我一人活着了，在密芝那的攻奪戰裏，江濤他們四人倒下去了，他們五人倒能在地下聚會了，我呢？如果可能，請先生把我們五人的名字一併刻在宜之的墓碑上吧！先生，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啊！先生！這一切，全是爲了祖國的緣故。』



倔強的孩子

林紆

——九週紀念徵文中選第八名——

五月天的醫院中，到下午總是寂靜無聞，只要能走動的，都從這悶熱的籠子裏逃開，各自尋找一點涼意去了。五號病房中只剩下我一個人，腦子昏沉沉地睜開眼睛，被寂寞苦惱着，無意翻開一本書，突然看見一張蕭如半年前的寸半照片。凝視他那英爽年青的遺姿，想起從P校一道出來的淒涼情景，幾年來像親兄弟一樣地同甘共苦，而今他竟異域孤魂，我則隻影獨釣。面望艱長歲月，不禁黯然！

戰爭把他孕育成人，他又在戰爭中倒下去。他是那樣快樂，活潑，有時又是那樣沉默，倔強。他一生的歷史，就像告訴人們，他是為戰爭生長的。可惜倒在戰爭裏面，他沒有看到戰魔的逃逸，沒有看到大時代的翻身。他的屍體被安放了下去，而他的靈魂却在英雄的行列裏面站了起來。從這個瘋狂的世界，到另一個肅穆的漩渦，在於他是那樣短短的一霎那。而在我們心中却留下一個不滅的波紋！

他十幾歲時跟隨年老的父親渡過海峽，回到自己的家鄉，第一次嘗到自由的快樂。那時他是那樣地興奮着告訴父親：『爸！我們不要回到台灣去，好吧！』老年人知道孩子的委屈，於是他就在那鄉繼續進學，享受着自由的快樂，儘量發揮他多年潛伏着的天真與聰明。六歲那時死去了母親，十九歲的哥哥又因與人爭鬥死於台灣牢獄。年老的父親在悲憤中看淡了一切，以母性的慈愛，看護他這孤零零的孩子。可是環境的壓迫，使他變成一個沉默憂鬱的孩子。回到祖國後，在他同年的孩子們中，漸漸地喚回他童年應有的天真！

『七七』的烽火彌漫到南方的海岸，戰魔叩着海濱的大門，那時他在高小剛剛畢業。年老的父親又默默地帶他離開砲彈生活下的格坦，父子倆帶着惆悵的心，踏上艱苦的旅途，走盡了閩江源頭，跨過武夷山

脈，小憩在昔日的赤色都城——瑞金。數月後沿着贛江西去，飽嘗着贛南風光。但在人地生疏，言語阻隔的異鄉，孩子的心又沉了下去，沉默和鬱憂又爬上他的面龐。年老的父親感觸到孩子的厭倦，於是他們在贛南的心臟——贛州，停了下來。

在那裏孩子在附近補習學校裏進修中學課程，放學後陪着年老的父親散步和閒談，有時父子練習英語會話，或用日語閒談。寂寞的日子是那樣的平淡，因此那時孩子對音樂深深地感到興趣。常常在寂寞的時候，以高歌暢吐肚中的積鬱，或者讓自己忘懷在口琴吹奏中！

時間在寂寞的氣氛裏偷偷地爬着，在父親臉上加着皺紋，在孩子心中添着沉鬱。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孩子臉上顯出興奮的光彩，手裏拿着一張晨報，跑回家來，走到父親跟前攤開報紙，指着一段廣告說：『爸！我想去試試看好吧？』

父親默默地看完廣告，望望孩子興奮堅決的面龐，年老的心黯然了！『孩子爲什麼想獨自遠離呢？』父親的手有點顫戰，報紙嘩嘩地抖着。但爲了孩子的前途，孩子的快樂與幸福，年老的心爲不安的預兆戰鬥着！當天他們從招生辦事處拿到一份空軍幼年學校的招生簡章，第二天父親默默地帶着孩子參加體格檢查。在醫官讚美下孩子勝利地拿到『體檢』及格證，興奮地找到他的父親，他發現年老的父親，凝坐在招待室中，悵悵地流下寂寞的眼淚！

筆試過後，孩子接到錄取的通知，年老的父親不再以難過來苦惱即將遠離的孩子。他沒有挽回孩子倔強的意志，眼看着最後一點溫暖，即將消逝。在他老年平淡的生活中，激起辛酸的波紋。可是他在孩子跟前常常顯着愉快的面龐，讓悲苦在他臉上縐紋裏隱藏起來，企圖在別冊日子裏，構造快樂的痕跡，一絲平靜的回憶。

半月後，孩子接到集合出發的通知。翌日父子倆默默地趕赴集合地點。在路上他倆爲別離痛苦着，兩顆心和足步一樣的沉重，哽咽使他們不發一語地走着……汽車的喇叭使別離的人們從悵悵的悲痛裏喚醒出來。孩子警覺地跳上車子，回頭看看對他癡望的父親，用力喊了一聲『爸……』

車子蠕動了，孩子看到晶瑩的淚水，在衰老父親的臉上閃耀着。車後揚起一陣模糊的灰塵，一羣悵惘的孩子，被載上遼遠的旅程。

在遼闊的平原邊際，幽美的環境和良好的培養，孩子的身體進步很快。他愛好運動，愛好音樂，他的聰明使他的成績常列優等。在那來自各個角落的孩子們中，他又喚回了活潑與快樂。他受到官長和同學的愛戴，他能夠說着流利的英語和日文，他的籃球技術不久成爲校隊選手，而且他又能用他的手指在鋼琴上彈出愉快的樂曲。因爲他是海濱的孩子，而使他成爲一個游泳的能手，而且常常有着驚人的表演——由於這，他第一次嘗到了失望的痛苦，他的意志被迫走到另一條道路上去！

那是一個初秋的黄昏，西向的太陽射出清爽的光芒。他興奮地站在高跳台上，游泳池周圍的看台上坐滿了官長，同學和來賓。盟國的記者們把攝影機緊緊地對着跳台爭取位置。他站在那離水面三丈多高的跳台上，聽着下面一陣陣熱烈的歡呼，臉龐紅得簡直像發燒，心卜卜地跳着。幾千隻眼光聚在他身上，警鈴聲使羣衆安靜下來，大家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的每一動作，甚至像在傾聽他的心跳。這時台上的他，被這突然的寂靜驚醒，他環視人們渴待的眼睛，像在焦急地催促他。他向下看看那平靜的水面，微笑的波紋像向他頻頻招手。他趕忙把眼光收回，集中在那狹長懸空的跳板上。剎那間他不由自主地提起雙腳，用輕鬆的步伐向那狹長的跳板跑去，當他到達高聳的板端時，熟練地往上一縱，板的彈力，把他拋出空中。他努力表演他優美的姿勢，迅速地改正他身體的每一部份，他聽到攝影機連串的軋軋聲響，纏着羣衆怒吼，狂呼……他指尖接觸了水面，他發覺自己的面頰已吻着清涼的水。他小心地保持入水的姿勢，竭力避免身體的某一部激起多餘的水花。當他潛入水中時，他得意地興奮着，今天他的「燕式」，確比任何時候跳得好。不幸正在這得意當兒，他右耳受到重重振動，使他的心一緊，迅速地潛出水面，右耳嗡嗡地嘶鳴着。他馬上被許多人包圍着，各方面送來讚許和恭維，可是他臉色却變得驚惶與不安。直到會場散後，他急忙到醫務所告訴醫官，像罪人陳訴自己的罪狀似的。經過嚴密檢查後，他恐怖地等待判決，而醫官却冷冷地告訴他：「噫！耳膜穿孔，」「呵！什麼？」他幾乎不信任自己的聽覺，失措地望着醫官。醫官却無情地

重覆宣布他的罪狀：「耳膜破了，聽到吧！」他沒精打彩地走出醫務所，他沒有看到太陽已經躲了起來，也沒有聽到那嘹亮的晚餐號角，甚至沒有發覺到自己只穿着一條潮濕的游泳褲！

學期考試完畢，他的淘汰命令也跟着下來。山谷裏沸騰着這個消息，每一顆心為同情激動着，大家都為他的不幸而嘆息着，而他却鎮靜地接受別人的慰問，心中決定他應走的路程。當他被當局召去作個別談話時，他堅決地請求送他進陸軍軍官學校。人們都用懷疑的眼光看這站在他們面前的十七歲孩子，但終於被他的倔強所感動而答應他的請求！

由於他身體的健康，和學科的優異，沒有困難地放進了軍校。他接受那成人的訓練，起先那嚴格的訓練會使他痛苦，但他努力地鍛鍊自己，不久漸漸地習慣了。他渡過最困苦の入伍時期，又經過二年的艱苦學習，他成為標準的青年軍官。畢業後，他出校見習，不久被派出國參加駐印軍受訓，準備反攻緬甸。他流利的英語，愉快的心身，和那英爽的體格，為許多盟友所愛戴，和上官同事所羨慕。他常常在盟軍聯歡會裏，用口琴吹出悠揚的音調，在鋼琴上彈出悅人的樂曲，而且不久也學會了盟軍的舞蹈，常常參加他們的友誼球賽。在游泳池中作攻打水球遊戲，又在跳台上以他優美的「燕式」跳水，博得更多羣衆的喝彩。他很快地被上峯，被盟友，被弟兄們所熟識，而且為他們所稱頌！

那是一個迷人的黃昏，人們都沉醉在週末的狂歡中，他乘着一匹駿馬在廣野中遊，時而縱韁疾馳，時而緩緩踟躕。慢慢地太陽向大地吻了茄色的別，在地平線後面偷偷隱沒去了，留下紫雲發出金光的閃耀。西方像幅光怪陸離的彩畫，紫雲不斷變幻而漸漸散去，月亮高高地照着朦朧的廣野，夜威脅着大地。他沉醉在這靜靜的月夜裏，迷戀那陣陣的印度洋和風。他忘記了來路，他想起遙遠的祖國，敵騎蹂躪下的故鄉，和那漂泊異鄉的年老父親。他激動地流下辛酸的眼淚，一隻夜鳥像窺透他的心事，匆匆地劃過長空，「哇」的一聲，向他投下哀怨的尾音。他驚醒似的望望那在茫茫逝去的夜鳥殘影，傾聽那月亮籠罩下的寂靜原野，他想起祖國的「游子思鄉曲」，他激動地高歌起來。伴着馬蹄緩緩的拍節，儘情使它變得哀怨，變得激昂。他的聲音幾乎有點戰慄，在涼風中震盪而抑揚！

那夜他迷路了，他焦急地跑了許久，可是找不到自己的駐在地。疲倦使他決定到前面村子投宿。於是他刺一下馬腹，向前疾馳，看那熒熒的燈光，在他跟前明亮起來。那是一座很大的獨立院子，燈光從菩提葉間隙中射出來。他的馬從窗前閃過，在一個大門前停了下來。他小心地上前叩門，裏面出來一個高大的印度僕人。他用英語敘述來意，而對方却漠然不答，示意請他稍等，轉身進去。一會出來一個老者和一個高大的少女，那少女用流利的英語問他：『需要什麼？』他趕忙把來意重述一遍，那少女用土語向老者說明，那老者立刻點頭歡迎，於是他被邀進一個華麗的客廳。主人似乎對這陌生的異國軍官感到興趣，由於少女的翻譯，使他們談話毫無困難。經雙方介紹之後，他知道那老者是個退隱的酋長，那少女曾經在英格蘭讀書，英文名字叫莎麗。他們對中國抗戰似乎也知道一點，而且詢問甚詳。他興奮得幾乎忘記了疲勞，傾訴祖國抗戰的偉大與日寇的殘忍無人道的事蹟，使他們深深地感動，而更表欽慕之忱！

當他們互道『晚安』時，已是午夜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整一下服裝去看他的馬。當他匆匆地跨出房門時，走廊的那頭走來了莎麗。她用熱情的口吻向他送委婉的『早安』！於是他們輕輕地談着，在院子裏漫步着，一會他們並肩坐在菩提樹下，談着天氣，談着鳥兒，談到祖國的風光，談到個人的經歷。他拘泥於她的親熱，而且發現到先前沒有注意到的，她的美處。她那貴女的風度，他的心爲不安迷戀着，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和女性接觸啊！

老者爲他特設着豐富的飯食和鮮果。早餐後他向主人告辭謝擾，老者慈祥地爲他祝福，莎麗頗顯依依之色。他倆緩步出來，可是他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只默默地跨過那棕色的馬，遲遲地跨上鞍轡。他向她揮手說：『再會！莎麗！』她笑着望着他，委婉地說了一聲『再會！』當馬蹄緩緩地移動時，他回頭看着亭亭玉立的她，她倆的眼光中交換着愛慕之情。

不久他參加了緬甸反攻，在叢林中不斷和頑強的敵人戰鬥着。他的弟兄曾經在胡康河谷被困，堅持了三十一天的戰鬥，終於勇猛地突圍。他的聰明與警覺，甚得上峯與部下的信賴。有一天，他奉命突襲密芝那，越過罕有人跡的野人山，迂迴到達目的地，使我們突然地出現在敵人前面，不讓敵人事先有一點準

備，他愉快地參加這個空前的戰役。他們艱苦地完成這個任務。當他們出現在敵人前面時，敵人倉惶失措地來不及毀壞軍火庫，而完整地落入我軍手中。適當地配合盟軍傘兵作戰，佔領了密芝那機場，當他指揮攻擊一個樹根工事時，他迅速地完成任务，可是腿部受傷，因流血過多而軟弱了！

當他在野戰醫院裏醒來時，他發着高燒，使瘡口惡化。剛剛注射一針，似乎安靜一點，濃厚的碘酒氣味，頻頻刺鼻。他睜開沉重的眼皮，朦朧中看到床前站着一個高大的白衣女郎，向他靜靜地注視着，好像在等待他醒來。他無力地閉上疲倦的眼皮，在彷彿中搜索一個熟識的面孔，可是他總是記憶不起來，他在煩悶中睡去。第二天他輸血，頭痛也停止了。午后清醒過來，他靜靜打量這小小的病房，明亮而新鮮。他覺得口中乾苦，按一下床邊的電鈴，進來的是那個高大的白衣女郎，問他『需要什麼？』他說口渴，那護士遞給他一杯開水。他靜靜地喝着，看那護士神秘的笑容，心理疑惑着。他想說什麼，可是又沒有說出來。『你今天好多了，心裏舒服吧？』他又看到那神秘的笑容，和那近乎熟悉的委婉聲音。『嗯！』他疑惑地笑着點頭，『你還記得我吧？』她又笑了，而且笑出聲來。『啊！你！』他的心卜卜地跳着，是的，這是多麼熟識的面龐，可是他竟追憶不起來，只用一種疑惑的眼光望着她。『噢！你真善忘，我就是莎麗！你記不起吧！那晚……』她似乎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溫良地笑着。『啊！莎麗！你！』他興奮得臉上感到一陣紅熱，他緊握着莎麗的手，一種親摯的友誼，在他們之間，跟隨着每一分鐘在增添着。

半個月後，他因功升為上尉了，傷口已經平復，這是他回到前線的前晚，莎麗從外面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那是營長給他的，告訴他隊伍的去處和希望他早日回隊。他看完信微笑地說：『莎麗！我明天回去！』

『啊！』你爲什麼不願意多休息一些時候呢？』莎麗知道他倔強的性情是不能挽回，而且這是國家間的戰爭，她更不好多說，只默默地望着他，帶着無窮的戀意。他們緊緊地坐在沙發上，他拿起她的手撫摸着，心裏卜卜地跳個不住。『莎麗！你喜歡中國吧？』半晌他才問出這麼一句話。莎麗激動地說：『嗯！我喜歡中國，我更喜歡中國的戰士！』說時她眼睛射出熱情的光芒，他們的肩膀靠得更緊……

翌晨，他武裝整齊地站在吉普車旁，和許多送行的人握別。最後他緊握着莎麗的手，心中感到七年前同父親離別時同樣的悵惘。『莎麗！等我們趕走了鬼子，再來看你！』他向眾人說聲『再會！』躍入車廂，車子向前蠕動，他回頭看看一直向他癡望的莎麗。他們的眼睛都充滿了晶瑩的淚水，他趕忙把著頭掉向前方，而兩顆熱淚已滴在他的手上。吉普車向前線疾馳。

他去了，沒有給懷念着他的莎麗來信。他再不會乘着車子穿過前面的叢林。他沒有回來，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那豪爽倔強的孩子，在戰爭裏面倒了下去，那是他在八莫佈防時，遭遇狡猾的敵人狙擊手，而被殺害！

雷多路旁，遠古的巨林中，有一堆新土堆，一塊木板上寫着：陳上尉蕭如之墓。
呼呼狂風，辟辟驟雨，他安靜地聽那巨林的怒嘯，受那暴雨的浸淋！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

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二四〇〇

分支行處：

全國重要城市

第十一章 愛 河 之 中

我自從到幾安那那天起，一直沒有得到過一件公家發的新衣服。我就寫一封信給獄島的典獄長，告訴他說我赤身露體，無衣可穿。他接到我的信以後，就發了一袋衣服給我，裏邊有一套衣服，一條氈子，和一雙木鞋。木鞋當然是不合穿的，因此我就把它賣給一個需要木頭雕刻的犯人。在我致典獄長的信中，我乘機請求他給我一個職位，在獄島上的辦事處裏當文書，使我有些工作，以遣長日。他派我幫助糧食簿記員的工作。

這職務給我很大的自由。我幾乎每天下午都到碼頭上去，花上一小時的時間，去流覽海面的景色。有一天，一個警士告訴我說，他的女兒在學校開學的時候，要到凱因去繼續讀書，問我肯不肯做家庭教師，去教她書。他肯給我三十法郎一個月的薪金。我毫不躊躇，一口答應下來。

當天晚上，我到他的家裏去做家庭教師。因為我是簿記員，所以在晚上九時以前，我可以自由出進。那警士的女兒，名叫蘇珊，年紀才十六歲。她實際上可說是在流犯中間長大的。因為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看慣了在家裏當傭人的囚犯。她對於男女間的事，比普通同齡的年輕女孩子，懂得更多。從我做家庭教師的第一天起，她就以那種老於世故的態度，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跟數學和地理毫不相干的題目上去。

我還不到二十七歲。我已經有許多年（無盡期的許多年！）沒有跟女人談話的機會，更不必說按日跟年輕的白種好女子見面了。

我並不是不曉得所冒的危險。假如她的父親曉得事實的真相，他一定會用手槍打穿我的腦殼的，正像幾個月前，有一個犯人在流犯營裏侮辱他時他所做的一樣。

可是這事情的危險性，有些地方也增加我們的趣味。在白天裏，蘇珊每每以有書要問為藉口，到我辦事的地方來，有時候一天兩三次，有時候還不止。她就利用這些機會，偷偷地把情書遞給我。情書中的字句，雖然寫得很謹慎，可是像是少婦寫的，不像出諸一個十六歲的女子的手筆。

我非常小心，以免發生麻煩，我把我們的事情，完全保守秘密；因此就是跟我最接近的犯人，也不曉得我正浸沉在愛河之中。

有一天晚上，我們沒有課，蘇珊自動來等我出辦事處。

我們在暗處相會，島上散步着。不過那天晚上我沒料到她會出來，恐怕被人家發覺我無緣無故跟她在一起，所以心中很覺不安。可是她安慰我。她說她馬上就走，她還說她父親在營裏值夜班。她真的馬上就走了；祇是在走以前，她給我一個長吻，我也回她一個長吻，我們就在辦事處後面的暗處分手了。

可是第二天晚上，她又在那裏等我了。接下去幾天晚上，她又同一地點——辦事處的陰影後——等我了。我差不多預知她一定在那裏了。每當我把事情辦完以後，她就陪我在一條少有人跡的小徑上走，差不多走到血紅營的門前。獄島上在晚間是很暗的。在皇家島上，隔幾百碼才有一盞小油燈。

後來，有一天夜裏，我們的愛情的故事破滅了！

那天晚上，典獄長剛好在流犯營附近散步。他的脚步是很輕的。他也聽見牆影下有囁囁耳語和接吻的聲音。他以為那也許是警士和妻子在那裏，所以就兜別條路走了。可是這是我的不幸，也是蘇珊的不幸，他碰巧看見蘇珊朝她家裏和流犯營間的斜坡偷偷地跑。他認出是她。他滿腹狐疑。就到流犯營的門口，問警衛室中值班的警士誰是末了一個進去的。

警士回答道：「是簿記員貝朋諾。」

第二天早上，典獄長把我傳到他的辦事處去。

他嚴刻地看着我，對我說：「今天早上。我要把你送上聖約瑟島去，你可以乘十點鐘那班船。幸虧昨

天晚上在碼頭上看見你的不是那警士。不然的話，說不定現在沙魚已經在吃你了！」說完，他繼續用嚴厲的眼光看我。

我很驚慌。我以為典獄長是爲了旁的不嚴重的事情把我叫去的。這完全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因爲前一天晚上我並沒有看見他。

他質問道：「你跟這警士的女兒發生了甚麼關係？」

我回答道：「我們不過是朋友。我做她的家庭教師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他微笑着反駁道：「嘿，她的家庭教師！把東西收拾好預備渡海去。管你家庭教師不家庭教師，沒你們犯人來加上一份，島上的醜事已經够多了。」

於是我離開了皇家島，到聖約瑟島去。

討厭的聖約瑟島，是一個世所僅見的刑罰與壓制犯人的地方。犯人在這裏受着最大的痛苦，挨着凌遲之死。

犯人在皇家島上。並不受懲戒監禁的肉體痛苦，也不受完全孤獨的精神緊張。在皇家島上。當汽船每星期來停靠，槳手去下貨的時候，犯人有得到大陸方面的消息的機會，每個月還有法國來的郵船經過。可是在聖約瑟島上，一點也沒有！每天獄島當局用一隻小船運載物品和犯人來，要去關在囚籠裏；事情一完，這小船就回皇家島去了，島上的人犯都不許和槳手接近或談話。新犯人上岸的時候，立刻由獄卒予以搜查，防止他們攜帶信件給島上的其他囚犯。

聖約瑟島的週圍，有一條路環繞着。另外一條路通到俯瞰全島的矮山，山上有三列簡陋的單獨監禁的囚籠。第三列是專給發瘋的囚犯住的。近海的地方，有不受單獨監禁的囚犯的營舍，用高牆環繞着。裏面住着一百人，包括獄卒在內。這些犯人，都做這些皇家島當局所不樂意的事，被送到聖約瑟島來加重刑罰。因爲當局曉得犯人所最引以爲苦的，就是沒有措油的機會。在聖約瑟島上，犯人是一分錢也賺不到

的。他沒錢買香烟，不能以任何方法來改善自己的境遇。

所謂單獨監禁者，就是葬身在一個暗無天日的囚籠裏。這種囚籠犯人稱之爲「不見血的斷頭台」。犯人叫這三列水泥的囚籠做「城堡」。每列牢房包括囚籠四十八個，分成兩座，每座有二十四個囚籠都有V形波紋狀的鐵板屋頂。每列囚籠的上面，有一條鐵板的走道，日夜有武裝警士一名，往來巡邏着。每個囚籠的頂上，有鐵欄交錯着，警士可以從鐵欄上看出裏面的情形。囚籠約長十二尺，寬九尺，高九尺。屋頂遮掉陽光，也遮掉雨天的寒氣。光線從犯人頭上裝着鐵欄的洞口透入，犯人住在這種暗囚籠裏，好像一條魚浸在陰冷的井中一樣。

每個囚籠裏，有一隻狹木凳給犯人睡，在白天的時候，犯人總是把木凳直豎，騰出一些空處可以走動。此外唯一的用具，祇有一個小便桶。囚籠裏除了這兩件東西以外，還有一條舊被單，有時候還有一塊破布，連那個犯人，此外就一無所有了。一天二十四小時中，犯人有二十三小時住在這半黑暗的洞裏。每個囚籠有一個堅固的門；門開出去，是一條有兩道牆的甬道，通到一個有牆圍住的庭院。早上有一小時的時間，犯人被帶到這靜寂的庭院裏，在那裏孤獨地散步着，然後再回囚籠裏去。他一天祇有這個時候，才看得見天。另外的時候，他就住在陰暗的光線裏，從日暮至黎明，都是黑暗和靜寂。他是生活在墳墓裏的。

他沒有工做，沒有書報讀，沒有紙筆寫，沒有事情可以分心。白天，在黑暗的光線中，他一面走來走去，或兜兜圈子，一面胡思亂想。夜裏，他睡在木凳上做夢。他所聽見的，祇是海浪沖擊礁石的聲浪，和第三列監房裏瘋狂犯人的呼號聲。這些自然界的聲浪，模糊地傳到囚籠深處孤寂的犯人的耳中，發生了一種極可怖的憂鬱作用。那單調的海浪聲，雨季赤道淫雨打在屋頂鐵板上的聲音，瘋狂犯人的呼號聲和尖叫聲，是外界模糊地傳到他耳中的僅有的聲音。在那地方，空氣中原就佈滿了水份，所以囚籠裏都是很潮濕很潮濕的。囚犯的牙齒因患壞血症而脫落了。他看見青霉沿裂縫長着，用在水泥上磨尖的長指甲，在青霉

上刮成小圖案，以遣寥寂。

他思想着，他夢幻着，但是思想甚麼，夢幻甚麼呢？他單獨跟自己的心靈在一起。過去已如昨日死了。許多犯人的過去非常悲慘，使他們沒有快樂的回憶可以依戀；至於在過去的生活中，有值得懷念的事情的犯人，與目前的空虛的生活互相對比，更是悵悵寡歡。多數的犯人想到將來，想到事情尚未發生的境界，於是迷失在龐大的夢想和精密的計劃中了。他們夢想不可能的事，他們預見未來的。歡樂生活像海市蜃樓一樣的虛渺，他們很快地就走上幸福的瘋狂境界去了。

住在這些囚籠裏的犯人，過了一些時候，就有一種不可抑制的願望，要到醫院裏去，看看人，去和人家談話，去吸一支香烟。這種願望的力量極強，比他自己還有力，迫使他用任何的代價以求脫離單獨監禁的囚籠。他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方法是進醫院去。於是當醫生來作每週一次的診視的時候，他就找一些藉口去請醫生來。他一定要生病，要生重病才行；他曉得這一點，於是他就弄得使自己生病了！這是自動的，也是不顧一切的。

有些犯人故意設法使自己受傷，有些犯人把奎寧放在香烟裏吸，假裝發熱，有些吸硫黃氣假裝枝氣管炎，或者用精液擦眼睛，使眼睛化膿，有的放蓖麻子在傷口，使其發生嚴重的傳染；總而言之，他們簡直樣樣都試。他們傷害自己的健康，往往以身體的一部份或性命作代價。但是到醫院去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談話，閱讀，或吸煙了；當他們再被送回聖約瑟島來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一個用紙或生麵團做的肛門塞，裏邊放滿烟草。

一個有烟草的犯人，在把他細心捲成的香烟吸得差不多要完的時候，就把那香烟頭結在一塊寶貝的石卵上，等警士的脚步聲遠了，然後拋出頭上的鐵欄，使烟頭墜入隔壁的囚籠；隔壁的犯人吸了幾口以後，又把烟頭丟給他隔壁的另外一個犯人，這樣一直傳下去。警士假使注意到了，也很難找出這香烟的來蹤去跡，因為那長列的囚籠頂的外觀都是一律的。

這真是一種悲慘的生活，一種可怖的生活，在那裏，人類受着非人道的待遇，被當野獸一樣看待着。犯人能够忍受聖約瑟島的囚籠生活到五年之久者，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可是這種逐漸衰瘦慢慢死亡的刑罰，却是用來對付那些逃犯的，因為他們企圖逃出這人間地獄。法國新聞記者郎特叫聖約瑟島上這些可怖的水泥監獄做『不出血的斷頭台』，真是再恰當沒有了。

『頭腦簡單的人是幸運的。』可是那些被圍在聖約瑟島第三列囚籠裏的可憐的瘋犯，我却並不以為是幸運的。當我在聖約瑟島的時候，那『瘋狂院』裏有四十幾名無援的瘋犯，被當行屍走肉一樣看待。他們的精神已經被殺死了，可是他們的肉體還是勉強連結着，要再活幾個月或幾年。管理他們的警士，偷了他們糧食的一部份，獄卒又偷了一部份，剩下的剛好維持他們不死的挨餓的生活。這些犯人大多數是赤裸着身子的，其餘犯人也衣服破爛不堪。他們所穿的不過是半條褲子，或者用舊麵粉袋做的罩衫，他們在夜裏冷得發抖。他們因寒冷和疲乏無力而戰慄着，他們哀訴哭泣着，把喉嚨都哭啞了，可是有誰聽見呢？有誰來理會他們呢？當犯人神志清楚發出怨言的時候，就有一個獄卒，把一桶冷水從他頭上倒下去，這馬上使他安靜下來，或者使他重新破口大罵。

這些被遺棄的人，被關在囚籠裏，像瘋狂的野獸一樣，身體骯髒，半裸着，眼睛血紅，下頰流着口水，他們得從水桶裏取出污穢的水來喝，這些水桶是隨便獄卒甚麼時候高興才去注滿的。他們跟其他的犯人一樣，被幽禁着，假使出來的話，每天也祇有一小時。在那四面圍牆的庭院裏，他們有的在做古怪的事。有一個瘋狂的犯人，永遠在計數：『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他已經這樣數了一年多了。瘋狂的程度跟他一樣輕微的犯人，可以活得較久一點，因為他們的怪癖並不觸犯人家，也沒讓警士們覺得太麻煩。還有一個瘋犯，每次在早上出來，到圍着牆的庭院裏的時候，他總是用石子或任何其他東西，去丟他的仇敵太陽；在陰暗的囚籠裏的時候，他總是凝視着從上面鐵欄小窗口射入的微光，口中發着激昂的聲音，因為在他看來，這一線微光就是太陽的眼

睛！另外一個瘋犯猜疑心極重，有機會的時候，總是把飯丟在獄卒的臉上，因為他以為獄卒是來毒死他的。這個犯人不久就一命嗚呼了，他的囚籠換了另外一個瘋犯來住。還有一個瘋犯，他一天到晚抓着囚籠的牆壁，因為他以為他的母親就在隔壁，快要死了，他得去看性命垂危的母親。他不肯停止抓牆，甯願不出去散步。有的時候獄卒看到他流血的手指，於心不忍，硬把他拖到庭院裏去；當他到庭院裏去的時候，他總是站在牆邊上，抓着牆壁，喃喃抱怨，連飯也不吃。他的指尖差不多快要看見骨頭了，可是他似乎一切都不管；他後來大概是因出血太多而死的。

另外一個住在第三列囚籠裏的犯人；口中一直在草信稿給流犯管理處的監督，為自己辯護。他是一個智慧的人，我知道有些警士聽見他口中的信稿，也大受感動。他跟許多別的犯人一樣，因為向報界和法國政府當局暴露流犯殖民地的實情，因此被流犯管理處指為瘋犯，關在第三列囚籠裏，以為報復，後來他終於真的發瘋了。這似乎是不可信的事，可是逼使頭腦清楚的犯人發瘋，是常見的事情。有些最聰慧的犯人，因為暴露了法屬幾安那的真相，被關在聖約瑟島的第三列囚屋中，變成瘋狂，終於鬱鬱以終了。這些人都是無名的殉難者。並沒有人感謝他們為人道的努力，報館也難得有寄稿費來給他們的，可是他們却因此而犧牲了性命。他們是文明的人，他們受過文明的教養，他們認為法國同胞們，應該知道法國旗下所發生的殘暴的事。結果他們的名字被送回法國司法部去，附着這樣的字句：『因中熱帶之暑氣而瘋狂。』

流犯管理處當局，要弄掉一個無法殺死，或無法使其保持緘默的犯人，就用瘋狂作為藉口。關於這一點，我並不是信口雌黃的，有一件事，很可以證明這是事實。每當有新醫生來就任的時候，在二十名瘋犯之中，往往有十名被送回大陸去，因為他們實在並無瘋狂症狀。可是醫生的更換，有時候所隔時期極長。同時有些醫生並不照良心去做。還有許多本來腦經很清楚的犯人，被送進那第三列囚屋以後，因為絕望，同時一天到晚四面八方都有瘋犯在那裏號叫，終於在新醫生到任之前，就已經發瘋了。

★ 編主音嘉黃 ★

光 雜 誌

充實內容
改重出
容月露
刊光
芒

★ 第十八期目錄 ★

編者的話	黃嘉音
世外桃源的瑞士 (歐洲特約通訊)	唐笙
日本的內情和真相 (本刊專訪)	胡克猷
民主，民主，什麼才是民主 (思想)	伊瓦特
鑽雲 (空軍生活素描)	啓元
美國怎樣促進工業效率 (美國特約通訊)	朱維衡
原子時代新海軍之預卜 (美國特約譯稿)	黃克累
美國人的種族偏見 (思想)	愛因斯坦著 羅書肆譯
轟動一時的大謀殺案 (美國特約通訊)	吳楨
新雅片戰爭 (成都特約通訊)	申甫
劇毒三月記 (四川雷馬屏通訊)	明槍
福清僑眷的哀弦 (福建福清通訊)	白蒼
天涯 (長篇自傳之一)	海戈
印度的太陽 (一) (中篇小說連載)	王君羊

每冊僅售一千二百元

報 導 文 明 進 展 ★ 助 你 頭 腦 清 醒 ★ 使 你 開 明 進 步

歡迎
定閱

每戶先付一萬元，九折優待，提早發書，郵費包郵費照算。疑將用罄即知續定，購本版書一律九折優待。

歡迎各同業，機關，學校及社團代銷，折扣低售，利益優厚，備有批發簡章，函索即寄。

歡迎
批發

上海陝西路三二二八號
光 雜 誌 社 出 版 · 西 風 社 總 經 售

西風信箱

白白葬送了一生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深知道深地，西風信箱是為社會人謀福利的地方，是唯一解決人生問題，是全中國失意青年的顧問機關。我有一樁久懷胸中的困難問題，

至今還沒有求教過先生，現在我真正忍無可忍，耐無可耐了，就把它照實的寫出來吧！能得到先生明白的指示，不但個人幸甚，而同病相憐的朋友亦幸甚！

我是生長在一個封建殘餘的鄉村裏的孩子。記得當我二歲的時候，由父母一手包辦訂了一門婚事。那時因為我年歲太小，一切都不知道。待我稍長大時，才曉得我已經和山麓中的某一個的女子訂婚了。雖說年幼無知，然而我的心中，却早已蘊藏着許多疑問了。究竟她的年齡和知識是否與我相當呢？她將來的思想是不是與我相近？我有無機會見她的面呢？這許多問題，千頭萬緒地攪擾着我的心胸。

小學畢業以後，升入初中了。離鄉背井，對於這些問題更無解決。因此我就向家庭提出反對。到最後我會寫信

給家庭，對於這項極不合意婚約，決定否認。但是在這吃人的制度下，怎麼能够容許呢！一轉眼初中五學期了，母親脅迫着我回家結婚。這個驚人的消息，讓我知道後，我日夜惶恐。當時受了經濟的控制，而我又在求學的時期，以及孤立無援的環境下，經過十餘天的掙扎，終於屈服了。

結婚後，我才發覺她是個一字不識的女子而且還纏着小脚。這些普通的缺陷，已經够令人難堪了，還要加上她全身的狐臭氣味。唉！皇天呀！我就這樣永遠的忍痛下去嗎？我的一生就白白的葬送了，痛苦和煩惱不斷的回我進攻，一生希望竟成泡影。

初中畢業時，又有一個噩耗傳來，我倆僅僅同居一星期，竟闖出了大禍，苦命的人竟懷了胎。處此惡劣境遇之下，真正是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啊！此後更使我深深的種下了憎恨的因子。寒假回來，我倆就開始離室而居。不料當嬰孩墜地後的第三日，即夭折了。喜訊傳出後，我真快樂非常！

翌年春，幸運地致入高中了。在學校裏，終日伏案窗前——取樂於書中。每至春日冬夜，亦有哀嘆之音，在此時悲觀極了，曾有一度的自殺，被同窗發覺了救活。每至假期回家，總是爭吵打罵，高呼離婚，迄今已四年餘了。我仍堅定地保持這種態度。分室而居已有四年的歷史。我亦會多次的善言相勸，總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景中

離婚。但是高壓與和解都不是好辦法，她總以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的話相抵答，鄰居親友無不為之長嘆。我的腦筋因此逐漸的失常了，我的身軀亦因此消瘦了，悔恨着昔日家庭的封建，和自己懦弱無力。

高中三學期的時候，同窗族姪呂小姐，見此情景，看見我度着非人的生活，一面鼓勵我上進，一面以衷誠之心安慰我，同時介紹一位同鄉好友，她已高中二學期了，但她已知道我結了婚，她雖不十分願意同我接近，但是很同情我不幸的遭遇。我的心靈在顫抖，我怕，我最怕再遭受比以前還要更深的打擊。無法可想時，只好聽天由命。現在我已高中畢業了，可幸我倆的感情隨日俱進，可是在恨事未消心願未了的時候，我的神經比以前更要失常得多。有時竟仰天錐心，抱定一死了之的決心。我恨她，我恨她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條件下無理的拒絕與我離婚。

目前她已知道我另有所愛，若要離婚，以境遇論，我並不富裕。給她的生活費，該佔我應得遺產的幾分之幾呢？我先向法院起訴離婚，會不會吃虧？

編輯先生：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而今處此喜怒哀加之境，我將如何？敢請先生對我前途加以推斷，對我的目前加以指示。我像沙漠中的駱駝，在渴望着先生提前解答！他日報恩有期！未了，敬祝

編安！

讀者呂彤臣敬上

彤臣先生：

可憐的好孩子，讓我們寄予你以最深的同情！

但是，你的終生，可能就在你無力反抗而結婚的那一剎那間註定了。

我們特地把你的信發表出來，作為其他的青年和做父母的戒。青年們！千萬別再讓這一類的事情發生。做父母的人呀，你們願意爲了自己的『面子』關係，而讓你所愛的子女陷入於這樣悲慘的境地中嗎？

像目前這樣的情形，如果對方不予同意的話，法律是不能判你們離婚的。在這種地方，從你這方面看，法律實在是太不講人情了！

如果她答應離婚的話，贍養費名義上得『養她到六十歲』！但是實際上祇要雙方看實際的情形商定一個數目就是了，沒有嚴格的標準的。

你還沒有『合法』的離婚的理由，不必到法庭去起訴。

可憐的孩子，讓我們再寄你以最深的同情！

西風信箱編輯部

把頭縮到肚裏去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初中學生，人家在我的年齡，早就快高中畢業了，可是我連初中還沒有畢業，（明年可畢業）。這顯然

已倒退兩、三年了。原因是爲了戰事與家庭種種之關係，以至延誤了我。在教室內始終是個老大哥。我最怕任何人問我的學歷，問到我：『今年幾年級了？』記得去年，學校內考了第二名，於領獎的那天，我竟不到，原因是爲了：恐怕上台領獎的時候，同學們會說：『這人怎麼這樣大了。』

同班的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固然也有，他們都去跳班去了，可是，我不敢跳。在這樣矛盾交戰下，我依舊是我，——做着一班中的老大哥。

我並不因此而懼忌而呆鈍，我却是活潑，樂觀的。可是一等到空閒的時候，或醒臥的時候我就會想到這些——怎麼好？高中畢業須在廿二歲，大學畢業須在廿六、七歲。我並不因爲這個而憂愁，實在怕的是衆人冷眼與冷語。我怕！我怕我會發狂，我恨不得把頭縮到肚子裏去。我希望有人安慰我，勉勵我。我雖知道這些，可却控制不了。希望先生做我光明的燈塔，感恩非淺。謹祝

撰安

讀者洪澤敬上

洪澤先生：

美國有五十歲的老太婆進大學讀書這回事（見西風第四十七期），你聽見沒有？在歐美，年紀大的人入校讀書，不但表示他們不甘後人，而且表現他們好學的精神，成爲社會人士敬佩的對象。也許你會說這是在歐美。但是，爲甚麼我們就不能這樣呢？中國沒有受教育機會的文

盲有多少？如果普遍實施大衆教育起來，這班『老大哥』們都得去跟六、七歲的小孩子一起讀書，這有什麼可恥呢？你何必爲此而自愧呢？況且你的所以讀得慢，是爲了環境的原因，又不因爲你偷懶，你是不必因此而自責或自卑的。

我們勸你千萬別想學烏龜，『把頭縮到肚子裏去』，我們勸你學長頸鹿，光明正大地把頭伸長出來。你是肯努力向學的青年，你可以做全班模範，你是不必縮頭縮腦的！考了第二名，竟不去領獎，這是大錯，以後千萬不要如此。願你從今天起，挺立起來！

西風信箱編輯部

牆倒衆人推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西風這可愛的書，它一直伴我由小學而中學，幾年中我得到不少的智慧和啓示。我感謝它，更感謝編輯黃先生，因爲您是扶助青年心靈的導師，所以我也冒昧的請求您渴望您賜一點援助。

像我這樣的女子，正是千萬不幸者的一個而已。本來不該打攪您寶貴時間，但是天哪！我實在懦弱無法處理目前這要吞食我生命的境遇。層層的打擊，節節的壓迫，使我失掉了對人生鬥爭的勇氣。屈服在這惡勢力下，苟延着將要毀滅的生命。

先生，事情是這樣的：七年前，我與我丈夫結了婚，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結婚時十七歲）。我丈夫是一位土木工程師，抗戰時在西北及重慶等地做着極清苦的公務員。在內地的公務員，每月收入的微薄可憐，我們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甚至幾月不知肉味，更談不到其他物質享受。我雖然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可是我有極其堅決的心，不爲任何虛榮所引誘，對我丈夫的忠心，可以說數年來如一日，希望他在事業上有發展，社會上有聲望。我這與他貧苦相從的糟糠妻，也可以夫貴妻榮。勝利前夕，他棄官業商，居然小有成就。是時也，我真歡喜欲狂，這是我忍辛受苦的代價，孩子菜色的面龐上，也可以吃點營養食品而加點紅潤。接著勝利來臨，四川人所謂的『下江人』都準備返鄉。去年十月間，我們隨軍東下，回到了我丈夫故鄉上海。在他是衣錦還鄉，頗受親友青睞。他自己也呈驕傲之色，西裝革履，有不可一世之概。並常偕女友出入於歌臺舞榭，可謂『樂不思蜀』。把以前患難之妻，視爲敝屣。起初白眼相加，繼之以詬罵，再繼之以毆打。稍有不合，拳腳交加，遍體鱗傷。去年偶因細故，竟將懷孕期中期的我毆傷，以至動用手術生產。至現在本人內部仍然發炎，並停止供給一切正式用度，其藉詞爲『上海已有父親管理家務，除去吃飯，你還要甚麼費用？』翁姑小姑等，非但不規勸他行爲加以檢點，予我同情，反而助紂爲虐，挑撥是非，（翁姑等到上海後才見面）。請倒衆人推，百般

欺凌。我的丈夫更揚言我如果妨礙他的『自由』（係指他未來婚姻而言），將用更毒的手段對付我，（曾經拉着我的手逼着在紙上簽字說他脫離夫婦關係，怎樣威脅我也不肯簽）。可是我怕我會演成常州褚鳳娣那幕慘劇，而我的家却又還在那烽火遍地的松花江上。先生，您講我是怎樣的困難！在學校時，我看過易卜生著的那本傀儡家庭，我想效法娜拉出走。可是不客氣的說，我現在連買一份報的錢都拿不出（他五個月不會給我一個錢）。上海覓一個職業談何容易，何況是『舉目無親告貸無門』，我的前途是多麼的黑暗可怕！

先生，我請求您給我一點實力的援助，替我介紹一個職業，使我爲社會國家效點力，一方面維持我們母子最低的生活，以免沉淪。我熱烈的期望着，祈賜覆爲禱！專此敬請

編安

苦命的女子王××敬上

對於這一位苦難中的女讀者，我們希望讀者中有能力的人能給她以一點職業上的援助。——西風信箱編輯部

西風新出徵文集

空遊

（我的職業生活）

每冊三千元

補品中之最補品 生化愛美納真 補品中之最補品

「愛美納真」是今日科學上所已知的補品中之最補品。

「愛美納真」是預先消化之蛋白質。國人進補，多用雞湯，牛肉汁，牛乳，雞蛋，依科學的分析，其「補」是在其所含的「蛋白質」。

「蛋白質」為人體最需要之「元素」，為人體組織的生長與修補所必需。因為：「蛋白質」含「氮」，「氮」是人體組織構成之主動者。

「蛋白質」的需要量，依健康狀態而定。在正常健康狀態下，每人每日所需「蛋白質」約為體重千分之一，病人需要增至七倍。

「蛋白質」缺乏，人體將呈消瘦。

「蛋白質」缺乏，有三種原因：

(一) 所進食物，含「蛋白質」不足。

(二) 所進「蛋白質」品質不良(如大豆雖含「蛋白質」，而其品質遠遜於肉類之「蛋白質」，菜蔬之「蛋白質」，不如雞肉之類)。

(三) 所進「蛋白質」，品質雖佳，而腸胃不能吸收。

由於上述第三點之原因，故一般富貴人家，每天大鷄大肉，往往身體仍然瘦弱；最大癥結，是腸胃不能吸收「蛋白質」。

一般消耗病者，如肺結核，需要「蛋白質」更多。

瘦弱之腸胃病者，急需「蛋白質」補充，而腸胃不能吸收，於是日日愈形消瘦。

「愛美納真」是「預先消化之蛋白質」。對上述兩病，有甚大貢獻。

何謂「預先消化之蛋白質」？欲解答此問題，應明「蛋白質」之消化過程。

「蛋白質」不能直接被人體利用，必須經胃腸吸收而消化之後，變成「氨基酸」。

「氨基酸」不能消化，全然無用。「氨基酸」才是人體所能利用之「蛋白質」。

「愛美納真」是用化學方法，將「蛋白質」化作「氨基酸」(已預先消化而可被人體利用之「蛋白質」)。故「愛美納真」乃一種預先消化之「蛋白質」。故「愛美納真」(十九種)其中十種已知為人體必需，其餘九種，功用尚未明瞭)。「愛美納真」是混合十九種「氨基酸」(尤包含人體必需之十種)。「愛美納真」服用「愛美納真」，不必經過消化作用而直接幫助人體組織之生長，故服用「愛美納真」，不論消化力如何衰弱之人，均能

迅速增加體重。

「愛美納真」服用數日，體重立見加增(服前服後請一磅體重)。

動用手術後之病人與產婦服用「愛美納真」，迅速體力恢復。

無其他之營養品，可以媲美「愛美納真」。

火傷之人，體內氮氣大量消失，唯一急救是服大量「愛美納真」，以補充「氮氣」。本大藥廠，「愛美納真」曾救活許多火傷之人。

「愛美納真」對胃潰瘍尤有特殊療效。根據許堆博士之報告，服用「愛美納真」可使胃酸不生；而且，「愛美納真」具偉大

修補人體組織之功能，可使胃腸創口，迅速平復。

胃潰瘍之病人，應停食其他食物。每日服：

(一) 「愛美納真」至少六十公分(供蛋白質)

(二) 麥芽糖糊(Dextrin Maltose) 一百六十公分(供碳水化合物)

(三) 葡萄糖二百二十公分(供碳水化合物)

(四) 生化「全維丸」二粒(供維他命)

(五) 生化「保力富甲」三至六湯匙(供鐵質)

(六) 生化「滴鈣」三至六粒(供鈣質)

「愛美納真」之功用簡述

「愛美納真」為今日科學上所已知的補品中之最補品。

「愛美納真」對肺結核，胃腸失司，消化不良，及一般瘦弱，有甚大貢獻。

「愛美納真」對火傷有急救之功。

「愛美納真」對開刀後之病人與產婦大有裨助。

「愛美納真」對胃潰瘍有特殊療效。

凡需要進補而消化不良者，均可一試「愛美納真」。

「愛美納真」可於最短期內使體重增加。

「愛美納真」之供應

「愛美納真」是與美國廠家合作之出品。許堆博士(世界首利)「愛美納真」於胃潰瘍之科學家)鑒於「愛美納真」對國人健康之重要性，曾囑生化學自己製造，惟因目前成本關係，先由許堆博士介紹美國廠家與生化學合作出品。

目前到貨無多，暫限供應，證明其功效完全可靠。

目前到貨無多，暫限供應，證明其功效完全可靠。

目前到貨無多，暫限供應，證明其功效完全可靠。

讀者來函

讀後的印象

編輯先生：

以前我曾訂有各種書刊閱讀。但年來因經濟拮据，目前我僅訂閱着西風一種刊物了。我所以告訴先生們這幾句話的動機決不是說我爲了消遣餘暇，而勉強讀着它；更不是爲了炫耀我是如何忠實於西風的一個讀者。我僅僅是誠摯的表示我對這本刊物的愛好了。

每一期我讀後的西風是例行的輪流轉給一些朋友們閱讀。今天接到一個朋友來信，他對讀完第八十七期西風及綜合以前所讀後的印象及感想，寫下了下面的幾句話。他說：

「……這一期的西風是特大號，內容尚不錯。兩篇選文均好。流氓餘生記等亦有一讀的價值。至於在它（以及其他刊物雜誌）上面所讀到的醫藥，工業及衛生等等，只是一個概念，看不到具體的東西。看後也說不出什麼道理。西風總算是不帶色彩的一種優良刊物，就是無幽默感，有時不夠勁兒。況且文字都是一個型體的，似乎都受過西風訓練似的。……我喜歡讀綜合性的刊物，文言語體詩句，幽默

都有，翻閱起來五花八門。……但西風上的插畫，則相當好，富幽默感……。」

因爲這位朋友的幾句話，我亦想順便把我的一些感想（可以說是意見）告訴先生們，以爲參考。

西風的內容，其風格確與其他國內刊物迥異不同。我希望能多選載一些有系統而以通俗文字所演述的工業或其他屬硬性的文章，並以半數之輕鬆但不低級的小品刊載。在圖片方面，似亦有充實的必要。再者，因爲西風目前雖已能按期出版，但究竟這一本一百頁的雜誌，尚不夠十天閱讀，所以加多篇幅，以充實內容（尤以爲流氓餘生記一類的好東西，可以痛快的讀上一讀），實爲一般讀者（我這樣推論大約不算錯誤）所切望者。

以上拉雜寫來，歸總起來，我僅僅是希望西風再充實些，帶給我們更多的知識和生命的原素。卽此草達，順祝
讀者楊世綿啓
十一月廿五日

我們感謝世綿先生給我們這些寶貴的意見。

西風所刊的科學，醫藥，工業這一類的文字，因爲要求其通俗化的關係，所以讓讀者們所得到的，「只是一個概念，看不到具體的東西，」這句話是說得很對

的。這一類的文章在專家看來，當然是不夠「過癮」的。但是爲了大多數普通的讀者，我們祇能發表這樣的通俗文字。希望對於各種特殊問題有關的人，會因爲西風而引起對於各種特殊問題的興趣，而找些專門的書本或文字來讀。西風往往祇能告訴讀者「有這麼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夠的。讀者們應該由這一點粗淺的知識再去發掘新的專門的材料。

西風少登「幽默文章」，這是真的。爲了篇幅的關係，它內容不能太「雜」，西風祇能適應一部份人的一部份需要，並不能適應所有的人的所有需要。我們今後還是要注重新知識的介紹。我們如果在這方面能有實際的貢獻，已經認爲滿足了。有好幾位讀者都希望增加漫畫和插圖，在這一方面，我們當特別努力。增加篇幅這一件，我們也曾想到，祇是恐怕又要使已經不低的定價再提高，這是我們所不願意做的。尤其是在這物價的波動尚未完全平定的時候。我們有的時候覺得很難分清。往往有同樣的一篇文章，在別的刊物登出，是被認爲「硬性」的，而在西風登出，則好像變爲「軟性」的了。我們挑選文章是不分軟硬的。我們的目標是選擇多數的讀者可以得到益處的文章，把它寫得使讀者讀得下去。我們的小品，恐怕太多了。輕鬆的小品照我們看，祇能偶爾來一兩篇。末了，我們再感謝你的意見！
西風

忽略了蘇聯

編者先生：

看過很多期的西風後，我覺得它是一本偉大的雜誌——內容充實，有趣和有價值——你們的編者，是值得我們慶賀的。

每期西風的封面，都寫了『介紹歐美人生社會』的字樣。但你們對歐洲的蘇聯忽略了。現在蘇聯的行動，對世界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它又是和戰後需要復員的中國的處境差不多。最好我們能夠多刊些了解蘇聯國內情形的文章。

讀者文摘中有些文章，如 White's "Report on the Russians"; Bullitt's "Important Book on Russia"; 都是名人作的，如果譯了，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喜歡看的。

還有，你們的流犯餘生記似乎佔的地位太多，而給人的興趣太少了。下次最好改登些近代名著摘譯。如（不記得何月份的）Coronet的 "A Bell for Adano"; 摘譯都很好。以上兩個建議，希望你們能採納。

最後還得慶賀你們為這偉大雜誌的編者。

讀者李啓

李啓先生：

承蒙您的誇獎，我們太不敢當了。讀者們這種坦白懇切的來信，往往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所以我們得向您致謝！

關於蘇聯方面，我們不是不想介紹，而是覺得介紹起來，一定要介紹得公允恰當，使讀者對蘇聯增加一些更深刻的了解，而不是使讀者思想上更混亂糊塗，或甚至發生了歪曲的印象或偏見的。因為蘇聯是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它所施行的制度的優點和弱點，可能對人類的前途發生極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更覺得不能隨便介紹。

在過去，我們曾介紹過一些蘇聯的科學成就。其他關於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文字，因為來源很少，而且公正而沒有偏見的不可多得，所以我們比較很少介紹。

像您所提出的懷德（White）那本書，就曾引起了一部份人士的不滿，認為是有偏見和過激的地方。事實上到蘇聯去走馬看花地作短期旅行，要充份了解蘇聯，是不可能的。今後如果有較好的作品，而與西風的格調相合的，我們當樂為介紹。我們下期有一文發表。

流犯餘生記是在勝利前在重慶出版的西風開始連載的。既然連載了出來，不登下去又不好，登下去又有大部份讀者沒有看見前面幾段，而且，正像您所說的，篇幅佔得太多。因此我們已經把全書趕排，待單行本出版時當停止連載。

皇冠雜誌的書摘阿丹諾之鐘的確是一本有價值的好書。祇是該雜誌所節的太短，而且已有光出版社出了單行本（本社總經售），所以也不預備刊載了。

關於名著摘譯，如果有適當的材料，當然照辦。

我們人手不多，耳目難週，掛一漏萬，在所不免，歡迎讀者們介紹新材料。

西風

流犯餘生記原作

嘉音先生大鑒：

閣下所譯流犯餘生記，鄙人除却對此大作譯筆的流利暢達感到興趣外，且該著作的內容也深深的使我感動。

今欲購原著對閱，惟不知有英文版本否？祈閣下賜示該書的英文題名，及著者出版處，不勝感激。肅此敬祝
撰安

全有容

有容先生：

因為有好幾位讀者問起，我們特在這裏發表了。

流犯餘生記原名 Dry Guillotine, 是法國人 Rene Belbenoit 所作，由 Preston Rambo 譯成英文，係美國紐約 Blue Ribbon Books, Inc. (14 West 49th Street, New York) 所出版。

西風

西風合訂本第十五集 (第八十五期至第九十期) 總目錄

專 篇 · 通 訊

- 英國七年(上).....司徒惠(五)
- 捷克遊記.....黃大能(一一)
- 英倫人物誌.....厲汝倫(二二)
- 那一天的清晨.....王文漪(二七)
- 英國七年(中).....司徒惠(二六)
- 英倫三月記.....楊溫敏(三二)
- 小西遊記.....乾代述(二一八)
- 倫敦勝利大遊行.....厲汝倫(二二五)
- 上海飛到舊金山.....逸塵(二三四)
- 古巴——南北美的門戶.....磐默(二三八)
- 吃在南洋.....高雁雲(二四二)
- 熱帶的落日.....王文漪(二四八)
- 英國七年(下).....司徒惠(二五〇)
- 一帆風順抵金山.....楊惠(三三〇)
- 小西遊記(二).....乾代述(三三七)
- 英國全是外國人.....唐寧(三四五)
- 飛渡太平洋.....吳楨(四一四)
- 英國西部三大城.....楊惠(四一七)
- 古巴風物誌.....磐默(四二四)
- 小西遊記(三).....乾代述(四二七)
- 由重慶飛印度.....長風(四三五)
- 華盛頓三週印象.....吳楨(五一四)
- 小西遊記(四).....沈有乾(五一八)
- 海上服役記.....中倫(五二五)

- 華盛頓大學花絮.....楊惠(五三二)
- 熱帶的留連.....王文漪(五三八)
- 旅美一月雜記.....唐迪(五四〇)

紀 念 徵 文

- 九週紀念徵文揭曉引言.....(二〇二)
- 工作在敵人刺刀下.....文修(二〇三)
- 龍之帆.....森子慧(二一〇)
- 姍姍.....史鶴琴(三一四)
- 恩平和我.....麗芳(三二四)
- 戲劇人生.....朱棣(四四四)
- 匪窟餘生記.....何經恕(四五二)
- 爲了祖國.....魏咏泉(五八二)
- 倔強的孩子.....林紓(五八八)

西 風 特 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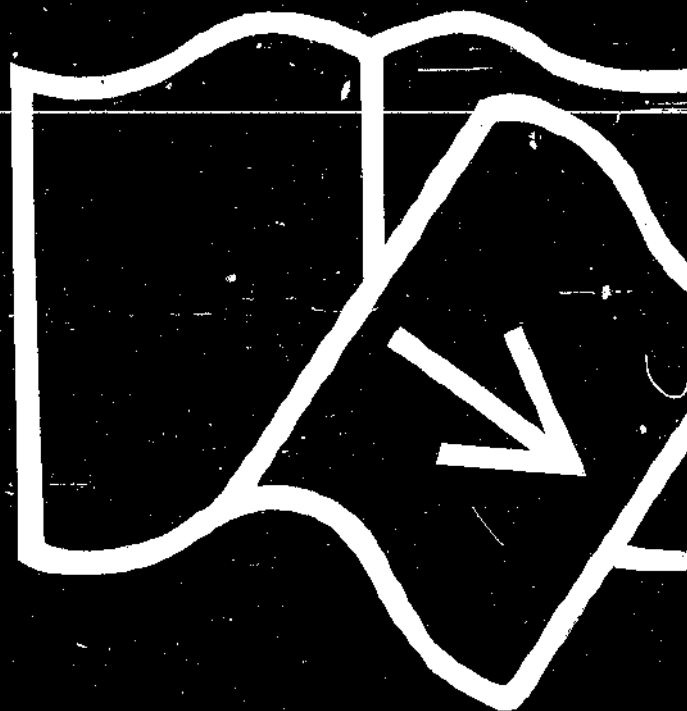
- 欄樓上的工人.....余新恩(三〇)
- 中文打字機.....林語堂(三六)
- 敵陣上空跳傘歷險記.....啓元(一一〇)
- 抗戰命脈中印油管.....汪德佑(一二二)
- 陸徵祥神父訪問記.....鄭揆一(四三九)
- 吃不飽的世界.....余範(五四七)
- 空中堡壘冒險迫降記.....周納若(五五三)
- 思想 · 文 化
- 灌輸民主思想的學校.....葉冬心(五六)
- 人類在歧途上.....黃嘉德(二五九)
- 人生途上的燈光.....蕭莎(三四八)

心 理 · 修 養

- 愛因斯坦談人類生存.....黃嘉德(五四三)
- 一週交友計劃.....梁少剛(六〇)
- 選擇適宜的職業.....葉羣(一六〇)
- 你是內向的嗎?.....謝漢俊(一六四)
- 利他使你得到新生.....胡悲(二七六)
- 千金一笑.....姜立(二七九)
- 精神病常識測驗.....黃嘉音(三七一)
- 培養青年應變能力.....丁瓚(四七四)
- 你誠實嗎?.....羅道愛(四七九)
- 金錢買不到的快樂.....若虛(四八一)
- 爲善最樂.....黃嘉歷(五七二)
- 利他可使戰禍消滅.....黃嘉音(五七五)

社 會 · 暴 露

- 改過自新的獄犯.....蕭莎(七九)
- 百年樹人的事業.....章遜(一七二)
- 納粹國營鸚鵡.....楊惠(一七四)
- 僞造鈔票大王.....如希(二九〇)
- 樑上君子改過記.....海莉丹(二九三)
- 澈底撲滅梅毒.....流星(三八六)
- 監獄中的好辭工廠.....胡悲(三九〇)
- 侵吞公款.....蕭莎(四八八)
- 黑與白的交流.....顧啓源(五七六)
- 科學 · 發 明
- 抗老延壽的血清.....慕鳴(四一)



原件短缺